

第壹集本館論說

專論上

專論下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主社輯印

# 清議報全編卷三

第一集下之上

## 本館論說三

### 專論上

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

梁啓超

自大地初有生物。以至於今日。凡數萬年。相爭相奪。相搏相噬。遞爲強弱。遞爲起滅。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始焉物與物爭。繼焉人與物爭。終焉人與人爭。始焉蠻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繼焉文明之人與蠻野之人爭。終焉文明之人與文明之人爭。茫茫後顧。未始有極。嗚呼。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由是觀之。一世界中。其種族之差別愈多。則其爭亂愈甚。而文明之進愈難。其種族之差別愈少。則其爭亂愈息。而文明之進愈速。全世界且然。況割而名之曰一國。內含數箇小異之種。而外與數箇大異之種相遇者乎。

夫世界之初起。其種族之差別多至不可紀極。而其後日以減少者。此何故乎。憑優勝劣敗之公理。劣種之人。必爲優種者所吞噬所賤削。日侵月蝕。日漸月滅。以至於盡。而世界中遂無復此種族。蓋地球自有人類以來。其蹈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雖然。追原有生之始。同是劣種而已。而其後乃能獨有所謂優種。以別異於羣劣種。而戰勝於他種者何也。數種相

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夫世界種族之差別。必日趨於減少。此自然之勢也。而所以減少差別之法。不外乎漸滅與合並之二者。非優則劣。非勝則敗。苟不改長。必致滅亡。無中立之理焉。有統治種族之權者。當何擇也。

今且勿論他洲。勿論他國。先以支那論之。在昔春秋之間。秦楚吳越。皆謂之夷狄。而巴蜀滇桂南越。至秦漢間。猶謂之羌。謂之西南夷。夫夷狄之稱。何自起乎。蔑視異種人之名耳。今夫秦今之陝西。楚今之湖南。吳今之江南。越今之浙江也。巴蜀今之四川。滇今之雲南。桂今之廣西。南越今之廣東也。當時皆與中原之人異種。互相猜而不相通。無以異於今之滿漢也。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於文明。成爲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就今日觀之。誰能於支那四百兆人中。而別其孰爲秦之戎。孰爲楚之蠻也。孰爲巴之羌。滇之夷也。反之則春秋以前。雜居於內地者。有所謂潞戎。徐戎。萊戎。淮夷。陸渾之戎。有所謂赤狄。白狄。長狄。其種別之繁。不可數計。今無一存焉。則以劣種戰敗。而漸滅。以至於盡也。今猶有苗種。獍種。猺種等。與優種人錯居而不相合。然其殘喘。殆亦不可以久矣。何也。不合則必爭。爭而必有一敗。而勝敗之數。恒視其優劣以爲憑。故也。今夫滿人與漢人。孰爲優種。孰爲劣種。不待知者而決矣。然則吾所謂平滿漢之界者。爲漢人計乎。爲滿人計耳。

或曰。如子之言。則自五胡北魏遼金元以來。游牧之種。狎主中夏。而蒙古之兵力。東轄高麗。

北統俄羅斯。西侵歐洲。南吞緬甸越南。迫印度阿剌伯。回回之種。撫有希臘羅馬西班牙印度之地。峨特狄打牲之種。亦曾蹂躪半歐。然則優勝劣敗之說未可憑。而子所憂者特過慮耳。答之曰。不然。夫種戰者非決於一時而已。其最後之勝敗。往往戰於數百年以前。而決於數百年以後。彼洪水前之時。主持世界者爲巨鳥大獸。人生其間。其勢固不足與之敵。徒受其殘暴而已。而其最後之戰。人卒能勝禽獸者。則用智與用力之異也。故世界之進化愈盛。則恃力者愈弱。而恃智者愈強。俄之能逐蒙古。西班牙之能逐回部。希臘之能反土耳其。皆其證也。故即使以數百年前。滿洲强悍之人種生於今日。猶不能安然獨立於競智諸強國間也。況如今之滿人者。强悍之氣已失。蒙昧之性未改。而欲免肢削漸滅之禍。其可得乎。夫以黃色種人與白色種人相較。其爲優爲劣。在今日固有間矣。至其末後之戰。勝敗如何。則未能懸定也。雖然。欲種戰之勝。必自進種改良始。而支那之人數。實居黃種十之七八焉。然則支那之存亡。係於黃種之勝敗。而宰治支那者。寧忍置全種數百兆人於死地。聽其永永沈淪。永永糜爛。而不以易其一日之歡娛富貴。徒認漢人爲異種。爲不利於己。而不知更有異種之大不利者。過此萬萬也。是則旁觀所代爲惕息。而局中人所宜痛哭流涕者也。今試言滿人他日之後患。抑壓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發。遂生大動。全國志士。必將有美利堅獨立之事。有法蘭西西班牙革命之舉。彼時滿人噉膾無及。固無論矣。即不然。守今日頑

固之政體。不及數年。必受分割。分割之際。會匪乘起。暴徒橫行。政府之威力。既不能行於地方。則民皆將任意報其所仇憤。其他吾不敢知。而各省駐防之滿人。其無噍類也必矣。分割以後。則漢人滿人雖同爲奴隸。然漢人人數太多。才智不少。尙可謀聯合以爲恢復獨立之事。滿人則既寡且愚且弱。雖不遭報復于漢人。亦長爲白種之牛馬而已。且漢人之農者工者。其操作最勤。其價值甚廉。他日全地球力作之業。尙藉漢人爲一轉輸之紐。而南美非洲太平洋未闢之地。皆賴漢人以墾之以實之。故漢土雖分割。而漢人仍可以有權力於世界上。即受鈐制。而終能以自存。若滿人則數百年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其全部五百萬人。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一旦分割。政權財權兵權三者。既歸白種人之手。彼時欲求一飯之飽。一椽之安。可復得乎。然則滿人所自以爲得計者。正其自取滅亡之道。眞所謂醫渴而飲鴆者也。

聖哉我 皇上也。康南海之奏對。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滿漢不分。君民同治。斯言也。滿洲全部人所最不樂聞者也。而我 皇上深嘉納之。將實見諸施行焉。雖被掣肘。未能有成。然合體之義。實起點於茲矣。滿人之仇視 皇上也。謂 皇上有私愛於漢人。有偏憎於滿人。皇上最惡內務府官吏。凡內務府官吏。幾無一人不帶處分者。故內務府之人。仇視皇上。尤甚。每曰使皇上得志。吾等無暇飯處矣。故前者外廷傳播皇上許多失德之事。今年傳言皇上久病難痊。皆內務府之言也。夫 皇上豈惟無私愛無偏憎而已哉。其所以爲漢人計者。不過十之四。其所以爲滿人計者。乃十之六也。今滿洲某大臣之言曰。變法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滿人之阻撓變法。惑於斯

言也。吾今請舉利害之事而質言之。譬之十人同附一舟。中流遇風。將就覆溺。於是附舟者呼號協力以助舵楫之役。則於操舟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譬之十人同旅一室。中夜遇火。將就燬燼。於是旅居者呼號協力以謀涇澗之勞。則於居室之主人爲有利乎。爲有害乎。夫當此危急存亡之際。而舟之獲濟也。而室之獲全也。彼附舟與旅居者所得之利。則在能保生命也。而舟室主人所得之利。則既獲生命。又不失其舟。不失其室。焉。是附者旅者之利。一而主人之利二也。反是則同舟而敵國。同室而操戈。未有不速其覆亡。同歸於盡者也。惟國亦然。彼漢人之日日呼號協力以求變法者。懼國之亡。而四百兆同胞之生命將不保也。若滿人能變法以圖存。則非惟生命可保。而宰治支那之光榮。猶可以不失焉。故曰漢人之利害。惟一。而滿人之利害則二也。夫以公天下之大義言之。則凡屬國民。皆當有愛國憂國之職分焉。不容有滿漢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勢言之。則如變體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滿漢君民之界也。

今我國之志士。有憤嫉滿人之深。閉固拒。思倡爲滿漢分治之論。倡爲革命之論者。雖然。其必有益於支那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何也。凡所謂志士者。以保全本國爲主義也。今我國民智未開。明自由之眞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則必不能如美國之成就。而其糜爛將有甚於法蘭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餘州之多。四百兆民之衆。家揭竿而戶竊號。互攻

互爭互殺。將爲百十國而未有定也。而何能變法之言。即不爾。而羣雄乘勢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國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險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至於分治之說。則尤爲不達事理焉。匈牙利之與奧大利也。蘇格蘭之與英倫也。名爲合國分治。而其中窒礙之情形。固已甚多矣。況我國民之智慧。遠下於奧匈英蘇數等地方自治之體段。尙未胚胎。而何能分治乎。且以大同之義言之。凡在未合之國。未合之種。尙且當設法以合之。豈於已合者而更分之哉。况如彼之說。將置我聖天子於何地也。夫當我支那至危極險。山窮水盡之時。而忽有我英明仁厚。剛斷通達之皇上。以臨之。以滿洲頑陋閉塞偏狹之種人。而忽有我不分畛域大公無我之皇上。以御之。殆非偶然焉。殆天未欲絕我滿漢兩種之人。而思有以拯之也。此吾所以殷然有合體之望。而亟欲爲兩種人告也。

夫滿漢之界。至今日而極矣。雖然。此界之起。起自漢人乎。起自滿人耳。天下一家。三百年矣。支那民氣素靜。相安相習。固已甚久。乃無端忽焉畫鴻溝以限之。曰。某事者漢人之私利也。某事者漢人之陰謀也。雖有外患。置之不顧。而惟以防家賊爲言。夫國家既以賊視其民。則民之以賊自居。固其所也。昔英法之民。變先後並起。英人達於大勢。急弛其閑。平民之權。故英之皇統。至今無恙。安富尊榮。冠萬國焉。法人從而壓制之。箝之。而路易之祚。自茲遂絕。當法亂沸騰之頃。法皇及其貴族。乃至求爲一平民而不可得。合兩國之前事以觀。

之孰爲智。孰爲愚。不可不審也。彼日本德川氏之持國柄垂三百年。太平之澤。沐浴人心。百國諸侯。皆其指臂。而其末葉之敗亡。若摧枯拉朽者。豈非以自生界限。拂國民之性。而逆大局之勢乎。吾一不解今日之滿洲政。何以勇於求禍。若是。雖不爲滿漢兩種之民。計獨不爲一己之身家計乎。

夫以理論之。既如彼矣。以勢論之。則如此矣。然則平滿漢之界。誠支那自強之第一階梯也。今請言平之之條理。一曰散籍。貫向例。凡漢人皆稱某府某縣人。凡滿人皆稱某旗人。某旗云者。兵籍之表記也。當國初之際。滿洲人盡爲兵。且在塞外爲游牧之國。無有定居。故以旗別焉。今則情形大殊。昔之行國。易爲居國矣。昔之專爲兵者。今則不盡然矣。何必更留此名。以獨異於齊民哉。故宜各因其所居之地。注其民籍。與漢人一律。則畛域之見自化矣。二曰通婚。當順治元年。攝政睿親王入關之始。即下詔命滿漢通婚姻。此誠合種之遠謀。經國之特識也。使當時能實行之。則至今三百年。久已天下一家。無所謂滿。無所謂漢矣。而國初疑忌尙多。此議卒廢。界限日積日深。遂有今日。今欲決其藩籬。非此不可。且滿漢所以難通婚姻者。則漢人婦女纏足。不無窒礙焉。今各省戒纏足之會紛紛並起。若朝廷因勢而利導之。乘此機會。定滿漢互婚之例。既掃積弊。又得大益矣。三曰并官缺。國初定制。每部之官缺。必滿漢各半。故國朝之官。多倍於前朝焉。夫以漢人之數。百倍於滿人。而得官之數。僅與相



等論者莫不謂漢人之虧屈甚矣。然苟不如是。恐益如金元故事。十缺之中。漢人不得其一也。故苟滿漢之界未合。則毋甯分其缺之爲愈也。然一部之中。主權者數人。互相牽制。互相推諉。其弊終至於一事不能辦。故欲變法。非并官缺不可也。而欲并官缺。非先裁滿漢之界不可也。四曰廣生計。國家定例。凡旗人皆列兵籍。給以口糧。不使其營他業焉。其本意欲養勁旅以備非常。且加優恤以示區別也。然承平既久。此輩老弱鴛惰。已無復可用。而他業又爲功令所禁。於是乎不能爲士。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能爲商。並且不能爲兵。而國家歲糜巨帑以贍之。運南漕以給之。故八旗生計。爲數百年來談治家之一大問題。夫以數百萬滿人。不自爲生。而仰食於國家。則國家受其病。然徒餒養之。而不導以謀生之路。則滿人亦何嘗不受其病乎。譬之父母之愛子者。將養其子。終身使之無所事。事然後爲愛乎。抑督責其學。導引其業。使之自謀生計。然後爲愛乎。然則國家之以養滿人爲愛滿人者。實則累滿人耳。滿人之以仰給國家爲得計者。實則自累計耳。故莫如弛旗丁營業之禁。免口糧供給之例。使人人各有所業。則國家與滿人均受其利矣。凡此四端。行之數年。成效必著。雖然。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持此義以告於今之當局。其猶勸操莽使讓位。責虎狼以返哺也。嗚呼。非我聖皇莫之能任也。

要而論之。種戰之大。例自有生以來。至於今日。日益以劇。大抵其種愈大者。則其戰愈大。而

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爲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專務溝通而通之。詩所謂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也。不善戰者。不知大異種之可畏。而惟小異種之相仇。傳所謂鷓蚌相持。漁人獲其利也。今全世界大異之種。泰西人區其別爲五焉。彼三種者不足論矣。自此以往。百年之中。實黃種人與白種人立黃血戰之時也。然則吾之所願望者。又豈惟平滿漢之界而已。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而支那界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太平洋諸島之界。而悉平之。以與白色種人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紀之所當有事也。雖然。黃種之人支那居其七八焉。故言合種必自支那始。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政

梁啓超

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爲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爲君者。何在乎。爲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旣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爲誡者。旣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之垂簾。皆因嗣君之幼冲。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復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爲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皇上即位。旣二十四年。聖齡已二十九歲矣。臨御宇內。未聞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罷。數月以來。乾斷睿照。綱舉目張。豈同襁褓之子。猶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於訓政何哉。且彼逆后賊臣之設計。固甚巧矣。廢立之顯而驟者。天

下之人皆得誅其罪。廢立之隱而漸者。天下之人皆將受其愚。今夫瀛臺屏居。內豎監守。撤出入之板橋。減御膳之品物。起居飲食。不能自由。如此則與囚虜何異。旣已囚虜矣。而猶告天下曰。吾非廢立也。天下之人亦從而信之。嗚呼。何天下之人之易愚弄也。皇上所親愛之妃嬪。則撤其簪珥。施以杖刑。不許進見。皇上所舊用之內監。駢殺夷戮。無一存者。欲食雞絲而不得。欲食米粥而不得。人非木石。受此怨毒。豈能久存。環顧廷臣。無一心腹。幽囚別殿。無復生人之趣。昔雖無病。今亦當命在旦夕矣。况復下硝粉於食品。行無形之醜毒乎。倘他日或有大故。則逆后賊臣。且將以久病升遐告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將信之乎。嗚呼。是亦全無人心而已。吾以爲海內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則宜於今日而興討賊之師也。海外各國。如有恤友邦之難者。則宜於今日而爲問罪之舉也。使今日而不討賊。不問罪。則雖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無問罪討賊之人也。何也。今之不討賊。不問罪者。因信逆賊之言。以爲非廢立也。然則他日亦必聽逆賊之言。以爲非弑君也。嗚呼。痛哉痛哉。何我皇上之冤慘至於如此其極也。何天下之人之全無人心。至于如此其極也。

或又問曰。子言誠哀矣。然讀八月初六日上諭。則西后之垂簾。實皇上所懇請。天下之人。雖欲討賊。問罪而無辭也。答之曰。子不讀漢獻帝禪位曹丕之詔乎。獻帝屢禪。曹丕屢讓。若有大不得已者。然自此以往。歷代篡弑者。皆循茲軌。然則可謂曹丕之踐阼。實由漢獻之懇請。

乎。嗚呼。爲此說者。非大愚即大悖耳。或又問曰。皇上之賢。逆后之罪。旣已聞命矣。然中國之立君。無有憲法。惟意所欲而已。今西后雖篡位矣。而討賊問罪。猶爲無辭也。答之曰。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爲準衡。故六經卽爲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后臨朝。爲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於冢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后臨朝。猶爲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爲篡逆乎。且支那人向來所信奉。常引爲政治之準的者。六經之外。則朱子之書。朱子綱目。於北魏胡后之事。則大書胡太后弑其君。於唐武后之事。則大書帝在房州。皆與今日之事。若合符節者也。

####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

梁啓超

政變後數日。日本中央報載有支那細人鄒某之言曰。此次政變。非一國之公事。乃康黨之私事耳。又曰。康黨並非變法之人。皇太后與榮祿。乃眞變法之人也。今康黨旣去。中國革新之事。將大成矣。又曰。榮祿嘗詢康以變法之方。康曰。變法不難。三日足矣。榮問其故。康曰。但將二品以上官。盡行殺了。可矣。榮惡其言。故欲去之云云。其言尙多不具引當時局外之人。頗惑其言。乃未及數日。而黨獄大起。逮捕徧於各省。又未數日。而八股復。冗員復。弓刀石復。學校廢。特科廢。農工商局廢。報館有禁。學會有禁。士民上書有禁。新政盡翻。於是稍有識者。知鄒某之

言之謬。不待辨矣。然猶或疑康南海與榮某。果有是言。以爲此次之蹉跌。實由新黨急激。有以自招之者。余故記疇昔所聞於南海者。而演繹之。以告天下。俾並世無惑。而後之變法者。亦有所采擇焉。

變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舊尤急。譬猶病瘕者。不去其瘕。而餌以參苓。則參苓之功用。皆納受於瘕之中。瘕益增而死益速矣。雖然變法之事。布新固難。而除舊尤難。譬猶患附骨之疽。欲療疽則骨不完。欲護骨則疽不治。故善醫舊國者。必有運斤成風。聖去而鼻不傷之手段。其庶幾矣。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於國病於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窮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然猶不止此。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能獲也。今者循常習。故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己可以生得大拜。死諡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廢。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並無精力。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故反覆計較。莫如出死力以阻撓之。蓋全國千萬數之守舊黨人。不謀而同心。異喙而同辭。他事不顧。而惟阻撓新法之。

知語曰衆口鑠金。聚蚊成雷。不有以安頓之。則其爲變法之阻力。未有艾也。今求安頓之法。蓋有數焉。

一曰如其爵位。日本維新以前。公卿以數十計。藩侯以數百計。皆席數百年之業。根深蒂固。其去之之難。視我國數倍焉。乃維新之始。設五等之爵以容之。置華族以寵之。及其後立憲政治既行。則選華族之秀者。爲上議院議員焉。是以羣貴帖然相安無事。今宜仿其意。滿人則自親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奉恩將軍。漢人則自公侯伯子男輕車都尉騎都尉雲騎尉等。各因其今有之品級授之。大率大學士軍機大臣授公爵。尙書總督授侯爵。侍郎巡撫授伯爵。三四品京堂藩臬授子男爵。其下諸官。各以原品相比而授襲職焉。一切皆奉朝請。有慶典覃恩。皆得受賞賜。京官自四品以上。外官自三品以上。皆列爲貴族。他日得充上議員之任。如是則富貴不失。恩榮依然。其有才者。仍可預國事。其不肖者。亦可以支門楣。謠詠必消。阻礙自小。此一法也。

二曰免其辦事。宋之官制。有爵。有階。有勳。有官。有職。有差。今日本亦大略仿之。有爵。有階。有勳。有官。凡此諸制。驟視之似覺其無謂。然實新舊交代之際。無可如何之法也。夫爵階勳官職差等名號之差別。起於何也。凡立一種之官制。其初必行之而有效。所設之官。必求可以任所治之事。及行之既久。而疲玩生焉。舊班之官。不足以任事。於是乎欲設新班以易之。然

舊班之人。又不能一掃而去也。於是不得不別設一名焉。以爲位。置使舊班者。雖無其權。而仍有其名焉。使新班者。雖無其名。而可有其權焉。於是乎新舊之間。可以相安。自古以來。官制之變遷。未有不由此者也。今試以宰相一職論之。漢初爲相國。後更名爲大司徒。與大司馬。大司空。同謂之三公。東漢以後。則宰相之權。移而至尙書令。錄尙書事。而三公之官。猶可以不廢也。魏晉漸移。而至中書令。中書監。而三公及尙書令之官。仍可以不廢也。降至唐初。爲內史令。爲中書令。爲侍中。中葉更爲左右僕射。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中書令。侍中之官。猶可以不廢也。至於本朝。國初宰相之職。爲大學士。至雍正間。其權移而至南書房。然大學士之官。猶可以不廢也。乾隆以後。更移而至軍機處。然大學士南書房之官。猶可以不廢也。凡此皆以權任新官。而以名寵舊官。皆不得已之良法也。同治中興之役。胡曾左諸公。以封疆吏任練兵籌餉之事。因本省之屬員。才不足用。必湏調用平日親信之人。而實缺各官。又不能舉而易之也。於是乎廣設諸局。以善後釐金等局。代藩司之事。以保甲等局。代臬司之事。其餘各事。莫不設專局以辦之。下至各府州縣。皆有分局。故當軍興之時。全省之脈絡。係于各局。實缺官則畫諾坐嘯而已。蓋彼實缺官者。去之則有缺望之虞。用之則有僨事之患。故爲兩全之策。莫如官自官。差自差。名之所在。與權之所在。分而爲二焉。此因時制宜之極則也。故變法之後。官制旣必當變矣。則惟宜添新衙門。而勿裁舊衙門。留此尙書侍郎主事。

編修總督巡撫布政按察等名號。以爲老耄無用之人升轉之階。使之終其身。不失其寵榮焉。若有遷都南部之舉。則此輩聽其留守北京。如明代南京部院各官之例。此又一法也。問者曰。徒存其名而不使治事。則其名亦必不榮。而欲其相安。難矣。答之曰。是不然。今舉朝之官。本無一事可辦也。名爲大學士尙書侍郎。其實與布衣無異也。所異者其頂帶服色耳。且彼等之所以畏變法者。豈不以畏辦事乎。哉。其畏辦事也。慮己不能任本官之事。而官將不保也。今既免其辦事。而又可以不失官。則一切仍其舊而已。非稍有所增損也。正中私懷。而何不相安之有。且即以今之官制論之。詹事府國子監。爲翰林升轉之階。通政光祿等卿寺。爲部員升轉之階。此人人所共知者也。然則將一切舊衙門。皆作爲百官升轉之階。有何不可也。且名之榮。固足以動人者焉。自有軍機大臣以後。而大學士之員。同於閒散也久矣。而宦途之以大學士爲榮如故也。然則存其名以位置舊員。可謂毫髮無憾矣。三曰增其廉俸。今之官吏。所鑿足而欽羨者。則陋規也。舞弊也。京官則恃炭敬別敬也。部員則恃印結也。翰詹則望得差也。變法之後。此等當盡撤。則雖有舊官。而生計殆絕矣。故宜因其品級。而略加其廉俸。使雖不能藉官以致暴富。猶可藉官以免飢寒。亦體恤之道也。此又一法也。或疑中國欸項支絀。司農仰屋之時。安可爲此坐食之徒。更糜巨帑。不知苟能變法。以中國之大。籌欸尙非甚難。國家雖患貧。亦不繫此區區也。



然則冗官竟不裁乎。曰是不然。自變法之年以前起算。聽其如常遷轉。缺者則不復補。不及十年而舊官殆將盡矣。且其中之有才能任事者。仍可授以新衙門之差遣。則新班之數日增。而舊班之數日減。此亦自然淘汰之公理也。古人之言汰冗兵者。則既如是矣。夫此法豈徒用之於裁官裁兵而已。化莠民爲良民。變學究爲志士。其道固不由是。知此者可稱醫舊國之國手矣。

論 皇上舍位忘身而變法

梁啓超

皇上以變法被廢。仁至義盡。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變法。旋爲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長麟。汪鳴鑾。及妃兄侍郎志銳。褫學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太監寇良材請歸政。則殺之。于是。上幾廢。以養晦僮免。乃能延至今歲。長麟者。素亢直。恭親王倚用之人也。及革長麟。奉僞懿旨時。上述旨。恭邸跪哭問何故。上揮手曰。不必問。君臣相向對哭。恭邸哭至不能起。上令太監扶之去。文廷式請。上收大權。上搖手囑勿言。上知一攬政權。后必見忌也久矣。及旅大繼割。上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若不假我權。我寧遜位。蓋明知僞臨朝之忌。而至是亦不能避也。惟有致命遂志。冀補救而已。四月廿三日。甫下國是之詔。而廿七日后。即逐師傅翁同龢。命榮祿出督直隸。總統董聶袁三軍。下詔閱兵。令二品以上大臣遞摺召見。于是訓政廢立之局定矣。夫翁同龢爲上。二十餘

年師傅。上之親臣。只此一人。既逐矣。僞臨朝親見大臣。令其明遞摺矣。散督辦處。令其私人統諸軍矣。訓政幽廢之事。皇上豈不知之。蓋以坐聽僞臨朝之淫肆守舊地必盡。割而國必偕亡。與其亡國而爲軹道之降煤山之續。既喪國辱身。貽謗千古。不如姑冒險而變。法幸則猶可望收政權而保國土。不幸亦可大開民智而待之將來。中國或可存一綫焉。當是時也。皇上以社稷爲重。而君位爲輕。以民爲貴。而身爲賤。無人與謀。獨斷聖心。決然冒險犯難而行之。如項羽之破釜沈舟。如賓須無之背城借一。其濟則祖宗之靈也。其不濟則聽其廢聽其幽聽其毒聽其弑以死殉社稷以死告祖宗以死對四萬萬臣民。寧甘爲唐中宗魏顯宗之廢弑于淫妾。以白其志于天下。而不忍爲劉禪之歸命。徽欽之青衣。以一身任亡國之耻辱。蓋自歸政十年。隱忍躊躇。盤桓待時。一恨于失安南。再恨于割遼台。三恨于割膠旅。與其餘割土司。割鐵路。輪船。礦產。商務。兵權之種種。懷憤蒙耻。抱恨含怒。鬱積沈詳。深思熟權。不得已而後以身殉天下。于此。皇上誓不爲天津閱兵之行。蓋亦留以有待矣。不幸爲權奸變而早發。將帥畏葸不忠。遂至幽廢。然八股既廢。學堂學會報館。雲滂波湧。數千萬人士。騰奮踊躍。競共講求。即使復廢。而開數千萬人士之智。成效既覩。不能復抑中國一綫之亡。或賴于此。維新愛民之詔書。朝發暮下。薄海內外。讀詔書者爲之流涕。人人咸有中國自強之望。及聞幽廢。咸哭泣失聲。涕不可仰。

我橫濱商人大同學  
校學生則已然矣

咸哀失我 聖主如喪

慈母。且慮中國從此亡。盛德遺愛如此。嗚呼。我皇上之捨位忘身以救天下。自古之至仁大慈。豈有過此哉。寧幽廢篡弑于妾母。而不忍含垢蒙羞于亡國。其權衡至當。大義明決。豈有過此哉。而說者或疑爲急激。或譏不能堅忍。夫忍之十年。淫肆聽之土木。聽之縱宦。寺開貨賄。聽之任權。奸用昏謬。聽之盡亡。屬國聽之喪師。辱國聽之徧割。邊地聽之盡輸。寶藏盡失利。權聽之日日熟。視年年晝。押以一身任祖宗之統。人民之寄。坐受天下萬世之責。敵國外人之侮。若是者十年。日甚一日。年甚一年。自視其國將爲土崩。將爲瓦解。將爲豆剖。將爲瓜分。將爲魚爛。將爲波蘭。將爲印度。將爲安南。將爲緬甸。祖宗大業從此隕墜。神州民庶從此陸沈。宗廟社稷將不血食。鐘簾將墮。頓衣冠將塗炭。宮闕將禾黍。若是者無所知。識酣寢薪火。則已令稍有知識。每一念及。發憤汗出。怒髮上指。目眦欲裂。不可一旦忍。况聖明如我皇上者。觀萬國若觀火。念萬民在塗炭。既仁且智。又安能忍。然而沈幾待變。忍辱負重。含垢忍尤。于今十年。至待之無可待。忍之無可忍。而後出此藉。不然則安坐以待之。從容以忍之一切。再聽后之所爲。則九月天津閱兵。幽廢如故。而聖明英武不著。盛德不暴于天下。遺愛不留于百姓。更附益以謗言。則眞爲昌邑之續耳。况加以有割地削權之辱。則誣爲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下。亦何能見白于天下後世哉。固以爲廢之爲宜耳。即幸而不廢。再坐聽那拉之肆淫。樂侈土木。縱宦寺任權。奸用昏耄。但保頤和咫尺之園。而自

日割地失權。坐亡萬里。祖宗之天下而不顧。則終之亦爲子嬰之與。觀懷愍之行。酒幸亦僅爲安南之虛名。不幸則爲緬甸之被虜。其知者責以敵筭不能制大魚。比于魯莊不能防文姜。六極之弱。失天下不能無罪。其不知者則傳會文致。盡以魏胡靈后行事之醜歸之于明莊烈帝。責以無道亡國。亦復誰能辨者。豈若今即幽廢而激天下之怒。則朱虛平勃東之敬業。猶有望焉。以保國祚。嗚呼我皇上處至難之境。難白之地。而卒以仁智垂功德于天下。捨身輕萬乘。而思以保國救民。自非至聖仁人孰能若此者乎。

### 政變原因答客難

梁啓超

語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大丈夫以身許國不能行其志。乃至一敗塗地。漂流他鄉。則惟當緘口結舌。一任世人之戮辱之嬉笑之唾罵之。斯亦已矣。而猶復嘵嘵焉欲以自白。是豈大丈夫之所爲哉。雖然。事有關於君父之生命。關於全國之國論者。是固不可以默默也。

論者曰。中國之當改革不待言矣。然此次之改革得無操之過蹙。失於急激。以自貽蹉跌之憂乎。辨曰。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者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積痞方橫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溫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幾能奏功也。若

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我中國自同治後。所謂變法者。若練兵也。開礦也。通商也。交涉之有總署使館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館。及各中西學堂也。皆疇昔之人所謂改革者也。夫以練兵論之。將帥不由學校而出。能知兵乎。選兵無度。任意招募。半屬流丐。體之羸壯所不知。識字與否所不計。能用命乎。將俸極薄。兵餉極微。武階極賤。士人以從軍爲耻。而無賴者乃承其乏。能潔已效死乎。圖學不興。阨塞不知。能制勝乎。船械不能自製。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軍不游弋他國。將帥不習風濤。一旦臨敵。能有功乎。警察不設。戶籍無稽。所練之兵。日有逃亡。能爲用乎。如是則練兵如不練。且也用洋將統帶訓練者。則授權于洋人。國家歲費巨帑。爲他人養兵以自噬。其用土將者。則如董福祥之類。藉衆鬧事。損辱國體。動招邊釁。否則騷擾閭閻而已。不能防國。但能累民。又購船置械於外國。則官商之經手者。請以中飽自肥。費重金而得窳物。如是則練兵反不如不練。以開礦論之。礦務學堂不興。礦師乏絕。重金延聘西人。尙不可信。能盡地利乎。機器不備。化分不精。能無棄材乎。道路不通。從礦地運至海口。其運費視原價或至數倍。能有利乎。如是則開礦如不開。且也西人承攬。各國要挾。地利盡失。異之他人。否則奸商胡鬧。貪官串弊。各省礦局。只爲候補人員領乾修之用。

中國舊例官紳之不辦事而借空名以領俸者謂之乾修。凡各省之某某局總辦某某局提調者無不皆是也。

廢國帑。如是則開礦反不如不開。以通商論之。計學

即日本所稱經濟財政諸學

不講。罕明商政之理。能保

富乎。工藝不興。製造不講。土貨銷場。寥寥無幾。能爭利乎。道路梗塞。運費笨重。能廣銷乎。釐卡滿地。抑勒逗留。腴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勸商乎。領事不察外國商務。國家不護僑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則通商如不通。且也外品日輸入。內幣日輸出。池枯魚竭。民無噍類。如是則通商反不如不通。以交涉論之。總理衙門老翁十數人。日坐堂皇。並外國之名。且不知。無論國際。並已國條約。且未寓目。無論公法。各國公使領事等官。皆由奔競而得。一無學識。公使除呈遞國書之外。無他事。領事隨員等。除游觀飲食之外。無他業。何取於此輩之坐食乎。如是則有外交官如無外交官。且使館等人在外國者。或狎邪無賴。或鄙吝無耻。自執賤業。污穢難堪。貽笑外人。損辱國體。其領事等非惟不能保護己商。且從而凌壓之。如是則有外交官反不如無外交官。以教育論之。但教方言以供繙譯。不授政治之科。不修學藝之術。能養人材乎。科舉不變。榮途不出。士夫之家。聰穎子弟。皆以入學爲耻。能得高材乎。如是則有學堂如無學堂。且也學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講愛國。故堂中生徒。但染歐西下等人之惡風。不復知有本國。賢者則爲洋傭。以求衣食。不肖者且爲漢奸。以傾國基。如是則有學堂反不如無學堂。凡此之類。隨舉數端。其有弊無效。固已如是。自餘各端。亦莫不如是。然則前此之所謂改革者。所謂溫和主義者。其成效固已可觀矣。夫此諸事者。則三十年來名臣曾國藩文。祥沈葆楨李鴻章張之洞之徒。所竭力而始成之者也。然其效乃若此。然則不變其本。不易。

其俗不定其規模。不籌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節節以變之。則雖使各省得許多督撫。皆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才之識。又假以十年無事。聽之使若李鴻章張之洞之所爲。則於中國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蓋國家之所賴以成立者。其質甚繁。故政治之體段亦甚複。雜枝節之中。有根幹焉。根幹之中。又有總根幹焉。互爲原因。互爲結果。故言變法者。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變丙。如是相引。以至無窮。而要之。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之有千歲老屋。瓦墜毀壞。棟椽崩折。將就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補苴罅漏。彌縫蟻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雖不同。要之風雨一至。則屋必傾。而人必同歸死亡。一也。夫酣嬉鼾臥者。則滿洲黨人是也。補苴罅漏者。則李鴻章張之洞之流是也。諺所謂室漏而補之。愈補則愈漏。衣敝而結之。愈結則愈破。其勢固非別構新厦。別綉新製。烏乎可哉。若如世之所謂溫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張矣。不見李鴻章訓練海軍之洋操。所設之水師學堂。醫學堂乎。不見張之洞所設之實學館。自強學堂。鐵政局。自強軍乎。李以三十年之所變者若此。張以十五年所變者若此。然則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張者。出其溫和之手段。以從容布置。到光緒四十年。亦不過多得此等學堂。洋操數箇而已。一旦有事。則亦不過如甲午之役。望風而潰。於國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則與不改革何以異乎。夫以李張之才。如彼。李張之望。如彼。李張之見。

信任負大權如彼。李張之遇無事之時從容十餘年之布置如彼。其所謂改革者乃僅如此。況於中朝守舊庸菴盈廷。以資格任大官。以賄賂得美差。大臣之中安所多得如李張之才者。而外患之迫。月異而歲不同。又安所更得十餘年之從容歲月者。然則舍束手待亡之外。無他計也。不知所謂溫和主義者。何以待之。抑世之所謂急激者。豈不以疑懼交乘。怨謗雲起。爲改革黨人所自致乎。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古已然。況今日中國之官之士之民。智識未開。懵然不知有天下之事。其見改革而驚訝。固所當然也。彼李鴻章前者所辦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猶且以此負天下之重謗。況官位遠在李鴻章之下。而所欲改革之事。其重大又過於李鴻章所辦者數倍乎。夫不除弊而不能布新。前旣言之矣。而除舊弊之一事。最易犯衆忌而觸衆怒。故全疆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爲之。今日勿論他事。即如入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常與余言。言廢入股爲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疏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忌。懼其合力以謗已而排擠已也。今夫所謂愛國之士。苟其事有利於已者。則雖敗已之身。裂已之名。猶當爲之。今旣自謂愛國矣。又復愛身焉。又復愛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則舍國而愛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將舍名而愛身。吾見世之所謂溫和者。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吉田松陰曰。觀



望持重。號稱正義者。比比皆然。最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捷速。打破局面。然後除圖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嗚呼。世之所謂溫和者。其不見絕于松陰先生者希耳。即以日本論之。幕末藩士。何一非急激之徒。松陰南洲。尤急激之巨魁也。試問非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維新乎。當積弊疲玩之既久。不有雷霆萬鈞霹靂手段。何能喚起而振救之。日本且然。況今日我中國之積弊。更深于日本幕末之際。而外患內憂之亟。視日本尤劇百倍乎。今之所謂溫和主義者。猶欲以維新之業。望之於井伊安藤諸閣老也。故康先生之上皇帝書曰。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又曰。變事而不變法。變法而不變人。則與不變同耳。故先生所條陳章奏。統籌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請誓太廟。以戒羣臣。開制度局。以定規模。設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遷都興學。更稅法。裁釐金。改律例。重俸祿。遣游歷。派游學。設警察。練鄉兵。選將帥。設參謀部。大營海軍。經營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齊力並舉。不能支支節節而爲之。而我皇上亦深知此意。徒以無權不能遽行。故屢將先生之摺。交軍機總署會議。嚴責其無得空言搪塞。蓋以見制西后。故欲借群臣之議。以定之也。無如下有老耄守舊之大臣。屢經詔責而不恤。上有攬權猜忌之西后。一切請命而不行。故皇上與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則此三月之中。舊弊當已盡。革新政當已盡。行制度局之規模當已大。備十二局之條理當已畢。詳律例當已。

改。巨餉當已籌。警察當已設。民兵當已練。南部當已遷。都參謀部當已立。端緒略舉。而天下肅然向風矣。今以無權之故。一切所行。非其本意。皇上與康先生方且日日自疚其溫和之已甚。而世人乃以急激責之。何其相反乎。嗟乎。局中人曲折困難之苦衷。非局外人所能知也久矣。以譚嗣同之忠勇明達。當其初被徵入都。語以皇上無權之事。猶不深信。及七月廿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譚查歷朝聖訓之成案。將據以請於西后。至是譚乃恍然於皇上之苦衷。而知數月以來。改革之事。未足以滿皇上之願也。譚嗣同且如此。況於其他哉。夫以皇上與康先生處至難之境。而苦衷不爲天下所共諒。庸何傷焉。而特恐此後我國民。不審大局。徒論成敗。而曰是急激之咎也。是急激之鑿也。因相率以爲戒。相率於一事不辦。束手待亡。而自以爲溫和焉。其上者則相率於補漏室。結鶉衣。枝枝節節。畏首畏尾。而自以爲溫和焉。而我國終無振起之時。而我四萬萬同胞之爲奴隸。終莫可救矣。是乃所大憂也。故不可以不辯也。

論中國宜講求法律之學

梁啓超

法者。所以治其羣也。大地之中。凡有血氣者。莫不有羣。即莫不有其羣之條教部。勒大抵其羣之智愈開。力愈大者。即其條教部。勒愈繁。虎豹天下之至不仁者也。而不聞自噬。其同類。必其一羣之中。公立此號令。而不許或犯者也。何也。以爲苟如是。則於吾之羣。有大不利。

也。此其理至簡至淺。而天下萬世之治法學者。不外是矣。其條教部勒。析之愈分。明守之愈堅定者。則其族愈強。而種之權愈遠。人之所以戰勝禽獸。文明之國所以戰勝野番。胥視此也。古之號稱神聖教主。明君賢相。劬勞於突席。咨嗟於原廟者。其最大事業。則爲民定律法而已。孔子聖之神也。而後世頌其莫大功德。在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有治據亂世之律法。有治升平世之律法。有治太平世之律法。所以示法之常變。變而日進也。秦漢以來。此學中絕。於是種族日繁。而法律日簡。不足資約束。事理日變。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無可守。因相率視法律如無物。於是所謂條教部勒者。蕩然矣。泰西自希臘羅馬間。治法家之學者。繼軌並作。賡續不衰。百年以來。斯義益暢。乃至以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數十百暴主。戡受繩墨。不敢恣所欲。而舉國臣民上下。權限劃然。部寺省署。議事辦事章程。日講日密。使世界漸進於文明大同之域。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春秋之記號也。有禮義者謂之中國。無禮義者謂之夷狄。禮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釋禮乃漢儒訓詁本朝之焦里堂凌次仲大闡此說義者何。權限而已。今吾中國聚四萬萬不明公理不講權限之人。以與西國相處。即使高城深池。堅革多粟。亦不過如猛虎之遇獵人。猶無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國勢。如此之政體。如此之人心風俗。猶囂囂然自居於中國而夷狄人。無怪乎西人以我爲三等野番之國。謂天地間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發明法律之學。不足以自存矣。抑又聞之。世界之進。無窮極也。以今日之中國視泰

西。中國固爲野蠻矣。以今日之中國視苗黎犛獠。及非洲之黑奴。墨洲之紅人。巫來由之樓色人。則中國固文明也。以苗黎諸種人視禽獸。則彼諸種人固亦文明也。然則文明野番之界。無定者也。以比較而成耳。今泰西國之自命爲文明者。庸詎知數百年後。不見爲野番之尤哉。然而文明野番之界。雖無定。其所以爲文明之根原則有定。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備而愈公者。則愈文明。愈簡陋而愈私者。則愈野番而已。今泰西諸國。非不知公之爲美也。其仁人君子。非不竭盡心力以求大公也。而於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各私其私之根原。不知所以去之。是以揆諸吾聖人大同之世。所謂至繁至公之法律。終莫得而幾也。故吾願發明西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中國。又願發明吾聖人法律之學。以文明我地球。文明之界無盡。吾之願亦無盡也。

尊皇論

梁啓超

自甲午以前。吾國民不自知國之危也。不知國危。則方且岸然自大。偃然高臥。故於時無所謂保全之說。自甲午以後。情見勢絀。東三省之鐵路繼之。廣西之土司繼之。膠州灣繼之。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繼之。各省鐵路礦務繼之。長江左右不讓與他國。山東雲貴兩廣福建不讓與他國之約紛紛繼之。於是瓜分之形遂成。而保全中國之議亦不得不起。丙申丁酉間。憂國之士。汗且喘走天下。議論其事而講求其法者。雜遝然矣。然未得其下手

之方。疾呼狂號。東西馳步。而莫知所湊泊。當時四萬萬人。未有知皇上之聖者也。自戊戌四月二十三日。而保全中國之事。始有所著。海內喁喁。想望維新矣。僅及三月。大變遽起。聖君被幽。新政悉廢。於是保全之望幾絕。識微之士。扼腕而嗟。虎狼之鄰。眈目而視。愈曰。是固不可復保全矣。梁啓超曰。吁。有是言哉。有是言哉。

吾聞之議論家之言。爲今日之中國謀保全者。蓋有三說。

甲說曰。望西后榮祿剛毅等。他日或能變法。則中國可保全也。

乙說曰。望各省督撫有能變法之人。或此輩入政府。則中國可保全也。

丙說曰。望民間有革命之軍起。效美法之國體。以獨立。則中國可保全也。

然而吾謂爲此談者。皆闇於中國之內情者也。今得一取而辨之。

甲說之意。謂西后與榮祿等。今雖守舊。而他日受友邦之忠告。或更值艱難。必當翻然變計也。辨之曰。夫龜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雞之不能育子。枯樹之不能生花。以無其本性也。故必有憂國之心。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危亡。然後可以言變法。必知國之弱由於守舊。然後可以言變法。必深信變法之可以致強。然後可以言變法。今西后之所知者。娛樂耳。榮祿等之所知者。權勢耳。豈嘗一毫以國事爲念哉。語以國之將危亡。彼則曰。此危言聳聽也。此莠言亂政也。雖外受外侮。內生內亂。而彼等曾不以爲守舊之所致。反歸咎於維

新之人。謂其長敵人之志氣。散內國之民心。聞友邦忠告之言。則疑爲新黨所嗾使而已。彼其愚迷。至死不悟。雖土地盡割。宗社立隕。豈復有變計之時哉。故欲以變法自強望之於今政府。譬猶望法之路易十四以興民權。望日本幕府諸臣以成維新也。且彼方倚強俄以自固。得爲小朝廷以終其身。於願已足。遑顧其他。此其心人人共知之。然則爲甲說者。殆非本心之論。否則至愚之人耳。殆不足辨。

乙說之意。謂政府諸臣。雖不足道。而各省督撫中。如某某者。號稱通時務。素主變法。他日保全之機。或賴于此。辨之曰。此耳食之言也。如某某者。任封疆已數十年。其所辦之事。豈曾有一成效。彼其於各國政體。毫無所知。于富強本原。瞠乎未察。胸中全是八股家習氣。而又不欲失新黨之聲譽。于是撫拾皮毛。補苴罅漏。而自號于衆曰。吾通西學。夫變法不變本。原而變枝葉。不變全體而變一端。非徒無效。祇增弊耳。彼某某者。何足以知之。即使知之。而又恐失舊黨之聲譽。豈肯任之。夫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可任大事。如某某者。吾非敢謂其不愛國也。然愛國之心。究不如其愛名之心。愛名之心。又不如其愛爵之心。故苟其事於國。與名與爵俱利者。則某某必爲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國。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名。今夫任國事者。衆謗所歸。衆怨所集。名爵俱損。智者不爲也。馮道大聖。胡廣中庸。明哲之才。問世一出。太平潤色。正賴此輩。惜哉。生非其時。遭此危局。欲望其補救。

甯束手待亡耳。此外餘子碌碌。更不足道。凡國民之有識者皆知之。亦不待辨。丙說之意。以爲政府腐敗。不復可救。惟當從民間倡自主獨立之說。更造新國。庶幾有瘳。辨之曰。此股憂憤激者之言。此事雖履行于歐美。而不切于我中國今日之事勢也。西國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開。民力既厚也。人人有自主之權。雖屬公義。然當孩提之時。則不能不藉父母之保護。今中國尙孩提也。孩提而強使自主。時曰助長。非徒無益。將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國。徒取亂耳。民皆蚩蚩。伏莽徧地。一方有事。家揭竿而戶竊號。莫能統一。徒魚肉吾民。而外國借戡亂爲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滅裂之也。

故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爲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爲數千年之所未有。聖德之記具詳別篇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凡我同胞。各厲乃志。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難。待他日之用。扶國家之敝。杜強敵之謀。勿謂一簣小積。之將成。邱陵。勿謂涓滴微合。之將成。江海。人人此心。日日事此事。中國將賴之。四萬萬同胞將賴之。

### 明義篇上

### 歐 琴 甲

自戊戌八月之變。聖主幽廢。志士駢首。內亂訂作。外患益深。邇越四月。教案蜩起。國釁

屢隙。繫卵之憂。有逾于在昔。剖瓜之議。更甚于當年。嗚呼。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予昔者誦詩。烏知詩言之悲哉。于今而身親之。三百餘年。祖宗之天下。四百餘州。神靈之疆土。乃斷送于一婦人之手。而靡有子遺。詩人之言。其殆爲今哉。其殆爲今哉。抑何使予之遭斯時也。大義所在。不能默然。乃作明義篇以演之。

無涯生曰。莊生云。哀莫大于心死。以今觀之。豈不然哉。八股復。學堂廢。凡可以存中國之策。靡不去。凡可以亡中國之具。靡不興。而邦人晏然若無事焉。彼其心固曰。壓塞已久。不知有國矣。亦將曰。君臣之義。嘗然無所識耶。抑有所待。而後發耶。夫今日能變法救我四萬萬人者。惟皇上一人而已。皇上爲賊后篡臣所忌。而被幽。囚。則誰救我四萬萬人者。乎。數月以來。聲義無敬業之文。復漢無平勃之略。山陽哀痛。眞不知命在何時矣。而西后與其頑固黨者。則日日將祖宗之疆土。國家之利權。分割貽贈。以結外人之歡。以求固其位。而縱其淫樂。苟勿仗義執言。損其願和園咫尺之地。甯爲今日割一省。明日割一省。即至爲波蘭緬甸。印度亦所弗恤。其視我四萬萬同胞之民。二萬里膏腴之壤。蓋猶奴婢也。猶敝屣也。豈有顧哉。我支那人。士坐以待亡。歟。其有所冀。歟。是予之所欲問也。

日本報載藻洲之言曰。氣節之衰。吾于滿清乎觀之也。明光宗崩。選侍李氏。欲嗣皇。奉已。垂簾聽政。與腹心閹魏進忠謀。居乾清宮。挾皇長子自重。廷臣箋奏。令先進乾清。然後進慈慶。



御史左光斗上疏。選侍已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尊居正宮。而殿下乃退處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謂何。及今不早斷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再見于今。將有不忍言者。選侍得疏大怒。將召光斗罪之。光斗叱使者曰。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輩何爲者。選侍不能奪而止。清西后之初聽政也。侍郎長麟上書。請帝親政。曰。太后于穆宗則爲生母。于陛下則爲先帝之遺妾。嗚呼。是何與光斗所稱已非嫡母。又非生母相似也。然是時太后攝政多年。羽翼已成。而長麟區區一書。欲矯匡之。難矣。又曰。西后之託帝有疾。而再聽政也。舉朝百官。不惟屏息不救。爭排帝親信。甚則誣帝有異圖。以爲不孝。蓋當時宰相曾無一韓琦。而諫官又無一楊漣邪。宋英宗疾瘳。琦欲太后撤簾還政。乃取十餘事稟帝。帝裁決悉當。琦即詣太后覆奏。后每事稱善。琦因白后。求去。后曰。相公不可去。我當居深宮耳。遂起。琦即厲聲命撤簾。簾已落。猶于御屏後見后衣也。明熹宗已用左光斗議。移李選侍于嘯鸞宮。時群閹結朝臣。多謂選侍于上爲庶母。不可逼逐。首輔方從哲等惑之。又有蜚語。選侍投環。御史周繼春信之。上疏論閹臣陷上不孝。至揭內閣稱選侍爲未亡人。御史楊漣素稱忠鯁不阿。恐其說遂滋。亦抗疏爭論。極斥繼春無識。其言剴切。群議稍熄。嗚呼。立人之本。朝而行其道者。不當如是耶。

無涯生讀之。而太息曰。嗟呼。彼日人而能知大義。尙氣節如此。吾支那人。士偷生苟活于呂

武之朝。俯首屏足于褒閭之禍。進忠從哲。何其多耶。我皇上以聖德被廢。上自公卿。下至庶人。幾無一人敢言其非。敢鳴其罪者。而日人乃代言之。代鳴之。我支那人。士甯不愧耶。夫西后所挾以愚天下。掩其篡廢之迹者。豈不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天下之無識者。亦從而和之曰。訓政非廢立也。母得廢子也。已得立之。亦得廢之也。而西后乃敢悍然不顧。以臣廢君。以宮妾而廢天子矣。庸豈知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罪猶淺。託訓政之名。而行篡廢之實。其罪不可道乎。吾得一言以斷之曰。皇上非西后所得廢本之經。義衡之歷史。述乎。祖訓參以外國之公義。以判此案焉。

一曰。訓政悖經。義傳曰。婦人無外事。又曰。婦人無專行之義。必有從也。又曰。婦人有三從之道。然則雖穆宗毅皇帝尙在西后之不宜訓政可知也。或謂主少國疑。社稷多難。不可無攝政之人。以靖內安外。不知君薨聽于冢宰。保傳任于三公。武姜雖聖。負宸託之周公。鈞弋賜環。顧命委之博陸。則母后預政。大乖經訓。古人所深戒懼也。昔漢鄧后徽音。母儀幾與明德馬后並。而久執朝權。親任宦寺。論者謂漢室之亾。實基于此。蓋識見不出房闈之間。議論不過近侍之類。經國遠謨。斷非所及其持之而不舍者。非爲宗廟計。但爲外戚貴盛與縱一己之樂計耳。自漢以來。婦人臨朝。未有不毒流國家。禍被蒼生者也。大之則呂氏召產祿之變。王氏成新莽之謀。郭氏斬曹魏之嗣。胡氏啓周齊之業。武氏覆李唐之室。小之則爲貴戚

之操兵。柄椒房之啄皇。孫謝氏之簽降。表禍水滔天。亾國相屬。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誠哀之也。誠戒之也。然則訓政之事。施之于嗣王冲子。尙且不可。况我皇上聰明天。亶春秋鼎盛。臨御億兆二十餘年者乎。施之于國家無事。尙且不可。况四鄰交迫。岌岌不可終日之時乎。施之于提携幼王。震攝內外。尙且不可。况夫借訓政之僞號。以爲廢立之地乎。馬達加斯加女后執政而國滅。西班牙母后攝政而地削。西后託訓政而大清之祀將斬。此又觀于萬國之故。可爲惻惻而悲者也。

二曰。皇上爲君。西后不得以臣廢之。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聖人之爲天下後世防患至深切哉。國之內有民。民之上有君。君之下皆臣。旣立爲君矣。則天下莫敢不以君事之。定於一尊。以嚴天澤。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漢高祖創業之主。而太上皇自稱爲臣。後人譏之。而試問高祖旣爲君。君固不可以二矣。則太上皇非臣而何。孟子謂天下養尊親之至。蓋謂其情耳。豈謂其可忘君臣之義。而爲二天子哉。漢昭后策定宣帝。即退深宮。蓋國有長君。宜就臣列。皆行吾聖經之義也。夫太上皇則漢高之親父也。昭后則宣帝之嫡母也。其情親位貴。過于西后遠矣。而皆不敢以尊而忘貴。視天子爲臣子之常。誠深明大義。知國體所在。不敢越也。今皇上承宗朝社稷之重。而祖宗之位。託于萬民之上。西后即爲生母。亦當在人臣之例。果爲嫡母。亦宜行歸政之禮。况其爲先朝之宮妾。耶。以情則不親。以位則

不。貴。直。一。臣。而。已。而。乃。竊。據。名。號。穢。亂。朝。政。篡。君。奸。位。視。若。固。然。且。僞。詔。號。於。天。下。曰。吾。母。子。也。誣。忠。臣。志。士。曰。彼。離。間。吾。母。子。也。夫。素。君。臣。之。名。而。執。母。子。之。稱。彼。固。謂。廢。立。之。策。無。過。于。加。之。不。孝。者。處。心。積。慮。于。皇。上。冲。齡。即。結。布。黨。羽。使。務。爲。尊。已。以。壓。制。之。及。皇。上。大。婚。禮。成。猶。諷。羣。下。請。已。仍。執。大。政。若。謂。疆。土。可。盡。割。主。權。可。掃。地。人。民。可。盡。棄。而。懿。旨。必。不。可。拂。一。旦。拂。我。我。即。有。辭。以。廢。之。蓋。其。假。母。子。之。名。以。圖。姦。天。位。者。匪。一。日。矣。夫。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春。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絕。其。氏。以。誅。其。弑。君。之。罪。不。得。從。母。子。之。辭。然。則。君。臣。之。義。重。于。母。子。以。母。而。殺。子。尙。加。以。弑。况。其。本。非。母。子。遽。行。廢。立。豈。非。以。臣。篡。君。哉。迂。儒。小。夫。昧。于。經。義。動。執。閭。閻。之。倫。理。以。律。國。家。之。大。事。何。其。謬。歟。然。即。以。鄉。里。論。之。有。母。而。縱。淫。棄。產。外。侮。無。己。辱。舊。德。蕩。門。風。其。子。爲。祖。宗。計。亦。將。有。不。忍。言。者。矧。宗。社。之。重。而。下。同。匹。夫。之。義。哉。惠。后。聽。叔。帶。之。讒。天。王。至。于。出。狩。晉。鄭。相。依。起。義。勤。王。以。復。周。室。春。秋。美。之。書。以。爲。天。下。勸。若。如。迂。儒。言。則。將。以。不。孝。逆。母。責。以。大。逆。矣。光。武。追。奪。呂。雉。五。王。明。正。武。壘。蓋。非。深。知。君。臣。之。義。不。能。行。此。非。常。之。舉。也。朱。子。綱。目。于。北。魏。胡。靈。后。直。書。之。曰。胡。后。弑。其。君。夫。朱。子。大。儒。豈。不。識。母。子。之。倫。而。乃。以。君。臣。之。律。誅。之。其。有。春。秋。之。意。乎。其。有。春。秋。之。意。乎。觀。于。此。而。西。后。欲。辭。一。篡。字。豈。可。得。哉。

三曰。皇上之位受之祖宗。非西后可私與私奪。今之持說最謬者。莫如以皇上爲西

后所立。西后得而廢之。夫古之稱神器者。莫不歸之于天。曰天位。曰天職。曰天祿。曰天工。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又曰。天與之。蓋天命所在。而神器乃歸。有非如漢哀帝所云。我欲效堯禪舜。可與私相餽贈者。西后一婦人耳。烏所得大位而與人哉。我朝擇賢而立。無建儲之制。毅宗升遐。聖嗣未立。當是時。王子年長者不知幾何矣。而皇上纔五齡耳。莫致而至。竟膺寶籙。豈非天哉。豈非列祖列宗在天之靈所憑依哉。即位之日。郊天祀地。告之于太廟。明此位受之于天。受之于祖。宗。非受西后一人之私恩也。是以皇上日夜所憂。懼宵旰所勤勞者。惟以不得盡職。負祖。宗。重託爲念。不能自強。負社稷人民爲慮。乃大發奮振厲。于戊戌五月之末。一掃千載之弊而去之。欲以揚耿光。奠重麗。登民生于安樂。垂休美于無窮。雖知禍將起于蕭牆。變將淪于昌邑。而七月二十五日。猶大布新詔。以鼓舞天下之氣。激揚天下之智。使天下知愛國保種之義。皇上之意。蓋自以受祖。宗。之位。盡其職以告無愧于祖。宗。而已。其他非所計也。豈以西后之立。已而依違順意。使九廟之靈。陷于徽欽之辱哉。皇上之位。受于祖。宗。西后焉得攘祖。宗。之位。爲己所有而私立之。又焉得以不從己之欲而私廢之。若如迂儒言。己立之則得廢之。則自三代以來之天子。由大臣定策擁戴者。不知幾何矣。則亦將曰。彼位固我所立。我固可以廢之也。置君如奕棋。門生作天子。夫豈可算哉。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于魏文帝爲馮后服喪三年。則大誅之曰。馮后

雖爲祖母。而實弑君父之賊。孝文私其立己。爲之服喪。可謂無人心矣。大哉。玉言。足以垂天下後世矣。夫私其立己之恩。而不顧祖宗之仇。祖訓之所誅絕。况西后挾祖宗之神器。而視爲私與私奪之具。其心直操莽耳。是列祖列宗之罪人也。是乃我中國億兆之罪人也。

### 明義篇中

歐桀甲

今天下之懷忠抱義者。心冲冲爲。皇上憂不測。海外列國。電路交馳。日候皇上之安否。其關心于東方之局者。莫不以皇上之復位與否。爲中國存亡之關係。覺羅氏興滅之方針。東亞動靜之機軸。登于新報。騰于論說。徧于婦孺走卒之口。印于中外士夫之心。皆曰西后使榮祿統京師內外軍。將五月大閱而行事。皇上可危。西后使榮祿兼握南北洋兵權。蓋屯重兵以備非常也。皇上可危。西后徧布滿人于各行省。力制漢族。察其稍爲名高疑其傾心于皇上者。皆羅織而禁錮之。皇上可危。西后使人劾去漢大臣。中老成。有威望。握重兵。而稍持公義者。使無人敢心念皇上。皇上可危。是說也。昔昔聞之。旦旦聞之。幾于衆口一喙。衆耳同聽矣。予則曰。惡。皇上何危之有哉。至危者乃西后耳。皇上冲齡登極。不知富貴之榮。瑩獨無依。未識生人之樂。日長跪而背汗。聞擊鑼而心戰。跼天踏地。與死爲鄰。蓋少時已經無量劫矣。及東師一敗。旅大繼割。特念祖宗社稷之重。億兆人民之苦。封

疆蹙迫之辱。乃發憤革新。圖存國命。誓以身殉。以洗二十年喪師失地之恥。不恤西后之忌。不顧大位之危。及八股已廢。民智大開。新政詔書。山澤感泣。風聲所被。萬彙昭蘇。皇上愛國愛民之志。至是始得紆發。而賊臣造殃。遂至幽廢。此眞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者。即使慘遭毒手。永隕虞淵。揆之皇上初衷。實爲無憾。況聖學素深。文明蒙難。方且餵鴿自樂。何危之有。若西后者。則禍近于眉睫。患隱于蕭牆。懸命須臾。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也。其由多矣。請言數端。使自問焉。

一 榮祿不可恃

二 俄不可恃

三 宗室不可恃

四 新黨之熱心 皇上

五 舉國臣民歸心 皇上

六 地球各國傾心 皇上

七 政變後外交多事

八 政變後內亂紛起

西后所恃者。非榮祿也哉。然榮祿以慄悍無賴之姿。陰蓄野心。妄竊神器。練兵待時。歷有年

所深結內監李聯英。以媚西后。遂躡重任。日夜招聚亡命豪傑。辟昵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因以圖功。其意以爲非操兵柄。不能舉大事。舉大事不能無假藉。西后者穢德彰聞。天下所切齒。而最惡忌。皇上者也。假之以廢。皇上則大權在握矣。大權在握。徐而掃除。西后自即大位。天下惡西后之所爲。必不汝瑕疵矣。名助西后。實欲以天下之惡歸西后。已因而代之。此實卓莽操懿之故智也。邇者羽翼覬覦于宮闈。腹心盤結于內外。而又全國之兵。聽其掌握。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銜鏑騁駕。則乘者不保。刀俎在人。寄生而已。元父爾朱之禍。且夕可爲寒心。此西后之危一也。

俄者西后與滿洲黨所借以壓制漢人者也。然而距俄最近者。莫如滿洲。若有變動。滿洲必先受其害。金洲旅大。已翦滿洲之南。東省鐵路。直拊滿洲之北。密約難恃。有明徵矣。且關外之軍。盡調入京。西后榮祿之意。蓋欲環兵畿輔而行廢立也。然北邊千里。空虛無備。一旦京師釀變。俄人必率可薩克遠征隊。席卷而南。長驅而至。一舉而覆滿洲之庭穴。再舉而入燕都。乘機而傾滿洲之根本。斯時退不能歸。長白之墟。進不能越。淮河之土。天女之種。不爲波蘭高加索之續者有幾哉。昔者波蘭內亂。借俄兵以鎮之。俄即因之以滅其國。王公貴人。轉萃荒野。養虎自衛。卒遭反噬。殷鑒不遠。在于波蘭。此西后之危二也。

西后之待宗室。刻薄寡恩。疑忌猜嫌。無所不至。慶邸福晉入宮。尙須搜檢。親王大臣。終日曲



跪陪侍西后之聽戲。不惟奴隸。實若狗馬。誠古今之異聞也。夫呂雉移祚。朱虛有安漢之功。桑條造妖。元宗奮盛唐之烈。懿親與國同體。當此天子幽囚。厲階爲梗。遠想祖宗締造之艱。近念域中誰家之感。必有哭泣誓死。以報九廟者。五步踐血。三矢告靈。其機甚急。若火燎原。此西后之危三也。

新黨以改革政治爲強國富民之本。與皇上若合符節。西后所最目爲反對者也。篡廢之初。窮捕志士。緹騎徧地。株累無辜。苦雨腥風。今猶未息。然而開明之氣。已波蕩于亞東。進化之機。直風靡于震旦。人人腦中。皆籠有變法維新模式。不復皇上不再維新。則誓不休也。此自頑固無良。僅保風燭。二三賊臣以外。其有是心者。蓋徧于國中。爲西后計。能盡索國中之士而戮之。則可。若其不能。荆卿之劍。東海之樞。時可接于轂下。此西后之危四也。

中國承秦之弊。君民隔絕。休戚存亡。上下不相聞問。故君不知有民。民亦不知有君。狼胥虎吏。從而噬其間。民困甚矣。變政以來。皇上親下明詔。屢念民瘼。以山林不聞新政。小民不被其澤。引爲時予之辜。又令天下士民。皆得上書。直達天聽。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戴皇上若堯舜。依皇上若父母。忠君愛國之念。勃然而生。慷慨悲歌之士。讀新詔而感激零涕。扶杖垂白之老。望新政而須臾忍死。蓋二千年來。無此好君也。八月之變。薄海內外。痛哭失聲。欲爲五王者。駢足而立。然以文王尙羈姜里。帝子猶在房州。西后之爲。不過一時迷罔耳。苟

翻然一悟。開殷商之明。醒鸚鵡之夢。昨非今是。還我舊君。固不必勞師動衆。以傷皇上之心也。乃綿擾數月。復辟無期。帝星明滅。白日將墜。天下心戴皇上者。猶能復忍乎。義師一舉。四方響應。雖欲求爲平日頤和之樂。而不可得矣。此西后之危五也。

一隅之國。廢君立君。權傾中外者。往往任意爲之。以無外人之眴眴也。今則列強環顧。公法嚴明。雖無干涉內政之條。而有禁止內亂之理。苟其紊亂朝政。病國殃民。列邦必爲之公憤。善隣必爲之不平。況我皇上聖德。昭于四海者乎。變政三月。歐美迭聽。海不揚波。沿邊無事。及驟遭大難。環球變色。各遣公使。候問聖安。蓋皆傾心于皇上也。夫皇上能變法自強。則亞洲有主。無所爭奪。各國東方兵備。均可從減。亞東已保和平之局。歐美亦享協同之福。戰務日輕。民生安樂。五洲萬國。惟事通商務。紓文德而已。若其不然。一髮之牽。貽及全局。鹿爭龍戰。即在斯須。是皇上一身之安危。亞東由之而安危。即環球亦由之安危也。夫外人屬望皇上如此。而西后敢以干列國之怒。久假不歸。一則速瓜分之禍。二則動秦人之師。西后之危六也。

戊戌以前。天下不知皇上無權。遼臺陷。膠大失。皆以爲皇上咎。加以西后滿洲之黨。藉爲廢立地。日日以失祖宗疆土責皇上。政變以後。天下乃曉然于國勢弱亡。元氣凋萎。皆西后擅權之罪。皇上不預也。而芸芸已失望矣。乃自僞旨訓政。浙江索于意。河南索于英。

沂州取于德。廈門要于美。俄法日求權力所至之域。奧大利比利時那威丁抹葡萄牙。亦俱思分杯羹。此外數十國。又將接踵而至。宇內囂囂。何其多事哉。夫前之以失地責皇上者。而今乃身自割棄之。獨不見新政九十日。無一要挾之案乎。不變祖宗之法。而盡割祖宗之地。西后何顏以對天下乎。是使人心愈思皇上而大亂將作也。西后之危七也。

飢寒迫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撫慈母不能子。上失民散。聖賢所爲歎也。中國自道光時。人數已四萬萬。而至今日減。蓋水旱饑饉盜賊疫癘之災。無歲不見。無省不然。其死于此數者。蓋每歲不知幾何矣。而國家從無善政以經理之。理財農業衛生警察全不加意。及其時也。或沈沒數十州縣。或流亡至數百萬。或赤地至千里。或兵燹徧數省。尸骸枕藉于道路。家室轉徙于溟中。而爲上者。猶復醉曼歌于湖上。臭酒食于朱門。于是窮無所之。禍亂遂起。去歲至今。蓋數十見。若廣西之亂。渦陽之亂。廣濟之亂。蘭山之亂。永州之亂。大都飢餓欲死。老壯相食。無有恤者。乃迫爲之。及爲官軍擄獲。則皆哀求速斬。以了人世惡緣。哀哀生民之苦。未有若我中國者也。皇上憫之。故新政特設農工商總局。以惠黎元。西后竊政。遂廢斯舉。嗚呼。西后者。祇知取歡笑于宦寺。賞妙音于梨園。惡知四海困窮。死喪無日哉。然衆生疾苦。流爲盜賊。涓涓不息。將爲江河。各省蠱起。必成明季張李之轍。吾恐覆明者。又以覆我大清也。西后之危八也。

夫西后之危如此。稍有知識。皆洞若觀火矣。即西后自問。亦深知其危無疑矣。然而日知其危。而不能籌一安全之法。或者以爲大愚。然余嘗揣其心。而爲之設身處地。亦有難言之隱者。蓋西后安全之策。無過于復。皇上之位。而復。皇上之位。又最爲西后之所難。今擬其意于左。

一曰吾已廢立矣。一旦復位。皇上必將以吾之所以待彼者處置我。不如徐毒之以速其死。無有後患。此騎虎難下之說也。

二曰吾枉戮新黨。爲翦。皇上羽翼。一旦復位。必用新黨。新黨用必以我之所以施彼者聲討我。不如除其根以絕其萌。禍乃不延。此挽弓當強之說也。

三曰我之罪名。已暴著於天下矣。若復。皇上。天下亦未必能寬假我。遺臭萬年。夫復何惜。此不做不休之說也。

四曰吾雖知其不可。然嫌惡既宿。不如擇所愛者而立之。少主無知。我所爲乃得操縱自如。不至如長君之有不便我。此又歷代婦人預政之秘傳也。

余請即其意而條商之。夫西后所以夙夜惴懼。而不敢大心者。豈非有疑于。皇上之不能容哉。然吾觀。皇上即位。二十有餘年矣。西后之欲無不給。西后之志無敢違。摧折唾吐。泥

首宮門。草野聞之。且爲隕涕者。而皇上處之晏然。不改其素。未嘗一語及于西后之身。一言及于西后之過。自非聖量如天。曷克臻此。夫前此之皇上。既能容如此矣。及其復位。安有復記小嫌者。此天下之人。所能共保也。且皇上之意。以爲但得與己以權。可以大行新政。固祖宗之疆土。謀民生之福利。進國勢于文明。於願足矣。西后縱窮奢極欲。口綦天下之味。目綦天下之色。耳綦天下之聲。鼻綦天上之臭。心綦天下之樂。體綦天下之輕煖。皇上富有四境。夫何所吝。而不以供者。八月初。政變已作。皇上自明與西后相失之原因。不過變法圖存一事。然則苟不阻。皇上之變法圖存。西后之意。蓋無所不從矣。夫變法圖存。何不利于西后之有。甯必置銅駝于荆。棘委鐘虜于塵沙。而後快心耶。西后奚自苦乎。而竟惑溺于賊臣之議。而身陷惡名。受制于賊臣之手。而無能爲役。夫何爲乎。原西后悍然不顧。直行其意者。無他。欲取樂耳。然而身陷惡名。受制賊臣。二者乃古今無倫之奇慘。今竟遭之而不能解脫。非妄行訓政之故。何以至此。然能復。皇上則舉無慮矣。融融洩洩。其樂如初。此一者之說。不必慮也。

既復。皇上而。皇上仁孝素著。既已隆待西后。新黨善體。皇上之志。必不忍以誤聽賊臣之故。而積憾于其躬。維新六君子。褒封立廟。以勵天下之義士。陷害愛國之士者。則寘之重典。以謝內外。則新黨之感激流涕。以報國家者。將未有已也。何念舊之云。此二者之說。不

必慮也。

夫公理之在人心也。視其所行。當其爲堯則堯之。當其爲桀則桀之。當其叛堯而就桀。則亦桀之。及其舍桀而就堯。則亦堯之。春秋書趙盾弑君許止弑父。其辭嚴矣。然特以爲人不知惡。而妄行不備者戒。而盾止有其事而無其心。故又爲之變其辭。復見書葬以昭雪之。惡人沐浴。可見上帝大易貞吉在于悔過。西后爲榮祿剛毅所誤。矯行訓政得罪社稷。誠無辭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懼退位。躬奉大寶。還之皇上。則前之所爲。不過日月之食。風雲之變耳。早暎一雨而土膏潤。霖雨一晴而萬物蘇。何足損其毫末哉。誠如是。西后之令名。將與天壤無窮。天下將戴德揚休之不暇。誰復論其往者乎。此三者之說。不必慮也。

若夫擇愛之舉。則今日行之。而明日天下之兵動矣。此萬不宜出者也。猶憶戊戌秋之事。否乎。是時密電各省督撫將軍提鎮。議廢立之可否。而各省臣民。心戴皇上。凜然于大義之不可犯。國本之不可搖。卒無應者。劉峴帥一言爲代表。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干是天下。轟于名義。西后亦震懼而收回成命。蓋天命所歸。人望所屬。惟一皇上。若立其他。惟有速亂耳。夫前之欲廢皇上。而莫敢顯示天下也。不得已焉。乃託之以病。亦旣班藥于中外。曰。聖躬安矣。則政權宜復還于皇上矣。久據胡爲者。乃瀛臺之囚。如故。復政之期渺然。中外之耳目。固不可欺。其義憤之勃。尤爲不可遏。况重以他人子。顯移天位乎。而

后所欲。不過操縱自如而已。皇上復位。以天下之大。豈不能安一人。何必鹵莽取戾。踵呂氏之轍。哉。此四者之說。不必慮也。夫以西后極慮極危之事。而一轉移間。平夷坦蕩。無有險。嚙安全之法。孰逾于此。若猶遲疑不斷。甘陷危機。韋庶人之殲于宮中。胡靈后之沉于渭水。其龜鑑矣。至是而始自悔也。不亦晚哉。不亦晚哉。

且夫西后者。身歷三朝。貴盛無匹。前極椒房之寵。後崇國母之尊。徽號之隆。伊古未有。而且洞房清宮。朝歌夜絃。歡樂未央。以燕以食。頤和園之日月方長。萬壽山之岡陵永護。享人間之極樂。娛暮景于桑榆。何其樂也。而必躬總萬機。時親庶績。廢娛老之良辰。就巨憂于卒歲。內有奄寺藏刀。宮人握礮之防。外有義士勤王。強隣削地之懼。當世有篡逆之名。青史列呂武之傳。以日以時。若頂之沒。淵身之寢。火頸之就。刃耳不聞。樂口不甘。味目不娛。色寢不安。席何其悲。耶。西后其自思焉。即使能再延歲月。亦不過多數寒暑。何必以貪此數寒暑大位之榮。而貽無窮之唾罵乎。矧前山後冰。未必其能榮也。余請言。皇上復位之利于西后。有數端之確證焉。

一。中外想望新政。賊臣以此爲廢。皇上之有詞。不知適爲中外之傾慕。後西后榮祿僞旨。亦頗參以新法。冀以蒙蓋天下。然中外皆知西后與頑固黨。無眞行新法之意。非能行新法之人。故爾怨望沸騰。若以皇上復位。一意維新。則中外皆將以手加額曰。皇上新政。西

后與有力也。豈惟蓋前愆。且得美譽焉。西后之利一也。

一西后春秋高矣。斷無不立君之理。然所立者。果能保其終始相善。不失西后之意乎。吾知西后必不敢自信也。夫立他人而不能信其終始。是去害而復生害。何如復皇上。皇上與西后相處。二十餘載。自新政以外。無一牴牾者。仁孝可謂至矣。西后亦深知之矣。西后之利二也。

一老者宜取樂。壯者宜任事。以老者而任壯者之事。自非窮而無告之下民。手足凋零。親故萎謝。必不樂爲。蓋崦嵫日薄。能有幾何。陶情暢叙。以送餘年。尙恐蒼蒼者。天有不我。待乃與兒輩爭區區乎。況其有莫大之憂也。西后能復皇上。則可以隨意逍遙。捐棄百慮。雖百歲後猶有歸。依無山陵崩爲人魚肉之患焉。西后之利三也。

一京畿各省。三品以上之老臣。皆嘗與西后共艱難者。政變所由。出于若輩之意。未嘗非本于西后體念老臣之情。皇上知之最深。故于耄期竊位。阻撓新政者。僅止革職。然亦初政如此。若其久之。其有自陳衰朽。不能推行新政者。皇上必予之優禮。給之全俸。以養終身。則凡滿漢年高之重臣。皆有爵祿。可以優游林泉。榮耀梓里。不必西后之遠慮。立山懷塔布之流。夫亦無庸過計矣。西后之利四也。

夫復皇上。而西后之安全如此。不復皇上。而西后之危亡如彼。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孰



利執害。何去何從。必有能擇之者。亦可以無俟煩言矣。然而吾猶恐西后之心。不釋然也。彼其恐。皇上復位。出爾反爾。雖千萬語不能解其結。而又有左右讒慝之臣。恐復辟之有不利于己。從而蠱之。是以難也。吾請一言以安之。曰。家室不和而求鄰人排解之。此鄉閭所以安也。今與我鄰者。不有各國乎。各國莫不有駐京公使焉。即我之鄰老也。西后誠恐復政後之有他故。何不布告各國。曰。敝國不幸。國家多難。以二三讒言之故。遂至母子不和。新政中廢夙夜思之。深自慚悔。今皇上政躬無恙。老婦宜退深宮。前嫌盡釋。新樂復敦。凡皇上所有之權利。老婦不干預之。老婦所有之權利。亦願皇上不減省之。然異宮間隔。恐有小人者。更織萋斐。致生他變。故敢敬告貴國。證以一言。後有乖離。幸惟調協。如有各國爲之公保。皇上雖欲不然。甯不顧隣人之責義乎。皇上更爲之布告各國曰。朕不幸眇躬。違和致太后臨政。數月。耄勤宵旰。朕實不安。幸喜占勿藥。得理天工。而太后即欲駕歸。願和園以養元娛神。朕惟非盡天下之大。養不足以降其恩。謹定歲以所入巨萬。以供願和園之用。慈意所樂。朕不過問焉。惟朕承宗廟之重。行政之權。不敢不兢兢業業。凡國權所統。亦不敢以勞太后。太后既許大權歸予。後有侵國權者。即以犯國律論。惟我友邦。其共鑒之。如是則西后不侵。皇上之權。皇上亦不侵西后之權。兩保其權利。大清之祚。永永無極矣。此天下萬國所日夜翹首而望者也。

嗚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斯言也。小民其知之矣。兄弟內鬩牆而外禦侮。伯叔釋乾餼而詠烹羊。芣苢芣苢。妻不棄夫。棘薪棘薪。子不離母。況有國家者哉。徧觀萬國。縱覽歷史。其釁生骨肉者。莫不自盡根株。大之宮闈蹀血。爲異姓之驅。除小之怨毒傷心。致同枝之剪伐。亡家破國。職此之由。虎狼睨。賜自戕以速亡。覺羅氏之宗。危乎危乎。于皇上何。尤嗚呼。西后其悟哉。嗚呼。西后其悟哉。

### 義士亂黨辨

歐榘甲

嗚呼。天下之禍。固莫哀于亡國。而追原其始。則皆由于誣義士爲亂。黨斥逐誅。夷凋傷元氣。如老樹壞。空厲風過。則爲虛纍纍。亡國致足悲也。觀乎支那四千年之史。臨乎歐美十九世紀之場。其間興亡存滅。蔚若牛毛。輾轉于此覆轍者。不知幾何姓矣。當其始也。義士痛心國事。疾政府之專橫。憂外族之僭處。思有以伸人民天賦自由之權。人治進化之義。以壯國基。以圖自保。不得不謀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機關。或開新聞。揭激昂之論。以醒國民之精神。或開大會。演說國恥家仇。以刺國民之紀念。或開學堂。輸進萬國文明。以開國民之智慧。或集圖書報告。指示治內治外之失權。疆土日蹙。地圖轉變。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奮興。然而有國者視民若犬馬。奴隸然。數十世于茲矣。天潢世族。固以摧挫戮辱。爲其分所固宜。故談時事有禁。議朝政有禁。著書有禁。立會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

治以固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而夙昔所視爲牛馬奴隸者。忽倡言改革國家主義。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權。開化之路。彼早已驚走駭汗。而于天潢貴族壓制專橫之素。尤大有所不便。且敵人而要我土地也。割民之土地與之。于我宴樂無損也。外人而索賠款也。括民之膏血與之。于我富貴無恙也。即敵人焚燒民舍屠戮無辜。淫掠士女。佔據田廬。亦不過民受其害。于我小朝廷仍如故也。彼倡言改革者。徒莠言亂政耳。于是加之以亂黨之名。污之以大逆無道身戮名敗家室流離不甯。惟是推天潢世族奴視其民之私。甯甘心亡國而爲狗馬之幸。存決不願國家改革。使國民有見天日之一時。外患愈棘而內壓益甚。國無人兮。其何以支其繼也。政治日衰頹。外侮日憑陵。向之頑固不知改革者。今亦不得已而稍事粉飾。然本不明國家之義。又烏知改革之術。惟有盡授其權于人而已。遂乃稅關之權不保。鐵道之權不保。礦產之權不保。用人之權不保。行政之權不保。練兵之權不保。航業之權不保。工商之權不保。而土地遂至四分五裂。或爲他人勢力所至之區域。或爲他人訂永不割讓之約。或永借或占領。吁。國亡矣。而若此者。又祇授受于一二人之手。而國民不知也。外人知其國家之棄民如遺。乃爾暴兵闖進。大蹂大躪。其在支那者。若德之占膠州而突據沂州安東。俄之占旅大而突據金州。英之占九龍而突據深圳。法之占廣州灣而突據高雷傍近之地。建築礮臺。強奪民屋。塗毒慘狀。天地爲昏。其慘狀登于報章者。若俄之于吉林。

六道荒。無端槍斃王某及趙明海等一家。與村民張文江一家。于黑龍江外郎窩堡。槍傷郭某家十一人。網縛農夫三十餘人。其他旅大被俄兵慘斃百餘人。我公使訴之而俄不理。德之猝建烽火堡于即墨楊村。鎗斃多人。又擊死華人三名。其赴沂州也。勒捕土著。妄殺無辜。百姓被害者。不可勝計。紛紛逃避。砲轟沂州各村落。進據日照縣城。於其東面七十里之村鎮。焚燒殆盡。土人受戮甚酷。又擄紳士五人。歸於青島。法之越界強踞海頭砲臺。毀廬舍。殘人命。入村捉人。肆行騷擾。無端砲斃六十餘人。及吳那立等八人。砲傷男女三十餘人。焚草屋四百餘。炸瓦屋三百餘。斃老民老婦三名。于礪州霸佔民居。捉民作工。種種虐苦。英之于九龍。自大埔多山錦田八鄉。以迄平山元朗諸村。皆用大砲轟擊。村民血肉狼藉。鄉里爲墟。死于烽火。死于無家可歸者。蓋數百人。二百里間。皆被硝煙彈雨焉。嗟乎。我中夏我華人。我罪伊何。何辜于天。而爲白人之砲鞘鎗叢哉。且夫國者合無數民而成也。合衆民居室田廬。婦子而成國。土民者國土之主也。而上特爲其客。耳物之與人與否。惟主人之是問。非客之所能私贈之于人。而欲有之者。亦不能不商之于主人。而私受之于客。此古今萬國之通例也。即國有不幸。亦宜胥告于衆。曰。敵人要我土地。我不敢擅許。吾民其自爲計。如是則民之從。民自能定之。鬻奴婢者。猶告于所歸之主。詢其意之如何。不願。主亦不能強之。蓋自由權之在人也。雖父母不能奪之。况于數十世歸依之赤子。一日而棄之。渺不知其何故。哀哀

萬民。瑩瑩無依。忍心背理。如是。獨不慮民之魚爛而亡。耶。而據人之土地者。亦不示其所以。風馬牛。涉此之由。聽民之去就。而後取之。苟焉以入人爲志。猝而進人之門戶。猝而登人之堂。猝而入人之室。猝而廬人之居。猝而據人之妻。猝而奴人之子。猝而奪人之田宅。猝而墟人之鄉里。譬如大盜。踊至。縛其主人。盡據所有。而又縱淫掠。肆焚燬。逞干戈焉。彼舍生負義之倫。心非木石。大義所激。烏能坐以待斃哉。波蘭之哥士孤。埃及之亞刺飛。意大利之馬志尼。皆憤國家之難。傳檄四方。恢復故土。率千百孤軍。與地球莫強之國。爭獨立之氣。自由之光。於鐵火爆聲。血裂肉飛之際。後之述其往事。憑弔其遺墟。孰不曰義士也。義士也。而在當時。滅人之國者。挾鐵血之威。臨寡弱之卒。欲掩其殘酷無禮之迹。以欺天下之耳目。誣之惡名。不曰土匪。蠶起。則曰暴徒。竊發。不曰亂黨。猖獗。則曰叛黨。抗拒。若以爲滅此朝食。而後可者。嗚呼。誰匪乎。誰暴乎。誰亂乎。誰叛乎。夫違于理之謂匪。悖于義之謂暴。賊人自由之謂叛。阻人獨立之謂亂。今日日以分割人之土地。扼奪人之財產。奴隸人之種類。以自擴張其領土。開拓其富源。此其背于理。悖于義。賊人自由。阻人獨立。爲何如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己非其有而取。則拒之者。義也。然而拒之者。聲明大義。民氣強毅。勢力雄厚。或至不得飽其虎狼之欲。不若以惡名加之。拒者而暴屠之。使彼聞風膽落。不敢繼起。則拒之者。勢孤力薄。不足以相抵禦。雖有慷慨忠憤。誓雪國恥之士。束手

無。可。如。何。雖。有。救。災。恤。隣。之。國。亦。拘。牽。名。義。觀。望。而。不。敢。救。夫。如。是。國。乃。盡。滅。此。非。律。賓。之。義。軍。求。自。立。于。民。政。之。美。國。反。蒙。叛。黨。之。號。而。無。人。援。手。也。嗟。乎。斯。二。者。一。則。誣。其。國。之。義。士。爲。亂。黨。以。自。亡。其。國。一。則。誣。他。國。之。義。士。爲。亂。黨。以。亡。他。人。之。國。義。士。義。士。生。斯。時。也。前。有。百。鬼。之。猙。獰。後。有。雄。狐。之。吞。噬。而。又。負。天。下。之。惡。名。得。無。意。冷。心。灰。委。心。任。運。者。乎。歐。築。甲。曰。毋。然。也。

歐。築。甲。曰。天。下。是。非。有。定。乎。哉。無。定。乎。哉。曰。惟。義。之。所。在。當。世。以。爲。君。子。者。後。世。或。以。爲。小。人。矣。當。世。以。爲。亂。民。者。後。世。或。以。爲。賢。士。矣。彼。夫。孔。光。楊。雄。馬。融。胡。廣。王。祥。馮。道。之。儔。或。以。經。術。顯。或。以。孝。行。稱。或。自。撰。忠。經。或。見。重。中。庸。或。推。爲。大。聖。海。內。震。其。虛。譽。奉。之。爲。朝。廷。柱。石。學。者。山。斗。而。其。卒。也。乃。至。爲。劇。秦。美。新。之。莽。大。夫。妨。賢。害。能。之。僞。君。子。司。馬。移。祚。而。委。蛇。勸。進。數。君。覆。國。而。優。游。長。樂。所。負。經。術。者。不。知。經。義。爲。何。物。所。謂。忠。經。者。不。知。效。忠。於。何。主。所。謂。中。庸。大。聖。者。亦。以。頌。篡。賊。廢。聖。君。戮。志。士。爲。保。富。貴。之。善。策。昔。日。所。自。詡。爲。尊。君。教。忠。正。人。心。風。俗。之。害。者。一。切。反。之。而。人。盡。可。君。人。不。必。忠。而。惟。身。之。是。保。視。君。如。奕。棋。處。身。若。妾。婦。嗚。呼。以。鄙。夫。患。得。患。失。之。故。遂。至。爲。亂。臣。賊。子。之。鷹。犬。以。釀。篡。君。亡。國。之。禍。而。不。惜。子。孫。羞。以。爲。祖。故。書。恥。稱。其。名。史。氏。恐。污。其。筆。百。年。有。限。大。辱。無。窮。斯。人。也。雖。能。竊。一。時。之。盛。名。而。唾。罵。千。載。遺。臭。萬。年。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若。夫。仁。人。志。士。以。殺。身。成。仁。破。家。救。國。爲。志。

者。往往冒天下之大小。受天下之竄逐。誅鋤。而不能達其意。孔子思撥亂致太平。而見逐于春秋。耶氏倡萬民爲平等。而見殺于猶太。梭格拉底創男女平權之理論。而受戮于希臘。歐洲學者。昌言國家如社會。任民人自由。至于流血相踵。佛蘭西英倫之民。爲爭國會議院。駢首藁街者。不計其數。而日本浮浪之徒。衣脫藩之誇。握復仇之刀。憤國難。攻內奸。囂然培覆之論。傾幕府。廢藩閥。以尊王室。至于屠腹刎頸而不悔。當是時也。莫不指爲大逆無道。叛黨。莠民。暴徒。匪入者也。而此數聖賢與諸君子。身負天下之惡名。力伸天下之公義。以匹夫草澤微末之勢。與雷霆萬鈞崇高千仞之政府爲衝突。以著書傳教口舌之威。與殺人如草碎城如糜之器械爲對待。不畏強禦。確乎不拔。而其卒也。暴君亂相。不能不屈於公理。順乎人心。翻然變計。於是藉宗教改革。國家改革。社會改革之力。人民得享自由之福利。平等之安全。合羣進化。以有十九世紀之文明。而向所指爲大逆無道者。至是尊之爲配天之大聖。開明之巨功。維新之魁傑。懸像立石。萬人瞻拜。以誌其德於不忘。嗟乎。當其爲萬姓犧牲。斷脰絕脛。飲刃泣血。人世以爲至悲者。而聖賢則以爲至樂。蓋此後國家之發達。世界之光明。皆由捨此一身致之。何爲乎。何不爲乎。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曾子曰。仁爲己任。死而後已。孟子曰。舍生取義。任仁取義。生尙可舍。何有于區區亂黨之名哉。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吾願支那義士相率而起也。

且夫亂黨之名。烏乎來哉。人相均而不偏。則無亂。相平而不壓。則無亂。相通而不隔。則無亂。相安而不傾。則無亂。亂之所生也。皆起于不均。不平不通。不安。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不安。又皆起于在上者愚民之虐政。開國之初。以兵力得天下。故老遺黎。竄伏畎畝岩穴之間。尙多不忘故國而思舊君者。非有以極重罪名。著于爰書。則其民不可得而治。野蠻國處反逆之刑皆極重文明國以爲公罪輕之蓋公理漸出矣。乃無論民之疾苦呼號。苟朝令之所施。有敢致議者。則處以謗訕叛亂大逆無道大不敬之罪。加以夷族滅宗之酷刑。使國民屏息慄伏。莫敢抗我。其在支那。則秦始皇之異議者坑。偶語者棄市。在歐洲則法王路易十四。以國家爲君主之私產。民人不得自由。歷代君主奉爲球圖。蓋全球之民。羈絆于獨夫暴政之下者。隨其國開關之早暮。爲其國民受苦長短之期。而此不均不平不通之政。曾不肯改革之。以俾平民享一日生人之樂。不均則爭。不平則鳴。不通則悖。不安則傾。如怒潮之激動。如火山之迸發。佛蘭西乃起而改革。美利堅乃起而自立。比利時乃起而絕荷蘭。希臘乃起而絕土耳其。古巴飛律賓乃起而絕西班牙。列國雖興師動衆。以責其叛亂之罪。而平日旣無德以治之。不可挽回。彼民智已開。人心已固。能知自立。惟有聽之而已。向使于此不均不平不通之政。決然行大改革。與民更始。如英國觀法人革命之後。矍然大悟。凡民間所欲。如議院憲法者皆從之。學堂報館農工商業。皆以金獎勵之。使益大其業。則民之愛國如其家。何至有易姓屋社之憂哉。嗚呼。上不



自亂而下。未有能亂者。下之亂。自上生也。然而止亂之道。仍自上操焉。知此者。其惟我至仁大聖愛民愛國之皇。上乎。

論救中國當以救皇。上爲本

歐集甲

我支那義士。瀾滿于山海內外。居常鬱鬱不得志。仰視天而俯畫地。私心喁喁。想望聖君崛起。翹首而觀朝廷新政者。多歷年所矣。虎狼之吏。瑯馨之官。闇于民隱。壅于上聞。既不能廣闢賢路。開張天網。搜羅草澤之彥。鴻鵠之英。轉移其桀鷲強悍之氣。操縱其通達勇敢之才。使立功名。共持危急。而又周內以土匪漢奸之目。以鋤其志。以廢其才。以消其氣。以死其心。使之無地自容。于是此義士者。乃沉淪于荒野。漂泊于重洋。然而其希望朝廷改行新政之心。猶未已也。故其講求外國專門之學。以備國家他日之用者。或通法律。或通政治。或通格致。或通統計。或通商學。或精製造。或通農務。或通海陸軍法。或通礦鐵工程。有若居于香港。澳門。天津。上海。及各省通商口岸之地。與夫旅于日本。新嘉坡。檀香山。暹羅。緬甸。安南。金山。加拿大。紅海。非洲。統南東西洋太平洋州島以萬數。凡華人足跡所至。莫不有聰穎絕出者。冠乎其曹焉。皆欲回首面內。爲中國異日維新之傑也。若其遊于歐美之學堂者。又西人所嘖嘖黃種聰明。不讓白種者也。至其處于中原者。則內之有廿四朝之英雄豪傑。龍戰虎爭之事蹟。以激動其胸。中外之又有華盛頓。拿破崙。列邦殺人流血。以圖人民自立。變政立憲。

之歷史跳蕩于觀感。而又加以食田食黍之碩鼠。磨牙吮血。充斥于二十行省。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以觸傷其耳目。國家不能保護土地人民。棄民如犬馬奴隸。轉鬻他人。爲死生之大辱。以擊刺其忠憤。于是此義士者。心奮血熱。髮指眦裂。舍身棄家。誓除國賊。如水滔天。如火烈澤。故雖呻吟楚蜀。顧盼江湘。唏聲閩粵。潛遊河朔。悲歌燕趙之地。絃誦齊魯之邦。其欲待時機。以行改革之運命者。徧中土而皆有也。夫出洋者。受外侮之憑陵。居中原者。憂他族之迫處。生靈之塗炭。可謂極矣。而皆由于國家無政。而欲國家之有政。非大行改革。斷斷乎其不可。若是乎會黨之唱喏將起。殆有由也。而皇天降鑒。竟生一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以副萬民之望。以符會黨之心焉。何其幸歟。何其幸歟。

皇上洞念民艱。不侮鰥寡。准天下山澤士民上書。言所疾苦。爲之除其患。而同其欲。山林海外。有奇材異能。不見用者。責大臣速舉。以聞。詔令各行省。以及海外。徧設學堂。以舉可造之才。農工商礦。次第興舉。以惠黎元。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堪資實用者。懸賞以爲之勸。量其材能。試以實職。錫之章服。表以殊榮。能創建學堂。開闢地利。興造槍炮。有裨于經國遠猷。殖民大計者。給予特賞。以昭激勵。又恐天下義士。猶未盡知也。乃下詔曰。山谷扶杖之民。有不獲聞新政者。朕實爲歎恨。今將變法之意。布告天下。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圖新政。以強中國。皇上又欲開議院。大學士孫家鼐諫曰。方今

外患殷迫。誠宜變法。然變法後。恐君權從此替矣。上曰。吾變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權之替否。何計焉。嗚呼。我義士日望新政之行。而皇上則使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圖強中國。我義士懷其法律政治格致製造統計武備農工商礦之才。而憂不遇者。皇上則惟恐野有遺賢。勸之以賞。恐不肖官吏。阻不上達。特令士民上書言事。直達天聽。至如議院何事乎。乃歐美列國君民相爭。至于殺人數萬。綿擾數世。而後決者。而我皇上乃自己舉行。不必民間之呈請。數千年愚民之錮習。一朝而去之。其自視如父兄。其視民若子弟。惓惓然爲之開智。慧謀安利。纖悉無遺。過於我民自圖其身家。并不計君權之替否焉。我同胞義士。宜如何感激。誓死以圖報乎。且夫專制之國。其民往往結黨聚徒。慕合衆共和之治。以脫政府束縛爲志。故屢抗拒其上。蓋惡其恃權以虐民也。至于不惟不恃其權以虐民。而且內外無所迫。不私其身。不私其子孫。盡公其權與臣民共之。殆堯舜以來未之有也。聖哉我皇上乎。以救四萬萬民爲心。以新造中國爲志。變法數月。內外奇才異能之士。皆望風懷德。而氣以平。而列國亦額手相慶。支那已爲新國。東方之禍熄矣。孰意皇上日以吾民不安不樂爲憂。而忘身捨位變法以安之樂之。遂至以此之故。爲西后榮祿剛毅所忌。囚困瀛臺。父母忽陷于仇讐。主君忽幽于逆賊。我同胞義士。其如何爲計耶。向也我同胞義士。爲姦胥猾吏所虐。不得稍伸其氣。而我皇上救之。不待以奴婢。而待以赤子。今也我皇上爲

救我同胞義士。而遭幽廢之危。山陽哀痛。死無幾時。甯晏然坐視而不之救。耶。夫西后榮祿。剛毅所以廢。皇上者。以其不守私天下。愚民之故。智而改行新法。以救四萬萬之民。又與天下士民同心。以強中國。恐自此新法。大行。則天下智慧將大開。而滿洲所以壓制漢人之權。力將不可復用。故先爲從高處下手之舉。一廢。皇上則全國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則聽其魚肉刀俎。牛馬庖厨。無不如意矣。故廢。皇上者。所以斷絕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之生機也。夫斷絕人類之生機。以自縱其欲。於古謂之獨夫民賊。於今謂之野蠻無知。摧陷而廓清之。是天地之公義也。是人之正理也。況其爲廢我四萬萬同胞所恃。皇上之賊黨乎。己之仇不報。不可以爲人。君之仇不報。更不可以爲生。況。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萬萬同胞。猶獲一日之安。全。皇上而不諱也。則我四萬萬同胞。直不如草木之無知矣。其故何也。吾請爲同胞詳言之。

一曰滿人之仇。視滿人以漢人爲家賊也。恭親王奕訢明言之矣。是滿洲數十世仇。視漢人之隱衷。一語而破之。逆賊剛毅。尤以惡漢人得名者也。常曰。變法者漢人之利。而滿人之害。吾甯輸國于外人。而不使奴隸。指漢人分潤。是二語者。足以見滿人之處心積慮矣。是以漢人強滿人亡。漢人肥滿人疲之三字訣。滿人奉爲寶誡。懸座書紳。近且徧植其族于各行省。盤踞要衝。每一缺出。必用滿黨。以監察漢人之動靜。其心蓋非蹴踏漢人。使無噍類不止。而逆

賊剛毅。日勸僞后之行逆。其罪惡比六族四凶爲尤甚。乃託巡視長江之名。奪東南數省之兵權。與榮祿南北相應。收漢人之有威望者。置之閒散之地。則漢人既無能爲。而篡弒之謀。乃無所顧忌。蓋削漢族以去。皇上去。皇上去。皇上去。即以制漢族也。

二曰強隣之蠶食。維新九十月。未聞交涉之案也。自聖主被廢。僞后剛毅榮祿。專以誅新黨爲事。割地棄民賠款。日有所告。其意以爲此奴隸之人。奴隸之地。奴隸之財。棄之何惜。惟我種族得庇強俄。宇下不失富貴足矣。奴隸受害于我。何與故外人殺我無辜。淫我士女。毀我家室。焚我鄉落。轟我市鎮。捕我紳士。佔我田產。逐我商賈。苛我征稅。驅我人民。訟之于僞政府而不能理也。既不能理。吾民不堪其虐。自起而伸義憤。亦理之當然。僞政府又夾而鋤我。以媚敵。金州旅順大連灣沂州安東日照廣州灣九龍之慘狀。幾于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而後此各省爲旅大廣龍之續者。又不知凡幾也。原外人敢如此者。以僞政府之棄民。僞政府之棄民。又由于廢我愛民之阜耳。夫內之有滿人之仇。視外之有強隣之蠶食。我四萬萬同胞義士。不欲存于天地間則已。若其猶欲存也。始非救皇上不能。皇上者一出而復辟也。一以消滿漢之界。二以平內外之交。然則我同胞忠君憂國之義士。其可以拔劍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興矣。

今夫鄉里過從。一杯酒之歡。一推解之勞。曾不足比數者也。及夫友朋陷于縲紲。瀕于危死。

感其舊情。未嘗不思設法引手救。以爲彼有恩于我。我當酬之。詩曰。無德不報。蓋謂此也。矧皇上爲救我四萬萬民而變法。至于舍身忘位。至于幽囚困苦。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岌岌堯臺之慘。搖搖昌邑之危。人生之苦。無逾此者。而被恩戴德者。顧安寢甘食。從容燕樂。無所動心。此直禽獸之行。而四萬萬忠臣義士。所以切齒扼腕。慷慨泣血。念君父之仇。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以救之。而斷不甘爲僞政府之狗彘也。夫救人之急。出人之困阨。我中國俠學雖微。而內地以及海外。會黨間義烈之士。尙多有之。矧乎爲四萬萬人之故而救。皇上功在萬姓。功在萬世乎。大義所在。勇士不忘喪其元。其尙未發者。特有待耳。然豈可久待哉。彼夫僞后賊臣。所以愚天下者。曰。聖躬有病。若天下勤王之師不起。則彼將以爲天下固可盡愚。浸假而行。梁冀對漢質帝之策。而以病崩告天下。而易其私人。斯時方欲救之。而皇上已不保。土地亦隨裂。而國亡矣。且夫欲救四萬萬民。而必先救皇上者。豈有所私于皇上哉。誠以皇上復辟。則內外人心。咸爲改視易聽。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立立憲之制。中國之強。可翹足而待。則民權未嘗不可大伸也。若異軍特起。而倡革命之說。則名義不足以動中外。而吾民尙未成獨立之性質。亦覺難從。其有益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否則蹈李立亭牛世修余蠻子之覆轍耳。之數人者。憤于不肖官吏殘暴。欲刺刃于其腹。未敢謂其無是心也。然而驟起驟敗者。則以有至仁大聖愛國愛民之皇上。蒙

難艱。貞不能聲大義于天下。舉雄師而北指。戮叛君忘國之賊。臣以救君父之難。而徒苦吾民。死于烽火故也。或者曰。西報有言。皇上升遐久矣。救之何補。曰。事未敢知也。即或其然。春秋臣不討賊。以爲無臣子也。亦安有君父死于逆賊之手。而不聲罪致討者。况彼去。皇上以制漢族。助外人以鋤漢族。不獨皇上之仇。實吾四萬萬之仇乎。我四萬萬同胞。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其思春秋復仇之義哉。

###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

歐榘甲

歐榘甲曰。中國之亡也久矣。若其復存也。實自政變始。聖主幽囚一週年。乃爲吾國民開獨立之基礎也。維新六君子流血。乃爲吾國民蘇建國之思想也。有獨立之基礎。有建國之思想。雖強隣入此室處。日施其潛移默化之術。欲使之就其範圍。而不可得也。雖僞政府徧布羅網。力加以漢奸土匪之名。欲使之仍其羈韉。而不可得也。嗚呼。戊戌政變。抱杞憂者。輒拊膺太息曰。中國亡矣。中國亡矣。而孰知未政變以前。中國若不亡。乃眞亡。旣政變以後。中國若旣亡。實萬無可亡之理乎。請舉其一二爲同胞告焉。一曰政變後之民心。一曰政變後之民智。

### 政變後之民心如何

一曰人知危亡。不肯安于守舊。自八股之廢也。繙譯書籍出版者。人人爭購。市爲之空。家家

言時務。人人談西學。有力者則自請舌人譯之。而快新睹。斯時智慧驟開。如萬流湓沸。不可遏抑也。及政變而入股復矣。然不獨聰明英銳之士。不屑再腐心焦腦。以問津于此亡國之物。即于高頭講章。舌耕口穡數十年。號爲時藝正宗者。亦謂誦之無味。不如多閱報之爲愈矣。是以士人應試。其數大減于常年。大抵一縣常年四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二千餘。常年三千人應試者。今則減至一千餘。夫前此科目之心何其熱。而後此科目之心又何其冷。則以漸通中外之故。即知不能不變。甯留此歲月以講求有用之學。不願再從事于蟬蛸之仕宦也。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一也。

二曰人慕歐風。多講求于西學。中國甲午以後。始稍稍言外事。然於外國情事。茫如捕風。渺如逐影。虛如書空。妄如捫籥。況其學派萬千。未有不臨流探源。而能知其毫末乎。於是壯志之士。知非遊學各國不可。羸糧厚者。或翱翔于英俄之都。取材美者。或聯翩于德美之府。樂德隣者。或星聚于扶桑之島。而海外各埠之有力者。并踴躍創建學堂。聘列國通政治經濟法律海陸軍法之士。以教育其埠中剛猛俠烈之子弟。以爲異日與萬國人才相見之地。蓋經政變後之波濤翻變。而國民輸入歐美文明之志。乃益急。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二也。

三曰人恥文弱。多想慕于武俠。外國教育必有體操。所以強其體魄。壯其膽氣。養成不畏強禦。不懼雷霆之志。然後內之以靖國。難外之以拒強敵。馳驅于破光爆裂肉震血飛之際。而



不懼。蓋體魄者精神之表。體魄衰落。則精神亦從之頹敗。志雖有百。而所行不逮其一。一人之精神頹敗。則一國之精神亦從之頹敗。故體操者強體魄實強精神也。中國自秦以來。武功未有出于域外者。固由其武器之不精。亦由學者埋首束身于章句之學。辭藻之末。所以衰其肌體。弱其腦筋。而無經略九洲橫絕四海之念也。流弊至今。遂至所謂學者皆軟弱如婦人女子。畏人如虎。自怯如鼠。有志之士。乃彙集同志。聘請豪勇軍師。以研究體育之學。其能備資者。或入外國海陸軍學堂。政變後民心之明。此其二三也。

### 政變後之民智如何

一曰知愛國。中國之民。不自知有國也。匪伊朝夕矣。其原因有二。一由歷代環中國者皆小蠻夷。無大國之相比較。遂自尊其國爲天下。朝野奏章文集言論。罕有自稱其國名者。或自詡爲天朝。通商以來。此風未改。蓋一統之制。誤之。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一也。二由歷代獨夫民賊。不欲民之有參議政治之權。離國家而爲二。別上下之崇卑。禁言朝政。禁談國事。以塗其耳目。以怠其心思。以使之易治。而民之受此壓塞者。亦自傷卑賤。無裨于時。往往謂我輩之家。朝廷且不能保護。途人之國。我輩亦何必干預。既忘國爲公共之稱。復嚴庶人不議之禁。此無愛國心之原因二也。自有此原因。而國之其存其亡。其盛其衰。其強其弱。其治其亂。皆顛倒出沒於一二獨夫民賊之手。而萬姓無人敢過問者。蓋視國爲私家囊中物矣。政變

以後。旅順。大連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等地。相繼一朝割畀于人。士民曾不聞知。而其民之爲所割棄者。受他人之淫暴。劫掠。種種無人理。曾不能如狗馬之愛惜。得全生命。於是乃大悟曰。國者我四百兆人之產業。非僞政府之所得私也。外人之敢于欺侮。侵奪我者。由國之弱也。國之弱由于人民無愛國之心。不圖革新其國。不圖維持其國。一諉在上者之濁亂專橫。若謂此爲在上者之私物。于在下無關也者。在上者遂得視爲自己之私物。可以輒自專擅。私相授受矣。若人民各有愛國之心。共商所以保此四百兆人之產業。不使盡隳于一二人之掌握。上與政府爭。外與外人爭。碧眼兒雖悍。豈能據大陸而有之哉。夫國與民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如之何弗愛。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一。

二曰知自主。生天地之間者。自非犬馬奴隸。皆有自主之權。此義在西國雖童子皆能識之。而在中國。則罕有知之者。其原因亦有二焉。一由呻吟于歷代專制政體之下。獨夫民賊。務爲嚴刑峻法。以收天下之權歸于己。使其下戢戢受治。奉令惟謹。無敢異己者。苟其挺然獨立。獨行其志。徃徃不爲朝廷鄉里所容。若列國之興民權。刎頸者數十萬人而後得之。而在中國。則以民權爲大逆無道之事。此政治上滅自主之權者。一由于深中陋儒之毒。桎梏于綱常名教之虛文。謬創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說。以爲上可虐下。下不得違上。而臣子之含冤負屈。草菅于暴君頑父之前者。踵相接。以是毀家亡國。

者不可勝數也。而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君得自主。臣亦得自主。父得自主。子亦得自主。夫得自主。婦亦得自主。非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夫尊而婦卑。可以奪人天賦自由之權也。不意今猶拾賤儒之說。作正權之篇。以亂天下者。此學術上滅自主之權者二。夫以中國之政治學術。抑人自主之權如此。倘無政變之事。以覺醒其大夢。則四萬萬人長此終古。至于滅種而不難。何也。彼不自知有自主之權。甘爲犬馬奴隸。瓜分之後。外人亦將以犬馬而烹殺之。奴隸而箠辱之。永無再見天日。種賤必弱。種困必亡。紅黑人種之將絕。其前轍矣。乃自政變以後。練兵籌餉。日以防家賊漢奸爲事。而國民乃大悟曰。吾民納租稅。盡忠義。以事其上。不敢有二心。今乃以吾爲賊爲奸。將何所託庇乎。且即託庇焉。亦不足恃也。彼旅大廣龍之民。曷嘗不翹首北向曰。庶其救我。然而僞政府則嚮之敵矣。且夾輔之以淫擄婦女。轟斃士民。佔奪家室。橫戮無辜。焚燒村鎮。以爲靖定亂民。以媚敵矣。國民其奈之何。此真所謂與民爲仇讎也。然而人人有自主之權。各伸其自主之權。以自保。未有不能保者。各盡其自主之權。以自救。未有不可救者。何必強希望于不能保我不能救我者。而求爲之保我救我乎。且即不能自保自救。但得稍伸其自主之權而死。猶勝于爲犬馬奴隸而生萬萬也。僞政府之伎倆。可無庸爲所愚矣。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二。

三曰知忠君。西人謂中國無忠君愛國之心。其民雖多不足畏。其國雖大不足憂。誠哉言乎。

然其原因則有數者。一則上無恩澤于民。上所求于民者。完稅納糧不爲盜而已。無所謂政治。無所謂教育。上下相親者少。二則民富自治之力。民所求于上者。食租衣稅。無騷擾而已。無進步之思。無參議之志。上下相通者少。三則秦漢以來。君驕臣諂。有立功名取富貴之念者。乃始折節用世。至于民則君門萬里。有舉世不見君王之面者。四則秦漢以後。凡據有中夏者。皆因循苟活。無大略遠志。祇圖國內無事。百姓馴擾。爲子孫之謀。五則自以入股取土。上以牢籠人才爲主。下以躐取爵祿爲志。上下各圖其私。曾無至誠之相結。其所謂君臣者。空文耳。虛名耳。夫以此五者之故。君不知有臣。民不知有君。如以無情無緒之人。演爲一部有情有緒之活劇於舞臺之上。安所知忠君之義哉。仁矣哉。我皇上也。爲救四萬萬人而行新政。爲行新政而受幽囚。如父母爲顧復赤子而受風霜。朋友爲報知己而捨身命。深仁厚澤。曠古無倫。讀戊戌四月以至八月力行新政之詔。凡在士民。無不感激流涕。誓粉身碎骨以報我皇上者。也是以今年萬壽聖節。乃遠而至數萬里外流寓之華人。若南洋日本美洲數十埠。莫不舉行慶典。北首叩安。並電達總理衙門。恭賀聖壽。又請皇上親政。以慰兆民之望。以安中外之心。東西人士。觀于其埠者。莫不拍手權躍。恭致頌詞。助我華人之祝。皇上且驚歎吾華人愛君之忱。何前數十年不見。而今日乃如是之悱惻也。嗚呼。孰知我華人之有君。始于今之。皇上乎。中國之知忠君者。始于今之華人乎。皇上文明。

蒙難。羣里同符。然而我國民誓所以維持之。復推行其變法自強之意者。將大有所在。政變後此論大起。民智之開此其三。

歐。集。甲。曰。凡。國。之。將。強。也。必。先。有。仁。人。君。子。爲。國。家。犧。牲。者。焉。猶。嚴。冬。大。雪。萬。物。皆。白。而。後。春。陽。溫。溫。草。木。勾。萌。發。達。也。苦。雨。淒。風。連。月。不。開。而。後。日。光。融。融。山。川。列。錦。錯。繡。也。當。歐。洲。百。餘。年。前。革。命。之。慘。至。于。血。河。頭。山。然。而。其。文。明。之。度。即。以。此。而。大。增。日。本。浮。浪。之。起。殉。難。者。無。數。然。而。變。法。三。十。年。其。文。明。進。步。即。可。與。歐。美。並。列。然。則。我。中。國。之。戊。戌。政。變。謂。文。明。之。運。將。至。亞。洲。大。陸。而。先。爲。嚴。冬。苦。雨。焉。可。也。同。胞。君。子。其。勉。爲。國。家。犧。牲。以。造。後。來。春。陽。溫。溫。日。光。融。融。之。世。界。焉。可。也。

### 論建嗣卽爲廢立

麥孟華

甚矣哉天下之易欺也。去冬立嗣事起。海內之士庶。外洋之商民。皆知其卽行廢立。莫不忠義奮發。聯名電爭者數千萬計。民氣之壯。愛國之切。實爲中國二千年所未有。及舉行萬壽之詔下。遂以爲廢立之事不果行。則百晏然如故。不復爲慮。事旣逾月。而海內之臣子。未聞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闕以死爭之者。更不聞一人急君父之仇。發憤而勤王討賊者。豈忠義之熱心。不逾月而頓冷哉。無亦以爲今止立嗣於事無害。姑徐俟之。虛而與之委蛇。邪。嗚呼。此正僞政府之所逆料。知天下之必受其愚者也。

僞政府之決志廢立也久矣。九月天津閱兵。定謀篡弑。迫不及待。八月政變。遂乃幽囚。皇上然尚有畏憚。不敢徑行廢立也。託詞於懇請以箝天下之口。藉名曰訓政以嘗天下之心。行之十有餘月。天下臣民寂不一動。彼知天下之可欺而易與。雖篡廢而莫敢誰何也。於是決計廢立。棄春秋方富之聖主。而忽爲前帝立嗣。改元即位。固在指顧間矣。幸而士民電爭。忽出彼意計之外。彼懼動天下之兵。暫戡逆謀以圖後舉。然固已行廢立之實。而暫避廢立之名耳。嗚呼。聖主幽囚。國儲建立。萬壽方舉。典禮均停。而猶敢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而天下亦從而信之曰。是建嗣。非廢立。天下固有同此事實。而一易其名。可令天下之人。易怒爲喜。易憂憤爲欣慰者。是猶中國爲西人所瓜分。土地爲西人所割據。而美其名曰租地。曰劃界也。故可一言以決之曰。建嗣卽爲廢立。不分二事。請揭逆蹟之顯證。以爲天下告焉。

國朝家法。不立太子。列祖列宗之聖訓。諄諄懸以爲戒。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自雍乾以來。立嗣之制。皆由皇上密簡賢良。書名緘置於正大光明殿額。俟顧命時。始令親信大臣啓視。一正儲君。卽登大寶。此歷聖相傳之定制也。今皇上聖壽三十。春秋鼎盛。帝堯之九男。文王之百子。皇嗣衆多。正未有艾。若非廢立。何至以方壯之年。遽敢決其他日之無嗣乎。且國朝立嗣。皆於大漸之際。然後明定國儲。皇上聖體康強。中外臣工所共見。

今無端而忽爲此舉。皇上雖存彼固視之若亡矣。夫我朝定法。天下臣民敢言立嗣者。斬。乾隆六十年。將冊立皇太子。利坤私進如意。仁宗即位。聲其大逆。明正典刑。其立法至爲嚴重。乃利國便民之新政。則謂非祖法而反之。於亂賊篡逆之奸謀。則顯悖祖制而行之。且無祖法。可有於皇上哉。且彼非不知祖法者也。特自皇上幽囚以來。逆賊之廢視。皇上也久矣。今日之舉。彼固謂非背祖而立嗣。實無主而立君耳。自此以後。一切皆取辦於大阿哥。故天下皆曰立嗣而賊黨則固以爲立新君也。其言雖曰立嗣。其心則直以爲立新君也。無論篡廢之必不能緩。即使皇上永擁虛位。而舉朝之臣心目中皆無此君。則不廢之廢。固不止視若贅旒矣。故止謂其敢悖祖制。猶不盡知其心蹟者也。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一也。

我皇上之入承大統也。實西后之所自擇。固利其少主而可以臨朝也。當時諸臣有請爲穆宗立嗣者。皆斥以祖制不得立嗣。今無故而忽爲此舉。豈昔則祖制不可背者。今則祖制固可背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皇上既承穆宗之統。固即可爲穆宗之後。然縱不遵此義。亦宜以他日之嗣皇帝爲兼祧。且穆宗奉安山陵之時。固有他日皇帝生子。爲今皇帝之嫡子。即爲穆宗之嗣子之諭矣。乃盡反前言。置皇上於不議。不論而突爲穆宗立嗣。是直以皇上爲官場之署理。尸視之代庖。文章之過脉。也是

皇上之御宇二十餘年。不過以穆宗無嗣。暫爲攝理。今既立嗣。則大統爲穆宗嗣子之大統。天下爲穆宗嗣子之天下。皆即當舉以還之。而皇上本一無所有也。即使賊黨果不篡廢。而皇上一無所有。不廢而甚於廢矣。且視爲暫攝。是不特廢其見在之位。且并廢其以前二十五年之天子。而不得列爲天子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上之。三古外之五洲。皆未嘗觀此奇變。而猶號於天下曰。是建嗣。非廢立。是沒人之慮。舍籍人之財產。舉而盡付之他人。而曰我非奪之也。是決人未殊。而曰我非殺人也。建嗣之即爲廢立二也。且立一人於朝廷。而天下咸奉爲君者。非謂其徒擁虛名。固謂其能有君之權能行君之職也。政變以來。皇上用人行政之權。已盡奪於賊黨之手矣。至君職之大者。則曰奉祭祀也。御臣下也。今奉先殿大高殿之祭祀。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恭代行禮矣。皇極殿之行禮。皇上幽閉不與。而大阿哥親率王公大臣矣。彼行天子之實職。皇上僅縻天子之虛名。盡奪其權力職分以授人。而仍加之以囚禁。是豈待策收璽綬。移避外邸。然後始爲廢立哉。且立嗣之僞諭。明言大統之所歸。是已驅諸臣之精神奔走。移而奉於所立之嗣矣。況大統既有所歸。則大統必有所去。彼雖欲掩耳盜鈴。固已自吐其實矣。此建嗣之即爲廢立三也。

要而論之。皇上之廢與非廢。但問其親政與否耳。皇上而不親政。則擁萬乘之尊。曾無



匹夫之權力。居至尊之位。不及布衣之自由。蓋自政變以來。行無形之廢立也久矣。今凶饒益張。悍然行有形之廢立。此而可忍。則他日房州之置。砒鳩之毒。又孰從而阻之。孰從而討之。嗚呼。一國不能有二君。有所立必有所廢。顯置一人以著代。彼固無地以位我。皇上矣。廬陵既廢。武后即易唐為周。孺嬰雖置。王莽即以新篡漢。以古例今。事出一轍。其期要當不遠矣。

廢立之迹。既如是之彰明較著矣。而天下之人。猶晏然不相發憤者。何也。曰彼所以眩惑天下之耳目。箝塞天下之言論者。謂立嗣出於皇上之懇請也。皇上自幽禁以後。用人行政。絕不與聞。一切上諭。皆出於偽政府賊黨之手。故凡不利於皇上之事。必假皇上之名。以宣告天下。一若皇上意所自欲。而彼實不預聞者。且若彼實有大不得已者。此固歷朝篡奪之故智。而偽政府屢用之以愚天下者也。夫謂皇上為懇請訓政。而天下信之。謂皇上為懇請立嗣。而天下亦信之。將逼近禪位。謂為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至有臣子所不忍言之事。謂為皇上所懇請。天下亦將信之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斯固不待辨而天下可共見者也。

然則皇上其遂廢矣乎。曰是在我臣民而已。君所與立者民也。民所歸往。匹夫可躡帝位。民所離畔。帝王亦為獨夫。况乎君臣之位久定。順逆之勢顯殊者哉。故呂氏非不強縱也。而

民皆祖劉。產祿卒以夷殄。武氏非不强盛也。而民思唐室。中宗卒以復興。烏有四萬萬人所共愛戴之君。而區區二三賊臣。足以奪而廢之者哉。衛人立晉。春秋與之。以其爲衆之所立也。無位者且可擁戴。况二十五年服事之聖主。豈遂不可救以復辟者哉。夫日本國勢與我中國最同者也。明治以前。大將軍專權跋扈。擅政數十世。非止如榮剛諸賊也。天皇守府。無異今日之皇上也。止以千百義士。激發忠憤。勤王討幕。前仆後興。卒使幕府歸政。天皇復權。遂蔚成維新之業。今中國事勢。不難於日本。士民之衆。且百倍之。吾以爲無忠義之心。則已耳。果其有之。則以順摧逆。勢如拉朽。雖百榮祿剛毅。何足畏哉。且夫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困迫。爲人子者。無不奮力併命。以復其仇而急其難。皇上忘身捨位。變法救民。我四萬萬人之慈父也。有四萬萬人之子。而不能脫慈父之厄。是皇上之廢。不廢於榮剛不廢於西后。而直我四萬萬人廢之也。白人每詆我支那人愛國心少。今民氣方張。誠增助其愛力。即可成安劉興唐之業。我同胞其有念慈父之危者乎。豈以四萬萬人。而見屈於二三賊臣乎。其勿忠義後於日本。而終爲白人所醜詆也。

### 論義和團事中國與列強之關係

麥孟華

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於是德法諸國。大集兵艦於天津。要北京政府以二月平復。否則須以兵自平之。而中外各報。亦皆譁然。謂北京政府。實陰袒義和團。以與西人爲難。此難實

未易平也。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自治之主權。將由是而盡失。外人干預吾內政。將由是而愈甚。中國之亡。其在此乎。夫國土無大小。國勢無強弱。既爲獨立之國。即有自主之權。故吾國有害於他國者。則當竭力以除之。加意以衛之。而不令彼之稍受其禍。若他國有害於吾國者。亦可正言以斥之。嚴詞以拒之。而不容彼之橫溢其權。蓋衛彼者所以盡外交之道。而拒彼者所以完自治之權也。今以堂堂大國。有盜不能自治。雖無侵治失權。已爲大恥奇辱。況乎行詭秘之醜謀。託奸宄以自保。外招強鄰之侵侮。內損應享之利權。而主之者方自欣然以爲得計。不知彼將有異謀。因而用之以爲利耶。抑止求自保其歌舞之湖山。咫尺之園林。而國權之得失。國民之利害。固非所計耶。誠不知其是何居心。而必出此恥辱無聊之下策也。

悍矣哉。西人之侮我中國也。國於大地之上。號稱爲國。而不畏他人之凌脅者。以其行政施令一切可以自由也。人失天賦之人權。斯不可以爲人。國失自由之國權。斯不可以爲國。故公法國中自主之內政。非他國所得預聞。若可預聞。即非自主之國。西人之不以自主之國待我也久矣。要鐵道。索鑛產。則侵我財政之權也。租港口。張勢力圈。則握我土地之權也。阻我加稅。則奪我稅則之權也。勒我革官。則干我用人之權也。一切行事。皆已夷我如其藩屬。今又涉我內政。其所以凌肆而侵柄之者。方驟進而未有艾也。然彼非理之事。必飾以至美。

之名。今之此舉。彼固謂若之內地有亂。於我商務有礙也。於我教民有損也。若不自平。我不  
得已代爲平之。然我止代平賊。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預。孰不可預。賊不能徒平。必將代吾練  
兵。且必將代吾籌餉。代吾執政。而猶曰實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猶七十年前土耳其內亂。英  
法俄三國犯公法而預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嗚呼。行則桀也。而言則堯言。實則  
蹠也。而名則惠名。此其術固置中國於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而吾國民猶多茫  
然不以爲怪者也。

然狡焉思啓。何國蔑有。此固有國之恆情。且我有亂而彼受其害。我不護之。而彼乃自求護。  
此固不能責之外人也。物先自腐。而後蟲得而敗之。木先自朽。而後蠹得而生之。誰生厲階。  
固不能不痛恨於僞政府之至愚極妄也。夫國勢之弱。誰不憤之。然必任賢才。行新政。赫然  
奮發。然後國體可興。外侮可禦。我皇上奮然變法。百日之內。未嘗一聞外人要挾之事。此  
其明效大驗矣。乃幽廢聖主。誅捕忠賢。反弛新法。規復弊政。而徒袒庇於姦宄。倚任其邪  
術。聞義和團有符咒。能兇槍砲使不然。又能使處子鍊術。可持燈行空中。僞政府極信之。以爲足禦西人。至爲可笑。是以積弱爲不足。而欲速其亡也。自古

無此治體。亦自古無此政策。雖昏騃童豎。且猶知其不可。而顧安然倚之。此固其愚之不可  
及者矣。天下無孤立之人。天下亦即無孤立之國。故立於列邦之間。無不有交際交涉之事。  
欲求自立。亦惟自強。從未有絕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開。數十年矣。通聘之使。冠蓋相

望已通者不能復塞。已開者不能復閉。天地自然之理也。日本明治之前。大倡尊攘之說。既知王可尊而夷不可攘也。故幕府既傾。即易鎖港爲開港。而維新之治遂成。今中國止可言尊。王而不可言攘。夷明矣。乃以內政不修。致人迫辱。不反修其政治。而忽欲以五十年前閉關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夫外人之耽耽於中國也。磨牙張爪。環伺其旁。雖無瑕隙。猶且無端而要求。無端而恫喝。無端而割地。今之橫挑其釁。故激其怒。顯授以間。是患其要求之少。而招之來。慮其割地之緩。而導之速也。諺曰。開門揖盜。此匪直開門揖之。且攬祛以邀。取貨以納也。以此謀國。豈不異哉。此又其愚之不可及者也。

雖然。彼固非不知其害。而全嘗於事勢者也。竊嘗窺其深意。察其用心。其用意蓋有二端焉。一曰。仇視漢人而遂并及西人也。大清之入主中國。二百餘年矣。雖不能盡泯滿漢之界。而漢人久已渾然忘之。固未嘗外視滿人也。乃數年以來。彼忽更自生分別。自劃界限。自起疑忌。明目張膽。大號於天下。而斥漢人曰家賊。曰漢奸。而漢人者其種至昌。其數至繁。彼所倚以爲國者也。殺之不可勝。驅之不可盡。逐乃思絕其生路。近言新法者皆漢人。彼遂以爲新法者。漢人之利。滿人之害。誠絕新法。即可絕漢人之生路。而漢人之所行新法。所言新學。又皆輸自西歐。彼不達外情。遂又以爲西人者。固與漢人同其流派種類者也。於是本夷雍漢人之心。并爲惡絕西人之事。且皇上幽廢。西人每請覲之。新黨捕逐。西人每保持之。則

更觸彼之大忌。故前此之喪師。未或以爲痛也。前此之失地。未或以爲恨也。前此城下之要盟。治外之法。權未或以爲恥辱也。獨至此而惡絕之心。無以自已。非不知惡絕之可爲害也。然以爲其害要求而已。割地而已。吾國甚大。多割數地。何足輕重。但使滿人不至震動。園林不至驚擾。則人民之爲其牛馬。爲其奴隸。則亦漢人受其苦辱。滿人安然無與也。彼固棄其土地於他人。棄其人民爲牛馬奴隸。而無所顧惜。又何有於國權之維。國體之辱哉。又何所愛惜。而不與西人爲難哉。故曰。其原因在仇視漢人也。

一曰專倚俄人而遂輕視諸國也。甲午之役。俄人俟日本索取遼東之後。起而取之。舉而還之中國。於是中國昧時之士。以爲諸國之親我愛我者。莫俄人若。而俄人復餌以甘言。誘以親好。而政府遂倚爲輿援。旅大之割。忻然授之。無難色。爲時未幾。而遼東亦入其掌中。彼僞政府亦稍燭其奸矣。然方仇漢人。以滿人必不足敵之也。思聯強俄以爲助。而俄方耽視北方。欲乘機以肆其攫噬。乃亦迎合其意。曲與和親。而營口至京之鐵路。俄人不動聲色而得之矣。夫俄人虎狼。何所愛於滿洲。彼豈不知之哉。特滿漢之界方嚴。寧利他人不利家。賊寧亡國於俄人之手。必不令漢人之得伸。故前日之聯俄。誤信之而誤受其害也。今日之聯俄。明知其害而故倚之也。與俄既合。以爲他國皆不足相抗。雖有列強不足復慮。故其行事愈橫肆。其外交愈墮敗。馴至有今日四國之事。然哀的美敦書。雖日馳於朝。而彼且媪然視之。

以爲俄人必爲我助也。然既有利益均沾之約。諸國豈能坐視俄人之獨得其利。譬猶割肉飼虎。而羣虎環伺。一虎得肉。羣虎必不能帖然。肉之不盡。勢必不止。故遂任諸國之侵我政權。而莫可如何。夫漢人固猶是其民也。乃以夷壓其民之故。甘割土地於人。甘授政權於敵。寧兩失之。而決不使其民稍丐恩澤。賊臣賣國。其狠心辣手。乃一至於如是之慘酷耶。乃一至於如是之決絕耶。

夫彼既有此二端之用意。則此事固不能籌辦。而他日交涉糾擾尤多。彼既存輕慢之心。外人將尤爲要喝之舉。禍患相尋。正未有已。彼之割地棄民。漠不關意。誠亦無所顧惜矣。而吾民之受轄外人爲牛馬爲奴隸。則固身受其蓄者也。彼忍棄其民爲牛馬奴隸。吾民寧忍身受其蓄。而瞑目坐受。不思設法以自救耶。且夫國家者國民之積。國權者人權之積也。國家之衰弱。由於國民之無權。吾民前此之蚩蚩。舉保衛身家之事權。皆奉而致之於上。今莠民作亂。不能爲我弭安。外國侵凌。亦不能爲我禦侮。既無人以事其事。其權棄而莫舉。若不收而復之。權不能虛懸。而無薄。其勢必歸於外人。與其授權於外人。何若收權以自保。人權既保。則國權可因之而張。國家亦因之而盛。上之聖主可以復辟。下之生民可以安業。亦何慮奸賊之仇壓。與外人之迫脅哉。夫人之慘痛曰軛。制民之窮苦曰無歸。外將見軛於人。內則見棄於上。牛馬之慘。事在目前。牛馬者吾民之痛。奸賊之膜視宜也。而吾四萬萬人獨能

聽之耶嗚呼其將何以自擇矣

### 續論義和團事

麥孟華

義和團起於山東。延及直隸。勢日猖獗。遂焚毀京津之鐵路。轟然暴動。而通商諸國。遂紛紛調兵至北京。麥孟華曰。有是哉。中國之危殆也。夫義和團之闕然擾亂。仇殺西人。其爲莠民召亂。無足道矣。雖然。吾不能不深痛我民之愚。而貿然以此亡我國也。義和團之舉事也。以扶清滅洋爲主義。豈不謂外人之割我土地。奪我利權。干我內政。陵迫侮辱。使我國勢窘蹙。而不能自立。人民窮屈而不能自伸。故積怨發憤。遂出此下策。以求一洩其恨哉。然而外有見侮之事。者。實由內有可乘之隙。書不云乎。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我必弱昧。乃招外人之兼攻。我必滅亡。乃致外人之取侮。物先自腐。然後蟲生。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賣此土地。鬻此利權。棄此內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惡固在於權奸亂賊。不除其害。則雖外人不來。而禍亂正未有艾也。且彼日云扶清矣。然亦思今之握大寶。臨天下者。其爲太祖太宗之子孫乎。今日之柄大政。執國權者。其爲愛新覺羅氏之統胄乎。女后擅權。奸臣竊國。而傳祖位承國統之皇。上乃受幽閉於瀛臺鐵屋之中。則雖盡絕外人。盡拒諸國。要不過敵精神以安奸賊之身。出死力以張奸賊之餒。於扶清固無與也。且前年皇上變法。外人歛手。三月不聞要索之事。政變而後。奸賊篡國。於是鬻權賣地。日有所聞。由斯而譚。則外人固不足



以危亡我中國。而奸賊則真能覆我宗祀。而奴我種族者也。不此之憤。顧彼之仇。則是憤其干預者。復自取其干預。適足速列強之瓜分。而自取覆亡之慘。其於國事。究何益矣。此吾所以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之無裨於事者也。

且夫古之所謂英雄者。其主義不一。端其成敗不一。轍而要必以君國爲心。其業成志遂者。無論矣。即其事敗身喪。而所謂破壞主義者。亦必有裨於君國。有益於國民者也。秦嬴殘虐。民不聊生。而威力積壓。無人能脫其軛。縛於是勝。廣突起。首發難以嬰其鋒。王莽篡逆。傾覆漢室。而威力積壓。無人敢犯其凶。燄於是翟義發憤。首舉義以挫其威。武氏擅縱。將移唐祚。而威力積壓。無人敢逆其雄。威於是敬業勃興。首勤王以討其罪。之數人者。志業不遂。旋即敗。滅後之論者。遂笑其草澤擾攘。適爲眞主之驅。除誣其建義稱兵。實由失職之怨。望然當民氣旣敵。人心盡死之時。而獨以一人奮起於積威之下。不惜以此身爲國家之犧。牲提倡大義。振國民之精神。奮臂大呼。導豪傑之先路。卒之豪俊繼起。遂以光復國祚。殄除凶奸。雖其功業不終。而其舉義之心。固欲有裨於君國。有益於民生。而非欲徒爲擾亂者也。今中國事變急矣。權臣僭竊。不後王莽。聖主幽廢。有甚廬陵。而莽莽二千萬里。芸芸四萬萬人。類皆偷忍相安。熟視無睹。曾不聞一人一士。奮發忠義。爲翟義敬業之莫謀。而惟此暴徒竊發。莠民煽動。相率而爲黃巾赤眉盜賊之事。依附奸賊。庇逆黨之餘威。仇視外人。爲野蠻之舉。動徒

以招外人之笑。罵速列強之瓜分。中國雖大。寧得尙謂有人耶。此吾之所不能不深痛吾民之愚。而知閔亂至無裨於事者也。

故要而言之。中國之禍在外。侮而其禍本則在內。患除中國之禍在禦外。侮而除其禍。本則在先平內。患夫中國自古之亂於外人者。固未有甚於晉之五胡者也。然亦由永康之間。南風肆虐。賈充竊政。內治秕紊。故五胡得乘隙以肆其凶鋒。然五胡野俗。犬羊奔突。猶可以兵力制之。今日諸國之以文明相競。以政治相逼。絕非五胡之比。無論我無兵力以制之也。且通商互市。地球公例。自非野蠻土番。必無閉關獨立之事。既不能絕其交涉。又豈能禁其窺伺。故我國民自求振拔。欲禦外侮而杜敵謀。必先除內患。以興政。治譬之人也。心腹腐敗。而毒癘發見。遂至手足潰爛。外邪交侵。爲之醫者。必亟治其心腹之病。然後加以培養。固其元氣。則手足外邪。不待藥而自愈。若但敷治其手足。攻伐其外邪。則下藥未終。而生命已絕矣。今之中國。勢亦類是。外國之侵。割手足之潰爛也。奸賊之縱橫。心腹之腐敗也。若不鋤權奸。以去國蠹。扶皇上以復新政。則元氣凋瘵。雖日傳千金之藥。必無救於死亡。况塗以砒毒。激而速其潰爛哉。且獨不見日本之維新乎。慶應之間。諸國劫盟。囑喝要脅。國勢屈辱。於是民心憤湧。仇視外人。日焚夷館。日言鎖港。既乃知夷之終不可攘。而謀國之本。又不在于攘夷也。於是藉攘夷以尊王。藉尊王以覆幕。府舉國之士。皆以覆幕爲專圖。迨乎錦旗東指。幕

臣乞降大政。既歸而敵患亦息。內患既除。外侮自靖。是固其明效大驗矣。我國民誠憤國勢之屈辱。奈何舍日本維新之大業而不爲。而徒如黃巾赤眉。日爲此野蠻之舉。動而自速其亡滅也。

故日憤外人之干預。而外人且議派兵平亂矣。日憤外人之陵逼。而外人固且調兵入京矣。倘有損失。更索賠償。而彼奸賊者。仍惟是鬻我利權。賣我土地。以求息事。而取媚於外人。夫奸賊惟知篡竊國權。以恣其欲。仇壓漢人以絕其患。雖盡神州淪爲異域。於我國家無所顧惜也。於我人民無所顧惜也。彼視我民本如草芥。於我國本如秦越。其賣國鬻民。亦何足貴。獨彼西后者。國家本其自有利害。亦所身受。使其退老願和。歸政皇上。則百政具舉。國勢日強。外無侵陵。內無擾亂。其安富尊榮。固自百倍於今日。而必委任權奸。幽廢皇上。事變日起。危殆日甚。岌岌不可以終日。乃至託暴徒爲黨。援結莠民爲羽翼。愚亦甚矣。以此之故。且至強鄰責言。敵人詰脅。遂倉皇狼狽。始下禁散之諭。而究無以自解於隣敵。彼縱無惜於我國民。有憾於我皇上。其自謀無亦太左耶。然吾民方憂外國之逼。迫乃反開釁以導之。來方憤奸賊之制壓。乃反聯結而扇爲亂。則吾民之愚爲更不可及也。於西后又何責焉。於奸賊更何責焉。

論非 皇上復政則國亂不能平定

麥孟華

義和團勢既鴟張。擾亂於津沽東直之間。斷電線。焚鐵路。縱橫肆擾。北京大震。且又仇視外人。焚毀教堂。肆其擾害。且有戕害日本公使館書記官之事。於是各國顧駭。紛紛調兵遣艦。外兵之集於北京者。且將萬人。夫義和團一跳梁小醜耳。方其初起。命一幹吏足以平之。即今日勢已橫悍而亂民烏。合遣一將調一軍。亦即足以平之。而西后溺於奸賊守舊之大臣之奸。謀稱爲忠義之民。極其庇護之力。倚之爲黨。援資之爲羽翼。自起事以迄今。日初未聞有調將派兵之事。甚至黨庇匪徒。反與外人爲敵。盡力抗拒。致外兵砲擊大沽砲臺。以此一匪徒之故。遂不惜絕十數之邦交。以決其私。且夫西后之與奸賊。其所以力庇團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張滿人之勢。而可鋤我漢人也。且以其能言扶清滅洋。合彼愚謬守舊之見。以爲即足以抗敵外人也。而其尤處心積慮陰謀奸險者。則藉其勢力爲己聲援。以遂其屢試而不敢逞之篡奪弑逆之謀。今將一舉達之。而謂人將莫敢抗也。以此數端。遂悍然不顧。出此下策。援十餘省之民心。絕十數國之交。好中國之勢。危於累卵。而西后與賊臣。反侈然自以爲得計。嗚呼。其愚惑狂謬。自取滅亡。曾何足惜。而獨不能不切齒痛恨於彼。以篡逆之奸。謀而竟亡我二帝三王千數百年所遺傳之中國也。

夫義和團一暴徒耳。曾無知識。惟知擾害。焚殺縱掠。無所不至。內之則數省之民生受其荼毒。外之則各國之人士懼其危害。及今不平。燎原將熾。內國固身被其害。外人亦即不能安。

而西后與賊臣。方倚爲黨援。資爲羽翼。徒言定將痛勦。徒遣賊臣招撫。以杜塞外人之口。塗飾士民之耳目。而究未嘗命一將派一兵。出以勦除之實力。於此而望之平。匪此必不可得之事也。今外人日言自平。調兵已將及萬矣。然匪徒竊發。起滅無常。一遇重兵。必將竄伏。匿跡潛踪。鄉僻遼遠。勢固無從搜捕。若留重兵以防之。則萬里運兵。萬里轉餉。所費旣極不貲。若事定而撤兵。則竄伏者又將竊發。備不勝備。防不勝防。可暫遏其凶。必不可盡絕其根株。且義和團即可撲滅矣。而外兵旣張。人心必激。防民之弊。甚於防川。脫萬一或有莠民。因其憤心。潛爲扇惑。則何地不可以生亂。何時不可以生變。便有暴徒攘臂。仍爲義和團之續。則禍勢難防。實恐非外人之利。故以外兵而平內亂。此亦未可行之勢也。然則今日之大勢。可觀矣。欲中外之相安。莫如匪亂之速平。欲匪亂之速平。莫如請我皇上之親政。蓋皇上之親政。固必能靖亂黨而睦隣國。安人心而絕亂萌。而其效有可立覩者也。政府之腐敗極矣。不能自平其內亂。乃至外人之要逼。乃至外人之調艦派兵。自棄內政。已爲恥辱。猶復倚於奸匪。恃爲黨援。此固古今中外未嘗聞此政策者也。且通商方睦。忽爲鎖國之謀。玉帛方新。忽倡攘夷之說。此尤生番野蠻之舉。動外人謂我國已無政府。殆非過也。故今日欲治中國。不能不立新政府以主其事。我皇上聖明英武。知人善任。神武之略。實能戡定艱難。特以久受幽廢。不能親攬大權。故坐視禍亂。而卒無可如何。若一旦復政。親總

萬幾除凶暴之賊。臣定指揮於廟算。命將出師。決計征勦。則烏合之暴衆。豈能當焯燁之天師。且下之從上。如草偃風。西后與賊臣。素有厭惡外人之心。故匪徒從風乘機而肆其侵害。我皇上經國行政。首注意於睦隣。前年之招待德亨利親藩。優禮賜坐。館之別殿。其見法國使臣也。且佩其國之寶星。其交接外人。無不竭誠加禮。於外人之教堂。各國之商務。亦靡不殷殷保護。唯恐有傷。若使復位。則下民觀感。必無膜視外人之心。且國法既嚴。犯者必罰。則小民畏憚。尤不敢妄有毀傷。蓋以危爲安。以亂爲治。一舉而效可立覩者也。夫西后與賊臣。惟知愛護咫尺之園林。爭固一身之權寵。耳國家本非其所有。則本無關係之心。權位皆從篡奪而來。則惟謀盤據之固。雖神州陸沈中原糜爛。彼亦苟且偷安。以肆其耄暮數年之樂。豈肯勞神力以安我民命。更豈肯謀政策以護及外人。若我皇上則天下固其自有承祖宗親傳之統緒。爲億兆赤子之父。母謀之惟恐不善。保之惟恐不力。豈待外人之要逼。然後謀平亂之方哉。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靖亂黨而睦隣國也。

且我國民之愛戴我皇上也。愛若慈母。畏若嚴師。凡在含生。莫不謂吾君之可恃。故行新政者九十日。而天下想望太平。當其時。外無要脅之事。內無反側之謀。及夫戊戌政變。皇上被廢。舉國震駭。如失母之嬰兒。焦慮旁皇。抑鬱無計。其豪傑之士。忠義憤發。咸謀勤王之舉。各懷復辟之思。而其下之桀黠者。亦無以爲生。遂不能鬱鬱久居。奔走而流爲盜賊。蓋

皇上在位。民氣皆蘇。類皆爭自濯磨。以待皇上之輯用。及皇上見幽。新政盡反。困窘憂鬱。生機已絕。於是強有力者。遂以為盜與饑死等死耳。而為盜尚可以除死。則皆沈吟草澤。率其不馴之性。滋其為亂之心。故無論西后與賊臣之黨匪徒而不討也。即使命將出師。奮然勦擊。然人心思亂。雲蒸霧合。一夫攘臂。百室從風。亂機四發。無從征討。羣盜滿山。賊竄可盡。雖有智者。莫善其後。蓋古人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者也。若皇上臨朝。復操大柄。則上有新政之施。下有復生之望。有罪者有自新之心。有才者有自見之路。則得各奮其精神才力。爭自磨勵。以待用。寧復有遺力餘暇。以謀為亂之事哉。上有聖主。則下無亂民。故曰。皇上復政。則可以安人心而絕亂萌也。

然而今日之事。雖亟。願和之園林無恙也。奸人之權寵如故也。西后與賊臣。其能輟篡弑之陰謀。而以大政歸我。皇上乎。曰。我國民惟求之。各國合各國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復位而已。夫戊戌之變。各國人士。非不惜我新政之中途而忽廢也。非不痛我。皇上之聖明而見幽也。然以為此我之內政。故各國顧視。莫肯過而干預其事。今則害及其身矣。豈復能晏然坐視。夫各國之遣兵派艦。紛然不絕於途者。固將以保其使署人民商務也。若能救我。皇上復政。則不費一兵。不出一餉。而各國之使署人民商務。必能保全。各國私計。豈無大利。且西后前年之臨朝。固謂國事多艱。故復出而訓政也。今訓政三年。國事反更多艱。且荼毒

中於生民禍害及於與國。即曰訓政而訓之有損則復之。皇上理固當然。各國倘起而責言。出而仗義。則義舉公言。實爲我國民所深感。且日之於高麗也。扶其自立。背犯公法。至於用兵。英之於土耳其也。保其土地。至死士二萬餘。糜餉七十萬。夫用兵與糜餉。謀國者所至畏也。而英日猶不顧惜。必以干預高土之事。豈不謂其於已有關係耶。然今日中國之關係。其重大乃過於高土。而扶助之力。則又不死一士。不費一餉。而又可上收仗義之美名。下得私計之大利。夫亦何憚而不爲哉。且今日之事。固我國之大害。然亦地球全局之所關也。皇上不出。則事變必猶未已。事變未已。則各國之商務。必將有所損傷。且脫有不測。或欲行其分割之私。則譬如投肉於地。羣虎並爭。強者必欲多取。弱者必無少讓。機牙錯立。相逼而來。則和平之局。勢必易爲爭奪。亞東之大陸。遂爲干戈之場。兩敗俱傷。勢所必至。且權勢少偏。得失立見。爭奪之下。必無兩全。而我國人心積憤。潰裂四起。我國旣糜爛矣。兵戈之下。諸國亦何利哉。故今日之策。莫如復我皇上。旣可靖亂民而睦鄰交。且可保和平而擴商務。計固莫善於此者也。然皇上欲出。倘仍北京。則西后掣肘於上。賊臣逼脅於下。雖有復位之虛名。必無行政之實效。惟移駐南方。立新政府。則發政施令。皇上旣得總大權。平亂睦鄰。我國可即得安治。此惟各國所利圖。抑我國民所感禱者也。若夫我國臣民痛國種之淪亡。念君父之危阽。奮發忠義。敵愾同仇。則義旗所指。天日重光。小醜么麼。寧能抵拒。權操於



我而不必假手於人。燕雲十六州。豈果無此豪傑忠憤之士耶。其有能起而倡我國民之氣者耶。嗚呼。此實不止包胥存國之功。五王復辟之烈也已。

## 論今日疆臣之責任

麥孟華

團匪肆亂。北方糜爛。東西諸報。喧言南方疆吏。組合聯邦以保固南方。麥孟華曰。是誠疆臣之責任哉。是誠疆臣之責任哉。夫權奸賊臣之庇助團匪以仇敵外人也。其喪心病狂。至愚極。以爲果足以斥絕外人也。然以一國而抗數邦。雖愚者亦知其不敵。況以中國之積弱。當東西之列強。奸賊中甯無黠者。豈不知必不足以取勝哉。然持漢人疲滿人肥之主義。以爲他日失敗。賠償者漢人之膏血也。割棄者漢人之土地也。奴隸者漢人之人民也。洋人與漢人二者皆吾所痛嫉。今驅漢人與洋人而鬥之。勝則滿人蒙其福。敗則漢人受其禍。兩敗俱傷。我滿人尤爲得計。於是不惜以二帝三王。列祖。列宗。數千年相傳之天下。一擲以快其私。於是明號大令。號於天下。以排外之宗旨。聳動天下之亂民。擾亂既極。禍害必中於南方。外則召列國之瓜分。內則被團匪之滋蔓。二者皆事勢所必至。疆臣受命守土。分地治民。其瞑目塞耳。以坐待國家之傾覆耶。其斂袖拱手。待外人之來而奉以地耶。其任匪黨之蔓延。俾大江以南。併命而受其塗炭耶。抑有所不忍而謀所以補救之耶。積薪之厝火已然。大厦之傾壓已及。誠不知其何以待之也。且國事艱危。大局險迫。北方潰敗。惟南方奮立。則

中國尙可保全。故雖以草茅愚賤。莫不北向發憤。其豪傑有志之士。且將仗大義。捐身家。以赴國家之急。而身受國恩。手握兵柄。坐擁兼圻之疆。吏乃反局外觀望。坐視敗亡。則是今日之中國。不亡於義和團。不亡於慶端榮。剛諸奸賊。而直亡於南方數疆吏之手也。其將何以對我皇上。且將何以對我四萬萬之國民哉。且以私計言之。戊戌以來。所以馴伏而不敢動者。固以奸賊挾朝命以號令我。倚大力以制抑我。一動即身受其禍也。今日僞政府傾矣。奸賊諸人。倉皇救死。首領且自不保。豈有餘力以及人。且諸省督撫。旣顯拒權奸排外之令。擅訂保護外人之約。主義旣成。反對形勢。且將衝突。旣顯與權奸絕矣。即使無事。彼奸賊豈復能相容。脫令奸賊猝遣奸黨。取受兵符。其將取皇上命守之土地。南方人民之生命。付之奸賊之手。使并南方而糜爛之耶。進則爲天下所不容。退則爲奸賊所棄。辱狼狽周章。進退失據。其將何以處之。故今日疆吏而不自肩其責任。自盡其義務。固未能有術足以自全者也。

責任奈何。則勦匪勤王其急也。夫賊臣之仇敵外人。固其頑固野蠻昏謬之見矣。然外人之凌辱。未嘗及其身也。奸賊之與外人。亦非不共戴天之仇也。蓋彼久蓄篡弑之謀。屢行悖逆之事。一試再試而不得逞。且恐一旦有事。天下起而討賊也。鄰國聞而責言也。乃出此愚狂之下策。聯合匪徒。資爲死黨。藉其勢力。以爲天下討賊。外人問罪。吾亦足以抗禦之也。於是

助其權力。扇其擾亂。以使道路梗塞。消息隔絕。且使外國之兵力。天下之士民。咸注目於團亂而不暇他顧。而彼乃居中安坐。從容布置。以實行其篡弑悖逆之凶謀。蓋彼苟得一日竊攘大寶。僭擁神器。則雖遍割十八省之膏腴。盡糜四億兆人之生命。亦所愉快而不計。其梟獍虎狼之行。含識所共切齒者也。今日事變急矣。內亂騶張。外憂逼迫。宮闈消息。渺不聞知。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疆臣受皇上之厚恩。爲國家之屏衛。當此京畿震動。雖內無篡逆之謀。猶當奮身以急難。况亂黨驚擾於輦轂。凶豎謀逆於肘腋。爲人臣子。其尙能貪甘於味。寢安於席耶。且警電紛馳。謠言四出。驚噩之說。耳不忍聞。萬一其言非虛。竟至有非常之變。諸疆臣處之。其猶擁高官厚祿。晏然而安之若素耶。其改顏易節。移他日之事。皇上者以事他人耶。抑聞非常之變。然後倉皇舉義以討賊也。然今日而不能勤王之人。即他日必不能討賊之人。語曰。食人之祿。急人之難。傳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諸疆臣作天子之股肱。爲天下所屬望。若其手提勁旅。奮起勤王。聯合南方。方軌並進。掃蕩亂徒。剪除凶黨。以至順而討逆。夫孰得而禦之一舉手而皇上安全。國家奠定。而舍此不爲。猶復徘徊觀望。是父母見刼於賊人。兵刃將加其頸。而爲子者猶安坐顧慮。曰。吾將有待。則亦安用此子爲也。然或謂清君側之惡。自古固已難之矣。曰。義和團亂民也。諸奸賊日謀篡弑。藉亂民之力以行其凶謀。賊臣也是君父之仇。而非君側之惡也。清君側之惡。猶曰嫌疑宜避。此討君

父之仇也。若非自保身家。自保富貴。則又何嫌何疑。而觀望不動哉。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勦團匪而救 皇上爲第一義。

若夫疆臣固以守土爲職分者也。然今日之守土。與他日異。他日之守土。鞏衛其邊防。輯睦其人民而已。今日團勢方張。縱橫馳驟。如火燎原。烈燄四延。如河決隄。潰溢橫出。其亂日深。其黨日盛。積勢浸厚。將不株守於北方。外人之在北者。既深受其毒害矣。通商之口。南方尤多。脫一日匪黨生心。渡江南向。爆烈之勢。在在可虞。則匪踪所及。外兵亦與之相隨。是京津糜爛之局。又移而置之南方也。且風聲鶴唳。人情搖動。民心思亂。更有他虞。北方之亂。一日不平。南方之局。一日不定。故不遣兵平匪。則土不可守。皇上幽廢。失政久矣。凡諸賊臣。皆爲團匪之魁。皆與外人爲敵。外人之謂我國無政府也。故一切交涉。無所與議。彼此逕行其意。則行事必更專橫。使其破毀京都。事勢既定。則外人之注意。必非在於北方。且我國之無禮於人也甚矣。燬其使館。戕其參贊。甚且害及公使。野蠻之舉。聞所未聞。外人蓄恨之既深。必得一洩其憤也。故今日必當南北分治。與賊臣劃然爲界。使外人之怒北者。不能遷之於南。定自立之規模。以與外人商議各事。固南方之形勢。使外人知我猶有國家。安其人民。保其商務。加意和睦。使外人有安我之意。而無恨我之心。及此籌之。或可免瓜分之慘。故今日不自立睦鄰。則土不可守。大厦之覆。必非一木之能支。大勢之既危。必當合衆以自保。今北

方雖已潰爛。南方尙安全無缺也。合大江以南以自保。同心協力。中國猶足圖存。數省腴壤。猶未失爲東亞之雄邦也。圖存之機。惟在此時。及今不圖。他日并求此而不可得。故今日非聯合諸省。則土不可守。夫至土不可守。則守土者之職。荒而南方萬數里之膏腴。亦將與北方同其糜爛。而守土者雖欲求爲小朝廷之臣而不可得。則噬臍之悔。何及矣。故今日疆臣之責任。以保南方而存中國爲第二義。

行第一義上策也。行第二義中策也。舍此他圖。更無下策。則曰無策而已矣。然責疆臣以上策。則曰力有不逮。責以中策。又必旁皇而顧慮。上策無論矣。即以中策而言之。亦固其勢至順。其名至正。其功至大者也。

何謂勢順。西人視我中國之無政府也久矣。在朝奸賊之臣。類皆與之爲仇。一切交涉之事。竟莫得主議之人。彼苦於賊臣之頑固野蠻也。我能奮然自立。而能爲彼勦匪安彼人民。保彼商務。彼遇事既得其主議。且必喜我之平易。樂與我交涉。而助我中國之興起。以保東方之太平。且今日豪傑有志之士。憂國家之危。痛種族之淪亡。忘身捨命。捐室棄家。奔走經營。糾合義衆。扼腕發憤。蹶然興起。其志不可得而屈。其勢不可得而摧。如埃及之亞刺飛。非律賓之阿圭拿。度其人正自不少。雖無人爲之提倡。亦必將義旗四舉。若疆臣之首倡此義。則彼豪傑者。喜其志之得伸。知中國之有救。必將奔走相赴。効力程能。從而聯合收羅之。固

可得其大用。由此觀之。因外人之想。望順於外者。則如彼。從人心之大。順於內者。又如此。加以藉萬數千里之幅員。合七八行省之勢力。以此而保南方。以存中國。猶破竹於數節。而後。建瓴於高屋之上也。故曰勢順。

何謂名正。戊戌政變以來。政之不出於皇上久矣。一切發政施令。無不出於賊臣之手。遂以鬻我鐵道。賣我礦產。割我土地。失我利權。今乃至獎團匪爲義民。今乃至令督撫招團爲兵。令督撫與外爲仇。其言之非出於皇上也。雖婦人駮豎而知之矣。然賊臣皆一一託之上。諭使人不得不從。此固莽卓操懿之故智。而亂賊之所以傾覆國家者也。夫疆臣奉

皇上之命而守此土。此固列祖列宗二百餘年相傳之天下。二帝三王四千餘年相傳之中國也。夫從逆賊之僞諭而亡二帝三王之中國。列祖列宗之天下。與抗逆賊之僞諭而保之。其孰順孰逆。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賊臣日行篡弑之謀。顯爲團匪之首。固天下所共謂亂逆者也。從亂逆以助匪者曰亂黨。則拒亂逆以討匪者必爲義師。夫疆臣之所以躊躇而卻顧者。豈不謂北京猶全。皇上猶在哉。不能救皇上之復辟。而但從託名皇上之僞諭。不求保全疆土。以効實忠於皇上。寧可破碎中國。以博恭順之虛名。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之類也。且使北京旣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走。而仍託皇上名以號令天下。而仍令督撫助團以敵外。則亦將從之乎。從固萬有不能。不從仍有不敢徘徊中立。而國

己亡矣。事變迫急。間不容髮。保南方以存中國。討賊匪以救皇上。聖人復起。不能不許爲忠義者也。故曰名正。

何謂功大。天之不亡中國也。上之逆賊之奸凶。下之匪徒之肆亂。二者相合。窮凶極惡。而其糜爛乃止於京津之間。大江以南。晏然安堵。是固與中國以立中興之基。假中國以竟維新之業者也。天之不亡中國。乃使二三疆臣。適立其際。適乘其機。不費兵力。不勞血戰。而可以保存中國。安息生民。他日論功。雖興德之俾士馬克。建意之碼志尼。無以過之。此固千載一遇之時機也。天與不取。必受其咎。不爲興國之偉人。而甘爲亡國之罪臣。自計無亦太左矣。天之不亡中國。在上不爲。在下亦必有起而成此偉業者。乘此時。藉此力。而乃以此莫大之偉業授人哉。二千餘年之古國。冀此一線。百千萬億之生靈。在此掌握。起而爲之。非僅溫太真之存晉。郭子儀之興唐也。故曰功大。

顧炎武之言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今中國內憂魚爛。外懼瓜分。此固天下興亡之時。我四萬萬人。皆當身任其事。固無一人能免其責者也。然疆臣則負責較重。爲力較易。語不云乎。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今亦事半功倍之時也。嗚呼。彼素質時望之疆臣。其勿放棄責任。以坐待他人之成此偉業也。然我四萬萬同胞。其亦勿放棄責任。以坐待疆臣之成此偉業也。

論義民與亂民之異

麥孟華

甚矣中國之無是非也。義和團竊發山東。擾攘畿輔。縱橫馳驟。焚殺劫掠。惟以生亂爲宗旨。惟以殺奪爲義務。甚且焚燒租界。攻燬教堂。殺害外人。甚且燒外國之使館。害外國之參贊。其尤甚者。乃至戕及外國之公使。備極野蠻。生番之舉動。然猶曰僮仇外人也。甚乃焚壞鐵路。毀斷電線。豕突狼奔。震驚輦轂。是直仇及國家。固所謂亂民之尤者矣。然而權奸賊臣。祖之庇之。爲其首領。引爲腹心。資其軍火。助其聲援。且惟恐己力不足。盡庇之也。乃令諸行省之督撫。團局兵籍。編之行伍。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旌之曰義民。若夫草茅忠憤之士。豪傑有志之徒。上痛君父之幽囚。下憤國家之危殆。不惜糜一身之頂踵。以爲國民之犧牲。忘家棄身。同心并力。莫不懷忠義之血誠。抱文明之思想。冒不測之艱危。以赴國民之急難。則雖埃及之亞刺飛。波蘭之哥士孤。意大利之尼瑪留。不是過也。而彼權奸賊臣。則摧之壓之。禁其會。封其報。捕繫其室家。明詔大令。號於天下。從而鋤之曰亂民。彼之顛倒黑白。固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也。中國人士。愚者怨其召亂。智者恫其抑制。義心愈奮。民氣愈張。而彼外人者。於賊臣之所謂義民。亦既知其爲匪爲亂。而勦之擊之矣。而懲於北方亂徒之故。遂於義民之忘身棄家急赴國難者。亦或混而視之爲亂黨。逆其目之爲暴徒。彼亞刺飛哥士孤。尼瑪留諸人。固非外人所詔爲英雄。推爲志士。最敬服而最愛重之者哉。何獨於我中國



之義。民則反質。然或混之於不美之名也。麥孟華曰。是惟是非之未明也。然天下之是非。自爲公論。固未有終於不明者也。吾請言義民之宗旨。以釋外人之疑。吾請言義民之義務。以作我國民之氣。

是非烏乎定。定於大義而已矣。大義烏乎在。在於君國而已矣。效忠於君者。中國二千年之古義也。效忠於國者。東西數十國之公義也。故言義民之宗旨。一曰忠君。一曰忠國。謀我民之衣食。開我民之智慧。保我四萬萬之赤子。而爲之父母者。何人乎。承列祖列宗之嫡傳心統。主大清之宗廟社稷者。何人乎。此非我英明神武正位二十五年愛民憂國之皇上乎。戊戌政變。無端忽廢而奪之。上加一人以代其政。下備一人以承其位。而權奸賊臣。日謀篡逆。招集逆匪。倚其羽翼之資。以行其篡弑之計。內有篡逆賊臣。伏於肘腋。下有助亂匪徒。震於輦轂。皇上之危。危於累卵。而所謂世受國恩。手握筆堦。日言忠孝之疆吏。類皆熟視無覩。下者反顏易節。黨附奸賊。上者置身事外。噤若寒蟬。舉國之受主知食國祿之官吏。無一人稍急其事。於是忠義之民。乃發憤興起。呼號奔走。思欲碎身粉骨。以一正中國君臣之義。以一酬皇上愛民如子之恩。且又知賊臣之與團匪。相爲表裏。同以排外爲主義。同以滅洋爲目的。同惡相濟。彼團匪必非賊臣所欲平也。又知賊臣與團匪。仇殺外人。悖害公法。傷我中國之隣。交害我東方之太平。非皇上之英明神武。注意外交者。則不

足以靖亂而睦鄰也。於是熱血愈湧。義心愈奮。南自嶺嶠。北至河朔。中遍江湖。莫不應聲蹕厲。奮身赴義。必欲聯外交以平內亂。復皇上以睦鄰邦。故義和團之起也。內地外埠之義民。其上書各國之當路。致電各國之政府。求其扶我皇上復位。以平團匪而親邦交者。其人殆以數千萬計。彼其忠義之心。如潮之湧。如火之熾。涌沸騰烈。而不可遏制者也。曰義和團。固非言扶清者乎。烏在其爲不義也。曰大清之天下。皇上之天下也。奸賊廢篡。皇上而彼爲之羽翼。是扶賊。非扶清也。列國並立。首重邦交。鄰之不睦。國何能安。今彼仇殺外人。橫挑列強之釁。是將危清。非扶清也。彼義民者。固專以忠君爲宗旨。實行睦隣之良策。而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

國之興也。國民自興之。非外人所能興也。國之亡也。國民自亡之。非外人所能亡也。甲午以來。我國民無不憤國勢之不振矣。然而臺灣之割。非日本割之。我國民自割之也。旅大之割。非俄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膠州之割。非德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廣州灣之割。非法人割之。國民自割之也。故愚者不知國政之腐敗。而惟憤外人之逼迫。知者則不憤外人之逼迫。而惟媿國政之不修。惟憤外人之逼迫也。故貿然排外。肆其野蠻之舉。若義民則媿國政之不修者也。故以爲欲強國勢。必謀富強。欲謀富強。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採外長。採行外國之政。治。仿效外國之工藝。延請外國之人士。輸入外國之文明。不以外人爲仇。而反以外人

爲師。且明治以前日本亦一守舊國也。詎國劫盟。破其蔽塞。守舊之習。導其發憤。維新之基。易鎖港爲互問。易攘夷爲通好。而維新之業遂成。義民者知多難所以興邦。競爭所以進化。故不以外人爲怨。而以外人爲德。且深知今日之勢。不通商則國不富。不聯交則國不強。不放開門戶。則不能與列強並立。不遵守公法。不足與萬國同風。故豪傑有志之士。日夜奔走。圖謀百計。竭盡材力。務求立國之道。經營自立之謀。惟求除頑固之首惡。以行改革之治。平野蠻之亂匪。以息仇外之風。且知外交固與內政並重者也。莫不親睦外人。敦厚交誼。故團匪有排外之舉。動南方之人。士即皆大倡聯外之說。日謀剿匪之計。極其力以保護外人。雖以旅外之商人。亦皆電達南方之疆吏。請其力保外民。慎固邦交。蓋義民者。專以忠國爲宗旨。既思忠國。必先睦鄰。固非若亂民之藉言扶清以排外也。此又外人之可無疑慮者也。要而言之。亂民者不以君國爲意。專言排外以敗壞君國之事者也。義民者以君國爲主義。務睦隣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者也。其心可見。其事可信。豈權奸賊臣之一言所能顛倒是非者哉。我國民亦惟自盡其義務而已。

國民之義務何在。則亦睦隣交好以實行其忠君忠國之事而已。忠君如何。先除奸賊。夫盡反新政。絕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奸賊也。使我愛民如子之慈父。陷於瀛臺鍊屋之危險困苦者。奸賊也。傳曰。君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凡有血氣。同此義憤。彼靦顏無恥之官吏。或藉其

餘勢。或乞其援手。則亦容忍之耳。吾民何所藉其勢。饑而顧能安生。順受。忍此不共戴天之  
大仇。奇痛耶。且奸賊亡我土地。傾我國家。今惟恐傾亡之不速。乃招黨匪徒。挑動外。費務使  
傾亡立至。盡驅我四萬萬人爲亡國之民。我四萬萬人。甯無豪傑。而坐聽此野蠻頑固之奸  
賊。驅我爲奴隸爲牛馬。以快彼之心耶。縱不自計。獨不爲慈父計耶。故忠君宜除奸賊。忠國  
如何。先平團亂。團匪之亂。固非獨國家之害。實我四萬萬人切膚之災者也。夫彼之毀人租  
界。殺人人民。戕人公使。誠快彼排外之野心矣。然使外人日罵我爲野蠻。日辱我爲獵種。我  
四萬萬人。遂無顏復對外人。且外人之損失既深。他日之賠償必重。若有償款。仍絞我國民  
之膏血也。若有割地。仍蕩我國民之室家也。禍亂日深。馴至不國。是直奴隸我國民之大衆  
也。國民既受彼之公害。彼實即爲國民之公敵。夫產業爲盜賊所劫略。尙思捕獲以洩憤。况  
三千萬里之大業。四萬萬人之公產。而任彼無賴野蠻之破壞哉。且彼起於山東。俄而天津  
矣。俄而京師矣。脫彼逞其野心。渡河南下。蔓延滋擾。或召外兵。則南方全盛之區。又將供其  
燹爛。蹂躪之慘。即在目前。國土有幾。甯能堪此哉。故忠國宜平團匪。至於睦鄰。先嚴保護。我  
國之無禮於人。吾民之恥辱也。北方已矣。南方尙在安全。務當竭力盡心。安其人民。使無風  
鶴之警。衛其財產。使無蕩析之憂。優其禮待。使無侵害之慮。急之如己國之事。親之如己國  
之人。爲之警衛以安其意。爲之討匪以雪其仇。是固文明之國所宜。然抑亦義民之責任也。

或謂奸賊權重。團匪勢大。未易平也。然天下事。患無人耳。有精衛則海可填。有愚公則山可移。況我有四萬萬人之同胞。豈彼一二人能壓制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除之。彼萬數千人能蹂躪我。我四萬萬人反不能摧之哉。且奸賊不去。時日無君。團匪不平。必至無國。無君無國之人。何以自立於天地哉。義民者。其亦盡此義務。以自白於外人而已。

論今日中國存亡其責專在於國民

麥孟華

以四萬萬聰穎秀慧之貴種。休養生息。安樂全盛。不數月間。遂至有死喪亂亡之慘。有牛馬奴隸之戚。我國民其可危矣乎。以一二奸賊之肆虐。以一二莠民之召亂。遂使我四萬萬人。皆至爲亡國之民。皆至陷於死喪覆亡牛馬奴隸之困苦。我國民其可痛矣乎。我國民既懼其危。復悲其痛。而尙無術以自拔也。莫不形神倉皇。斂手重足。傾耳注目。以觀聽中國之存亡。麥孟華曰。是在國民。我國民曰中國存。則中國存矣。我國民曰中國亡。則中國亡矣。固未聞以四萬萬人而待他人之存亡者也。徒危徒痛。徒懼徒悲。於事奚補。我國民其自擇於存亡之塗。以決定其存亡之策。急乘此存亡之機而已。

天下雖至愚極不肖。固未有樂爲亡國之人者也。然與言存亡之大計。則曰肉食者謀之。非吾職也。否則曰。茲事體大。非吾力所能及也。否則曰。吾有是志。恐衆人之不與我同也。推原其實。則皆推諉其在己者。而專冀望於他人。以此之故。其心遂靡。其血遂冷。其職遂荒。其責

任遂放棄。而其國亦隨之而亡。故非悍賊之能覆我。非團匪之能亂我。非外國之能瓜分我。而我國民自覆之自亂之自瓜分之。而甘心樂爲亡國之人也。則且請言其冀望之非計。以絕我國民冀望之癡心。

### 一望外人之保全

### 一望藩鎮之保全

外人瓜分之議。且十年於茲矣。鷹瞵虎視。眈逐其旁。而我乃橫挑其衅。顯招其來。其機一動。勢將不可復遏。日本英美諸國。屢倡保全之論。或深念輔車之親。或防慮商務之損。或素無勢力範圍之地。利害相切。素無利我土地之心。且深恐我民難轄。分割必出於擾亂。羣雄角立。爭地必至於衝突。不如謀其保全。可避其害而保其利。故釁雖已發。猶不渝其和平回復之心。然列強並立。互相猜忌。一國提議。不能禁他國之出而阻撓。列國深畏戰禍。憚於用兵。其果能徑行其意。冒諸國之衝突。而爲我謀保全乎。且埃及託庇於列國。而埃及衰亡。土耳其受保於衆強。而土耳其不國。諸國即能同心協力。實謀保護。我能保彼之不握我利權。我之能自守權力。而不適埃及土耳其後軌乎。不寧惟是。痺痿之人。雖有扶掖。不能使癱瘓者良於行。引蔓之草。雖有扶植。不能使披靡者立其幹。天下之無自力者。他力必不能助其成。我國民若仍此頹靡。仍此疲弱。不自奮起。毫無自立之心。則諸國雖竭心愛助。極力扶植。然

醫藥雖良。豈能起既死之人復生。灌溉雖善。豈能使無種之物萌芽哉。齊桓公遷邢而邢仍亡。存衛而衛仍敗。是固前車之明鑒也。故望外人之保全者。不爲埃及土。必爲邢衛。

團匪之亂。數月矣。北方糜爛。國將不國。於是南方藩鎮。喧然有聯邦之義。矯然有自立之謀。此非獨我四萬萬人之所翹足企望。抑亦地球萬國所側耳屬目。以觀聽其舉動者也。夫以彼之坐擁兼圻。手握兵柄。財賦咸在其掌握。人才奔走其幕府。登高而爲順風之呼。高屋而爲建瓴之勢。一舉手而可延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可保我四萬萬人之生命者也。然而今日事變。急於星火。積藥之機。將燎燎原之勢。即成披髮纓冠。猶恐不及。彼藩鎮瞻前顧後。徘徊觀望。既不自奮其獨立之氣。惟恐見訾於一孔之儒。果能必其奮發忠義。激厲奮迅。念我二千餘年之國脉。四萬萬人之生命。誼不反顧。決然而赴此義舉乎。或謂彼憚名分。若北京既破。政府一倒。則當可有爲。然今日皇上無權。奸賊徒挾之以號令天下。脫北京既破。奸賊仍挾之他走。則藩鎮之徘徊觀望。仍猶曩者。而南方已并被糜爛矣。故今日而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則他日亦必不能保南方以圖存者也。且獨不見臺灣乎。我之割臺灣也。非無一二有志之人。奮然興起。發憤獨立。然民心不奮。民力不張。倉卒舉事。卒至潰敗。他日藩鎮。即能奮起。其果何所憑藉。而能必其有以異於臺灣乎。故望藩鎮之保全者。必爲臺灣。二者皆不足恃。冀望絕矣。依賴失矣。我國民其將歛手瞑目。坐待土地之潰裂。國家之傾覆。

以自亡其種族。以自斃其身家乎。抑將不忍其痛。而蹶然興起。同心并力。一援手以自救其死亡乎。夫火發於室。延燒棟瓦。室中之人。若坦然視之。坐待隣室之撲救。徐聽室老之指揮。則烈燄轟騰。瞬息之間。必同歸於灰燼。若一室齊力。取器灌水。則火雖已熾。可收撲滅之功。今日事變。急於烈火。我國民若猶有不忍。則無視爲他人之事。而知他人之無能爲力。則惟激發其愛國之心。振奮其獨立之氣。而毅然各盡其責任而已。

美之輒於英也。困其嚴政。隸其藩屬。不自立矣。然蹶起抗英。八年血戰。卒以立國。是豈徒華盛頓一人之力。國民之能盡其責任也。意大利制於奧國。困於教皇。不自立矣。然突起建國。遂成雄邦。是豈徒瑪尼留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日本壓於幕府。劫於列強。不自立矣。然發憤振拔。遂以維新。是豈徒三條大久保諸人之力。國民之能盡責任也。我國民素無國家之思想。素自放棄其責任。故國至衰弱。而民至困窮。今事變日逼。火及眉睫。我國民既知禍福皆由自取。利害皆所身受。其責任爲我之責任矣。又知上無可恃。外無相助。其責任既非他人之所能代矣。其身既爲國民中之一人。其力即當任國民中之一事。智運其謀。勇奮其力。率四萬萬人之思想以謀之。合四萬萬人之材力以赴之。安在今日之衰亡。不可爲美日之強盛哉。天下萬國之進化。無不先經黑暗。然後突進於文明。我今日內訌外患。黑暗極矣。我國民痛此黑暗。則并力奮起。立至開明。若猶甘此黑暗。則沈沈長夜。永無天日。吾民



其求進於開明之域耶。其酣然於此長夜耶。生惟自生。死惟自死。其自救此切膚之痛。無徒呼號於痛癢不關之他人。而怨其亦莫我聞也。

論今日各國待中國之善法

梁啓超

今日我中國之時局。如繫千鈞於一髮。其危險真有不可思議者。但其危機。非獨屬於中國。中國危機一動。天下萬國之危機皆動。吾今者為我國憂慮。更為萬國憂慮。故不得不述其意見以告外國人焉。

現在辦理中國北方事務之權。歸於各國之手。各國之佔手此事也。非有所貪圖也。乃出於不得已耳。各國如辦理此事得法。非徒各國人在中國者得享安寧而已。且能代我中國人造無量之福。若不得法。恐自今以後。二十年間。中國全國之地。成爲一大流血場。而黃色人與白色人之血。將混而爲一。以染紅此二萬萬方里之地。此誠第一可怖之事也。世有仁人君子。不忍人血之狼藉者。請俯聽吾之一言。

辦事者如醫病。先知其病根之所在。而以藥攻去之。病根去而元氣復矣。若所下之劑過於狠毒。溢出於病根之外。則藥又爲生病之媒焉。今日中國之病根何在。即西后黨之府政是也。我輩同志與西后政府爲仇敵。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爲我中國人之公共仇敵。又爲萬國之公共仇敵。故我輩迫於公義。誓不與之兩立。蓋必將此病根拔去。然後我國得安。

萬國得安也。我輩昔日言此。外國人或不信。今觀北京政府與拳匪交涉之事。則西后黨爲萬國公敵之實據已見。而外國人昔日不知中國病根何在者。今亦可以了然矣。

吾觀中國之病不一。然有一總源頭。源頭維何。即守舊自大。憎惡外人之心是也。因有此心。故種種安民良法。不肯做效。以至不能自治其國。使亂機滿地。民不聊生。因有此心。故其與外國人通商。不過迫於無可奈何。其實彼之心。日日欲殺逐外國人。然後快我中國數十年來政府之主義。皆在於此。豈明與世界之公理相拗者。其積而成今日之大禍。有識者所早料也。中國人之犯此病者。不獨政府。即人民亦多有之。但人民所以如此者。實由政府爲之倡導。故政府實爲罪魁也。數十年握政府之權者爲誰。即西后與其黨人是也。

今欲醫中國之病。惟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別立一好政府。則萬事俱妥矣。而或者疑我中國人不能自造成好政府。此未知中國內情也。我皇上深知地球大勢。久慕泰西政教。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時時以維新變法爲心。乃至欲棄其君位。以興民權。惜爲西后黨所壓。不能行其志。前年曾稍得微權。以行維新之事者三月。雖其心中所欲辦者。未能推行十一。然亦可以知其大概矣。故使我皇上若有全權。必能造成一好政府無疑。而我中國人民之性質。最喜服從政府。得此好政府。則不及十年。而中國之人心國勢。皆必煥然改觀。此最順而最易做之事也。頃閱各西報。知英美日等國。有欲協力扶助。皇帝登位變法之事。此誠

仗義扶危。大公無我。而又合於時勢者也。今日處置中國之法。莫善於此。我輩同志。日日所奔走圖謀。皆爲此事。今得局外文明公道之國起而代辦之。此我輩所極深感謝者也。吾願此文明公道之國。堅持此義。百折不回。然後徐議其條理。講善後之法。則中國之大亂必立解矣。皇上復位。欲行新政。勢不能不借用外國人。得各國之賢才以相贊助。必能百廢具舉。國政修明。大開門戶。推廣商務。其利一也。主權有屬。不至各國相爭。擾亂世界太平之局。其利二也。王室安寧。亂民不作。商務不至損失。其利三也。故爲中國計。爲萬國計。皆莫如此法之爲妙也。

若舍此法之外。更有何法乎。吾爲各國計之。其法有二。一曰。英法待埃及之法。二曰。俄普與待波蘭之法是矣。由前之法。則代掌其政權。由後之法。則瓜分其土地。吾今試取此二法之利害論之。

夫代掌政權者。一國能獨掌之乎。抑各國人共掌之乎。此事非一國人所得專。不待言矣。今地球各國之中。有尙民權自由者。亦有尙君權壓制者。有專主開商務者。亦有希圖侵略土地者。其切己之利害。各各不同。其行政之手段。自各各互異。今既共來執中國之政權。欲使甲國讓乙國。而甲國未必肯也。欲使乙國讓甲國。而乙國亦未必能也。吾不知各國將何以處之。

將如美國上議院之例。每國各派一二人來主持其事。乎吾未見有合許多利害不同手段互異之人。而能成一政府者也。昔南北花旗。因地勢人情。各有所私利。而卒至分裂。同爲一國。且有此患。而況今日之以客代主。而互相猜忌乎。然則萬國共掌政權之事。萬不可行者也。

至於瓜分土地之爲害。更不待言。吾信英美日諸國。絕無此心。並永不欲有此事。即有之。亦爲他國所逼。出於不得已耳。但吾爲諸國計之。若必出此下策。則分疆畫界之時。此多彼寡。論長說短。豈能無爭。將取數十年來所養之兵。所造之械。以之相見於亞洲大陸之間。演從古以來未有之慘劇。而此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交界。過渡人人歡喜之年。將變爲硝烟彈雨。神號鬼哭之世界。試問文明教化之人。體上天好生之心者。固當如是耶。且不止此也。列國之爭。雖息。而戡定中國。亦豈易事哉。中國人雖懦弱。然亦爲四千年有史誌之國。其人民頗有堅忍固守。不爲人奪之氣概。他種之人。來臨御之。固非易易。歷代以來。每轉一朝。易一姓。必經數十年。死亡千數百萬人。然後僅乃底定。今以西國兵力之強。器械之精。雖或終非我邦人所能敵。然非十年以後。難望其盡服。此則吾所敢斷言也。試觀非律賓一小島。耗美國之兵力幾何。杜蘭斯哇一彈丸。耗英國之兵力幾何。中國政府雖弱。民氣猶強。吾恐未必讓非律賓與杜蘭斯哇也。試思由歐美運一兵來東方。每月所需若干乎。而各國欲戡定中國。

需若干兵乎。需若干年乎。而此多年中商務之損失。更不在此數。苟念及此。能無寒心。夫各國人之所以注目於中國者。豈有他哉。爲商務耳。爲全球人類公共之利益耳。今利益未來。而經此大劫。苟稍有遠慮者。當不爲此下愚之計也。

然則代掌政權之不可行也如彼。瓜分土地之有大害也如此。各國當何擇焉。吾觀美國政府所頒發各國之公文。謂美國願開通中國門戶。願保全中國土地及自主之權。此誠光明正大。濟困扶危。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今日若能扶我。皇帝。禁他國之侵奪。即所以踐此公文之言也。美國向守前總統們羅之誓言。不與聞美洲以外之事。近乃鋤強扶弱。救民水火。遂援古巴之艱危。收夏威夷爲郡縣。仁義之聲。天下欽仰。與我中國通商以來。未曾佔我寸土。尤爲中國人所深信重。今日高扯頭旗。救我四萬萬人於深淵者。舍美國何屬哉。而況乎英國爲世界文明先進第一之國。日本爲我東方兄弟唇齒相依之交。其待中國之心。亦與美國略同。美國肯力任其難。英日必聯袂而起。彼眈眈虎視者。亦豈能逆我正道之救世軍哉。此則我所深望於此邦之賢士大夫者也。

或者曰。聞近日電報。謂光緒皇有被害之噩耗。果若此。則如之何。曰。嗚呼。此非吾之所忍言。雖然。吾今固不信其有此事。果有此事。則吾亦將別有所論。然終不離吾此論之本意。但今不必多及也。

論救亡當立新國

麥孟華

嗚呼。中國舊矣。積千數百年蔽塞之舊習。聚百千萬億愚謬之舊人。日以昏蔽。日以頑固。積重不返。遂以成今日之一大結果。彼東西人士之所謂老大帝國。今乃至於腐敗。至於潰爛。都城破陷。奄奄待亡。而我邦人士。上自督撫。下至民庶。惟斂手翹足。望和議之速就。奉列強之保全。以冀幸舊物之不失。且夕之苟安。麥孟華曰。舊物必不足以圖存。苟安必不足以立國。譬之人也。蒙污積穢。垢膩重疊。若不除去舊服。盪滌磨刮。而惟襲以一重之垢衣。則毛孔閉塞。其人必至死亡。譬之屋也。千瘡百孔。梁朽壁裂。若不另築堂基。創造新構。而惟聖以一重之粉飾。則棟宇動搖。其屋必至於崩圯。故今日欲存中國。則惟有組立新中國而已。新國不立。則不和固亡。和成亦亡。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北京方破。海內震動。中國之人。無不願和議之速成矣。然而今日議和。必有賠款。必有割地。中國弱削。將十倍於曩日。而亂雖暫息。義和團之匿伏潛布。其根株固未盡拔也。且賊臣奸黨。盤踞深固。觀其近日之舉動。盡戮外交之臣。盡改洋操之式。而亂賊之剛毅。且聞授爲武衛軍統領。則其仇視西人之恨。積而愈深。而排外之野心。固未嘗少息也。雖今日和議幸成。政府復立。而握大權者。仍此亂賊之臣。總大政者。仍此頑固之黨。皇上必不能復政。新法必不能舉行。外人稍退。事變少定。則仍大肆其野蠻之惡性。狂施其壓制之毒手。聚其凶惡。

之黨羽。括我下民之資財。以行其頑惡悖謬仇漢排外之私心。以洩其今日鬱抑之仇恨而已。彼賊臣今日種此惡因。而我四萬萬人受此賠款割地之惡果。惡果結矣。惡因又將復生。因果循環。窮凶極惡。膏血有幾。豈堪屢絞。土地有幾。豈堪屢割。勢不至使我四萬萬之人爲囚虜爲奴隸。二萬萬里之地爲藩屬爲邱墟。則其禍不止。其心不快也。或曰。今日首惡者賊臣也。外人議和。必去賊臣。曰。皇上之失權久矣。賊臣握政柄。執兵權。縱橫跋扈。西后亦不能制之。彼與外人議和。寧肯自戮以謝外人。彼不自戮。誰得戮之。且和議不就。則彼多割數省之地耳。多償億兆之款耳。款固吾民之膏血。地固吾民之土地。於彼無與也。多棄款地。賊臣亦復何惜。多得款地。外人亦復何求。故和議雖成。賊臣未必能去。賊臣不去。中國之禍未有艾也。吾故曰。不和固亡。和成亦亡。

西人之亡人國也。必無一舉而滅之之理。先爲割裂。徐爲嘗試。一舉再舉。然後分其地而墟其都。波蘭土耳其。成例具在矣。今外國之倡言恢復和平。非有愛於中國也。彼憚於列強之衝突。畏其商務之損失。故各求利益。可以暫止。且見我國政之腐敗。人心之靡弱。逆決積弊之不能復興。積弱之不能再振。雖有衆民廣土。皆爲具掌中之物。故觀釁而動。徐以圖之。未晚耳。且和議雖成。而彼干我之權。預我之事。利權既失。精血潛竭。雖曰保全。與亡無異。况賊臣盤踞於上。亂民潛伏於下。野蠻之性未改。排外之意不衰。如水逼堤。如藥引線。一旦決爆。

必又挑彼之釁。嬰彼之怒。如今日無禮之事。彼雖愛我。豈能實行其保全。且所以立國者。政治也。賊臣當國。顛倒錯繆。秕政弊法。決裂百出。人不亡我。我亦自亡。烏見有無政治之國會。足立於列強之間者哉。故吾曰。瓜分固亡。保全亦亡。

由是言之。外國雖有損傷。而割地取款。得足以償所失也。賊臣雖受挫辱。而和成事定。權勢猶昔。更未嘗有絲毫之害也。惟我國民受此驚恐。遭此災變。且將絞其膏血。蕩其室家。陷於流離。淪於異族。無事則被奸賊之鈐壓。有事則受奸賊之惡果。千辛百苦。卒至爲亡國之民。是義和團變亂之事。其害不中於賊臣。不及於外國。而我民獨身集其禍也。哀我下民。何辜于天。其何仇何怨於頑固之賊臣。而必驅我四萬萬人。盡爲亡國之奴虜也。

然則吾國果不國。而吾民遂爲亡國之民乎。曰。國者民之所積而成者也。凡國之興立衰亡。皆必視其民之向背。故民既承認其爲國家。然後可立爲政府。民既承認其爲政府。然後可行其政令。苟既無民。何以爲國民。散而去。春秋之所以書梁亡也。彼賊臣者。竊踞政府。威脅小民。犯萬國之公法。觸國民之公怒。此固各國之公敵。亦即我國民之公敵也。夫既爲敵矣。我民既無所愛於彼。豈能復受其轄治。彼亦無所愛於民。豈能復聽其蹂躪。且彼肆其凶暴。自取敗亡。及於傾覆。政府倒矣。號令不出於京畿。藩鎮不奉其命令。今且敗走逃遁。窮無所之。自顧不暇。奚能治人哉。故今日之變。當廢舊政府。而立新國於南方。脫叢積之垢膩。而



振新衣。平朽蠹之梁棟而構新址。創立國政。制定規模。百度維新。廢者畢舉。彼賊臣者無民  
 無國。失所憑藉。無權勢矣。何所用其阻撓。無威力矣。何所用其壓抑。萬衆一心。同趨新政。民  
 氣既奮。國勢必張。盪滌舊污。即足以克復舊物。蓋存亡之大計。固未有急且大於此者也。  
 新國之道奈何。一曰迎復。皇上之仁厚愛民。固吾民之所愛戴者也。皇上之親  
 睦鄰交。亦各國之所聞知者也。戊戌以來。皇上幽閉。人心皇皇。成此大亂。若使皇上親  
 政。則中外可以輯睦。禍亂可以弭平。今北京既破。賊臣挾皇上以西行矣。然各國議和之  
 舉。謂必請皇上返駕入京。然後可以提議。觀各國之舉動。固欲得我皇上復政也。然使  
 仍居北方。則賊臣盤結於朝端。奸蘆布伏於肘腋。大則篡逆。小則挾制。皇上雖有愛民之  
 心。不能善其內政。雖有睦隣之意。不能見之外交。皇上無權。猶之戊戌以後。則國政腐敗。  
 亦猶之戊戌以後耳。惟建立新國。請皇上遷都正位。然後商議和平之事。經畫政治之方。  
 則吾民固可得康樂。國際亦可得和平。或曰。賊臣挾皇上以西行。固將要以爲質。迎復之  
 事。未易行也。曰。賊臣覆敗窮蹙。救死不贍。其力竭矣。各國有迎皇上復位之心。豈有不能  
 迎皇上遷都之事。且吾民而人心盡死。忘負皇上之慈愛斯已耳。若愛戴未忘。敵王所  
 憚。則并力齊心。踴躍從事。彼賊臣憑藉已失。一匹夫耳。豈同仇同澤之兆。衆不能敵。無權無  
 力之匹夫哉。夫皇上既以張我民權爲事。吾民亦以復我皇位爲心。然不建新國。則

皇上猶擁虛位。美政猶難實行也。故新國當立者一。

一日舉行新政。東西諸國之相逼而來也。非徒以兵精器利。其政治之修明。實足以屈我之國力。而制我之死命。故今日政治蕪廢之國。必不足立於競爭劇烈之場也。戊戌之秋。赫然變政。皇上奮發於上。兆民踊躍於下。列強斂手。萬國竦聽。莫不謂國政既修。國勢必奮。百年之睡獅已醒。泰東之病夫將愈。我四萬萬之國民。將可振袂廻旋於二十世紀之舞臺矣。然而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恐新政一行。則祿位將見斥奪。子孫將難進身。吏治清將不能鑽營。積例去將不能舞弊。且以爲漢人強則滿人將亡也。於是千喙百手。阻撓傾陷。而新政遂蹶於半途。嗚呼。於守舊窟宅之中。而忽倡此維新之事。是振章逢於裸壤。固知其必見攙裂而摧逐也。今日北京破矣。政府倒矣。守舊者既已失據。維新者必可代興。然頑舊徒黨廓清未盡。固無論外人之瓜分也。即使和議果成。政府可復。而彼北方者。實舊人之所盤踞。舊毒之所充。其源流甚遠。其根株甚深。今雖播盪。而水上浮萍。風定復合。則踞朝右。執政柄。發號令者。仍此頑固昏謬奸譎險狠之賊臣。其阻撓如故也。其傾陷如故也。新政必無舉行之日。中國即無自立之機。惟當此摧陷廓清之後。速自爲改絃更張之謀。棄彼荆榛。別開國土。脫老大之軀殼。表少年之英姿。除層累之縛。壓振獨立之精神。凡百舉動。煥然一新。從民心之大同。採諸國之美政。新立制度。彼必不能成例縛束我也。廣立學校。彼必不能入

股。輓。擊。我。也。更。定。官。制。彼。必。不。能。資。格。壓。抑。我。也。擴。張。軍。備。彼。必。不。能。舊。操。勒。制。我。也。凡。百。庶。政。均。可。自。由。彼。之。舊。者。自。舊。而。我。之。新。者。自。新。彼。賊。臣。雖。挾。壓。制。之。手。段。抱。雷。霆。之。威。令。豈。能。施。之。於。不。相。統。屬。之。國。民。哉。舍。此。不。圖。甘。受。制。於。賊。臣。望。革。新。於。舊。黨。則。過。此。以。往。之。中。國。固。仍。戊。戌。以。後。之。中。國。恐。舊。國。卒。不。可。保。亦。終。必。亡。而。已。矣。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一。曰。聯。固。邦。交。立。於。人。羣。之。中。內。無。戚。屬。外。無。友。朋。塊。然。孤。生。若。是。者。命。曰。獨。夫。國。於。大。地。之。上。近。無。善。鄰。遠。無。奧。援。孑。然。危。立。若。是。者。命。曰。孤。國。獨。夫。之。不。能。抗。衆。力。孤。國。必。不。能。抵。列。強。此。固。理。勢。之。必。然。者。也。義。和。團。之。事。起。賊。臣。倚。彼。暴。徒。肆。其。凶。饑。唱。攘。夷。之。謬。論。行。野。蠻。之。暴。舉。拒。外。人。攻。使。館。殺。參。贊。戕。公。使。悖。犯。公。法。遂。以。召。外。國。之。兵。遂。使。我。中。國。至。於。孤。立。遂。使。我。都。城。破。毀。乘。輿。播。遷。今。則。黔。驢。之。技。窮。矣。而。排。外。之。思。想。則。仍。未。嘗。少。艾。也。夫。彼。挾。皇。上。以。爲。質。踞。陝。西。以。負。隅。命。剛。毅。以。統。五。軍。挾。董。軍。以。用。回。部。既。阻。險。以。自。固。思。乘。間。之。奮。擊。彼。外。人。能。與。我。議。和。乎。即。外。人。與。我。議。和。矣。而。賊。臣。憤。前。此。之。挫。辱。恨。狂。噬。之。未。伸。仍。必。奮。其。野。心。肆。其。狡。計。收。焚。餘。之。燼。扇。已。死。之。灰。勢。將。一。逞。其。凶。以。求。報。復。務。必。破。東。方。太。平。之。局。而。使。我。國。卒。至。於。瓜。分。我。國。民。今。將。絞。膏。血。蕩。室。家。以。代。賊。臣。受。其。禍。矣。一。波。未。平。寧。能。再。誤。惟。當。及。陰。雨。之。未。至。建。新。國。以。圖。存。與。外。人。議。和。息。兵。講。信。修。睦。使。賊。臣。之。狡。計。不。得。再。伸。排。外。之。凶。鋒。不。得。再。逞。然。後。大。開。門。戶。許。外。人。遍。地。通。商。輸。入。文。明。與。外。

人交換智識。採其法。制聘其名師。習其學術。學其工藝。我既去其猜忌。彼亦樂於和親。外交既固。和平可保。如是則東隅之矢。庶能收救於桑榆。然而賊臣一日不去。則邦交一日不可聯。新國一日不立。則賊臣一日不可去也。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一曰收集人才。賊臣之鋤我人才也甚矣。戮之辱之。擢之刈之。蔡錮之。羅逐之。此我國之所以至於衰敗者也。大國家之益衰。無不視夫人才之消長。越之敗也。有種蠶諸人而可復興。意之衰也。有瑪留諸傑而可建國。古今中外。靡不同之。今外患日逼。國事日艱。非有豪傑明達之才。必不足以濟時艱而行新政。彼賊臣以爲新政者。不利於滿人者也。人才之能行新政者。亦即不利於滿人者也。故臣柄政。以誅鋤人才爲第一宗旨。竭力芟夷。不與兩立。雖敵圍逼。都城垂陷。而如許景澄。袁利之。稍知外事者。亦必顯加誅戮。以快其狼險之私竊。推其心。固謂二百餘年之宗社。可覆。四百餘州之疆土。可亡。四萬萬人之黃種。可爲奴隸。而所謂豪傑明達之才者。則必不可一日涉足於朝廷。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如此雖外人。不割我一尺之地。不索我一錢之資。不加一矢。不發一鏃。而我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我人士而不忍於國之亡也。則合衆力以建新國。即合衆智以謀之。合衆才以治之。上之播棄之遺。老下之草澤之英雄。外之流寓外洋之英俊。雜沓鱗萃。戮力同心。既無摧壓之憂。各竭股肱之力。國雖危乎。未有不可以復興者。也。若臣復權於北方。仇爾必倍於往日。人才盡

矣。國有不隨之而亡者。故新國之當立者一。

凡此數者。皆立國之首圖。救亡之要道。而決不能行之於舊國。萬不能望之於舊人者也。或者曰。外人。大唱瓜分之議。雖素主保全者。今日亦皆搖動。其議固將日月而即決矣。而子固猶言立新國乎。曰。中國者。非外人所能瓜分者也。瓜分與否。仍問之我國民而已。夫外人之瓜分我國。固一利不敵其數害者也。夫投一羊與數虎。攫啖之際。必至於搏擊咆哮。列強之對中國。固猶衆虎之爭一羊矣。諸國之移兵中國。力頗匹敵。機牙相錯。耽逐相視。若果實行分割。則揣肥量瘠。絮短較長。勢必不免於紛爭。勢即不免於戰禍。今日兵器日利。各國皆憚開戰端。若戰端一開。則伏若干之屍。糜若干之餉。兵懸禍結。未知了息於何時。則流彼白人之血。絞彼白人之膏。以購我黃人之地。得固未必果償所失。此必非外人所甚利也。且列強角立。最講均勢平權之法。若果分割中國。則多取者必驟增其強。少取者必漸失於弱。強弱既異。凌軋必生。且地之腴瘠各殊。國之遠近互異。勢必不均。權必不平。不平不均。斷難持久。是戰端不啓於今日。戰禍必伏於他時。此亦非外人所甚利也。我中國誠衰弱矣。然民心猶甚固結。民氣尤日見加強。故區區天津一隅之地。義和團發難於其間。外人集數國精銳之師。費數月戰攻之力。乃僅足以破之。且外人性質。每不肯同化於他人。撫而服之。誠非易易。使有豪傑之徒。堅忍之士。如非律賓之抗美。杜蘭士哇之拒英。雖精兵利器。不足爲外人之

敵。然以數萬萬人而奮其抵抗之力。非費十數年之時。日固未易鎮而撫之。而十數年之間。軍費之轉運。既不貲。商務之損失。尤不少。此更非外人所甚利也。夫受此數害。孰與大開門戶。遍地通商。既得中國商務之利。復保列強和平之禍。此固外人之所甚利者也。而分割之議。至今日而大倡者何哉。彼固謂我非有利中國土地之心。然中國上下無主。固自不有其土地。則他日終棄之他國。何若今日先握之掌中。信如斯言。則吾國民奮然興起。立國自主。則彼非利我土地之諸國。知固必拱手旁視。而未必遽干預我民之事也。

曰。今日以下民而立新國。其事不少難矣乎。曰。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弑以外。無不興於在下者也。古今中外之立國。自篡弑以外。亦未有得之安坐者也。西士之言曰。競爭者權利之所從出。今日英美之國民。皆有自主之權。國皆享富強之利。而其創建之始。則無不競爭劇烈。艱難困苦。流十萬人之血以購之者也。夫細人謀一衣食。無不流汗而得之。小民創一家業。無不勞力而立之。況此莫大之家業。無窮之衣食。而顧能逸豫得之哉。且夫國者民之所積。實必恃民立之。而他人不能代謀者也。盧騷之言曰。一國之衆民。必當出而自當其主權。若一國之八衆。不以政事爲主要之職務。人人相避而不當。則其國必瀕於滅亡。以是真能自主之國。其民皆不待他人之助。自盡職守。欲戰則不僱用兵士。議政必不請用他人。蓋主權既不能移給於他人。則必不能使他人代辦者也。辨端之言曰。主權者。當合一國之人民。

善保持之。必各盡其職務。專謀一國衆民之最大福祉。嗚呼。今日中國之最大福祉。孰有過於立國自主者哉。我國民主安之職務。亦孰有重於立國自主者哉。事變急矣。國勢迫矣。不興則亡。不生則死。不榮則辱。我國民其偷此一息之安逸。自取滅亡。以永爲他人之奴隸。耶。抑將奮力競爭。以求此權利。而謀此福祉也。傳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勸子之國。一申包胥可以存楚。一范蠡可以興越。一尼碼留可以建意。一華盛頓可以立美。嗚呼。我國民可以興起矣。我國民可無自餒矣。

#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

## 本館論說四

### 專論下

論中國民氣之可用

麥孟華

天下無無氣之人也。無氣之人固不死。天下亦無無民氣之國也。無民氣之國固不亡。印度之見墟於英人。土耳其之受制於列強。其地非不廣也。其民非不衆也。其文化武備亦非盡腐窳也。然而民氣靡。蕙柔懦無骨。見國之衰弱而不以爲憤。受人之凌虐而不以爲辱。任政治之蕪敗而不以爲已責。覲然苟生。矧焉偷息。故聽他人之分裂。輒轄而莫敢誰何。若夫美之自立。其力必不足以抗英也。然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八年血戰。卒拒英而成獨立之邦。日之傾慕。其力必不足以抗慕也。而民氣既奮。堅忍不屈。浪士奮湧。卒傾慕而成立憲之治。邇者非律賓。杜蘭士。哇兒。則尤彈丸之國耳。然有勁悍不撓之民。氣雖英美。雄邦率全國之兵力。實數年之時。日卒未有以屈其力而抑其心。彼印土之與日非。其勢力之相去。豈不懸殊哉。然而興者如此。敗者如彼。是以文明之國。知民氣之有益於國也。順而導之。扶而植之。引而伸之。務使奮起發舒。踔厲無前。故民氣既昌。而國勢亦盛。野蠻之國。妄意民氣之有損。



於已也。則摧之鋤之。芟之僂之。籠之如鳥。檻之如獸。務使屈伏如牛馬。馴謹如奴隸。及其究竟。則小者身受戮辱。大之國至滅亡。上之。三古外之萬國。國之興亡。不絕於目。而其興亡之根原。則固未有與此理或爽者也。

曰。野蠻之國。務鋤民氣。然則民氣果可鋤乎。曰。是適足以自取覆亡。而民氣固無可壓抑之理者也。且夫民氣之興也。固非血氣用事。樂爲一閱。蓋必其深知人心頹萎。則國勢必不可振。國勢不振。則吾民必無一日之安也。又深知國家興衰。固皆國民之責任也。既積政治之思想。復苦壓抑之困難。鬱之已久。發奮求伸。於是突然興起。不可遏抑。譬之水然。奔濤激湍。順流直下。壅以隄防。則潰決必將愈橫。譬之火然。火種遍布。藥線已燃。閉以屋瓦。則轟爆必將愈烈。天下雖有莫大之力。固水見能障東去之水。使西流。抑上炎之火。使下走者。也是故。秦始皇民賊之雄也。焚書坑儒。務愚黔首。誹謗者族。偶語棄市。而民氣既奮。秦族遂以覆亡。路易十四專制之傑也。權力莫大。百端壓抑。而民氣既奮。法國卒以革命。美之隸於英也。重稅苛歛。困難不堪。而民氣既奮。卒脫其軛而自主。意之制於奧也。失其自主。因以教皇。而民氣既奮。卒除其縛而建國。日本大將軍之專政也。擅累世之威福。殺千百之浪士。而民氣既奮。卒倒幕府而維新。彼數人者。寧非挾雷霆萬鈞之力。操專制鈐抑之權者哉。然一與民角。其術遂窮。蓋鋤國民之氣。卽爲國民之敵。以一人而爲國民之公敵。烏在其不敗且斃也。故

夫國無民氣斯已耳。若有之也。則固無物得而阻之。無人得而壓之。無力得而禦之。我中國之無民氣也久矣。馴伏於二千餘年專制之下。名雖爲人。實未嘗有一分之人權。名雖國民。實未嘗任一分之國事。有奴隸之性質。無國家之思想。是以視朝廷如秦越。視國事如陌路。皆以爲分不當爲我本無此責任。雖外敵之逼迫。賊臣之亂政。顛覆危亡在於旦夕。亦皆視爲他人之事。漠然無所動於中。故用兵敗劫。漠然不動如故也。宮闈被燬。漠然不動如故也。土地屢割。漠然不動如故也。利權見奪。漠然不動如故也。外人遂皆唾我人爲無氣。詆我人爲無愛國心。皇上變政。首興庶民言事之權。始憬然於國家之事。我國民皆當與聞也。於是人知有國。而民氣始張。泊乎戊戌政變。天地反覆。六君子慷慨蹈義。糜身殉之。人心一激。民氣漸厲。且外患日逼。國政日敝。目覩困難。固皆一己切身之事也。憂國之士接踵並起。至於義和肇釁。北方糜爛。而坐擁兼圻。雅負時望之大吏。甘食安眠。熟眠無覩。雖至都城破陷。乘輿播遷。而尙苟保祿位。偷安旦夕。曾不聞挺一身以濟時艱。謀一事以紓國難。諸烈士乃痛心疾首。泣血呼號。奔走經營。謀救國之良圖。籌勤王之義舉。夫彼諸烈士者。寧不知各國之變政立國。無不得之流血哉。又寧不知中國官吏之野蠻頑暴。必至危身而賈禍哉。特以爲中國之亡。亡在朝夕。不爲波蘭之分裂。卽爲埃及之失權。國者民之所附。國之亡矣。民將何依。是將驅我四萬萬人爲奴隸也。與爲奴隸而生。無寧爲豪傑而死。况皇上捨

位忘身。復我民權。今在多難。竟無一人急其事。是狗彘之不若也。與爲狗彘而生。無寧爲丈夫而死。且國家之事。固國民之公事也。以我四萬萬人之公事。而盡奉之於必不能辦之二三人。不自盡其責任。而徒以責任望之他人。是中國止有此二三人。而我四萬萬人皆虛生也。與其虛生。無寧義死。於是奮不顧身。計不旋踵。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殉國家之急。遂皆蹈此湯火。羅此毒害。嗚呼。雖其志業未遂。其激昂忠義之壯氣。固足以雪我國民之恥。而增我國民之重者也。然後知我中國之人種。其熱心血烈。固足以救亡保國。必不在日本維新志士之後者也。又孰得謂爲無氣耶。又孰得謂爲無愛國心耶。

或曰。諸烈士氣誠壯矣。義誠烈矣。然中國民氣未厚。前者既仆。恐後者或因是而沮餒也。曰。人權之發達。既進步則不能退化者也。人心之奮厲。既發揚則不可遏抑者也。日本維新之初。志士之流血者。肩背相望。然而先者授命。後者繼起。激而彌厲。卒底於成。彼固黃種。我亦黃種也。豈彼能之。而我獨無其人哉。且戊戌政變。六君子之流血。彼賊臣之心。固謂可以奪我國民之氣矣。然而鐵血未乾。諸烈士已接踵奮起。我中國人心未死。豈遂無愛國忘身。忠憤奮發。如諸烈士者耶。且我國民曩者之苟安隱忍。特以未知國家之責任。未知國民之責任。故忠義之氣。鬱而不發耳。今而知國家之危亡。固我國民之責也。又知國家之興敗。固我國民生死存亡之所係也。譬猶火發於室。延及棟宇。雖前者已焦頭爛額。後者亦必不拱手。

以待焚。今日中國如火始熾。萬衆齊手。猶可撲滅。中人忠義。豈後日本。知必有豪傑奮起。不自諉其責任。以竟諸烈士之志業者。雖有秦始皇路易十四。亦未易壓其義憤。況此區區之阻力哉。嗚呼。彼忘君誤國。苟且偷息之人。其欲與民權爲仇讎。甘爲國民之公敵。亦何足責。然挾一人專制之私。抑萬衆救國之志。欲以是而阻人權之進化。遏民氣之奮發。其謀可謂至愚。其自計無亦太左矣。

或又曰。義和團之起事也。其氣亦不可謂不盛。然橫挑外釁。適足以速召瓜分。蓋民氣固未必有益於人國也。曰。無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若野蠻。勇悍適以敗國。而爲天下之亂民。有文明之思想者。則舉動皆循公法。堅勁足以立國。而爲天下之義民。義和團之召亂。其害在於不審外情。謬倡排外。而非在其氣之盛也。南方志士。皆深知今日之勢。必不可閉關獨立。洞見中外之事勢。詳審各國之情形。知邦交之必富先固也。則求力聯外交。知拒外之恃於公法也。則務力保外人。其議論播傳。皆與義和團相反對。故東西之報章。海外之人。莫不交口稱道。譽其文明。及其事變。東西之報章。亦莫不交口悼惜。痛其冤酷。此其堅勁之氣之所以有裨於國者也。日本維新之始。即先倡言攘夷。鷲悍英銳。舉國若狂。然其所以攘夷者。徒以幕府聯外。故反對以排之。故其攘夷。究非攘夷。實所以尊王也。亦實所以傾慕也。迨錦旗東指。幕臣歸政。而通商開港。出洋遣使。仍遠過於幕府之時。今日中國之時勢。其交涉

之繁多。更非日本之比。烏有倡言革新而行守舊之謬說。徒恃匹夫之勇氣。而悖文明之公理者哉。又安能以義和團之召亂。而謬謂民氣之不可用也。嗚呼。中國之命懸於呼吸。爲土印之衰亡乎。爲意日之中興乎。我國民忠義既奮。士氣方昌。英雄去人。正自不遠。知必有尼瑪留三條岩倉其人者。春雷已震。萬蟄齊蘇。嗚呼。其勿謂秦無人也。

### 論議和

麥孟華

天下之大恥奇辱。其有過於城下之盟者乎。天下之巨創深痛。其有過於刼脅之約者乎。我中國以天下莫強之國。數半地球之衆。乃至斂手屈膝。委命於他人而聽其死生。雖靦顏。洩以求此大恥奇辱。巨創深痛之事。而且不可必得。而彼外人者。屏我於公法而踐踏之。夷我爲野蠻而蹂躪之。刀俎魚肉。而我無復分毫自主之權。以此言和。不成則爲波蘭之分裂。成亦止爲埃及之虛存。嗚呼。秦東病夫。命將垂盡。其爲氣厥而暴斃。與爲枯瘠而瘦死。死必不免。要不過有早暮之異。而我國人士。猶惴惴然懼和議之不就。于然冀和議之幸成。是猶魚遊沸鼎。祈命旦夕。寧有冀耶。寧有幸耶。雖然。吾聞一旅之中興。不聞千里之畏人。命猶未盡。事尙可爲。我邦人其勿聽他人之死生。我而速自謀其死生而已。吾且揣中外之大勢。以決和議之成否。蓋和議有必不易成之理。而有不能不成之勢。

何謂必不易成也。一曰我國主權之莫屬。中國民素無權。不能預議國家之事也。則其權在

於皇上。然皇上幽囚拘禁。久不與聞國政矣。則其權在於西后。然西后惑溺權奸。漸成尾大。且今播遷奔走。恐不免脅制於權奸也。則其權仍在端榮剛趙諸賊臣。諸賊臣者。爭權競勢。權力未必出一也。分黨營私。意見不能同致也。既恐一黨之專權。復不肯一人而任過。不利則互相推諉。有利則互相鑠軋。分以謀一己之私。必不能合以赴國家之急。慶王李鴻章既受媾和大臣之命。然許景澄袁昶以討團和外。一言而遽被夷僇矣。李鴻章鑒於覆轍。豈能無戒懼於中。况自甲午以來。權已他奪。名雖重臣。幾同疏逖。豈能不待中制。毅然而操賠款割地之權。而彼慶王者。則又於端榮剛趙之外。別立而自爲一黨者也。黨既不同。勢必不能偏重。則在內者必有以掣其肘。而不使在外者得以伸其權。至於加命劉張。更屬無足輕重。多門之政。無所適從。端榮剛趙營擾於中。慶李劉張旁皇於外。烏有不一之主權。足以決國家之大議者哉。不甯惟是。端榮諸人懼外國之必懲首惡也。乃挾皇上以西遷。踞陝西以負隅。稽董軍爲羽翼。迭可爲團匪圖死灰復然之謀。退可使外人有鞭長莫及之勢。彼方跳梁負固。豈肯遽就範圍。今雖加以貶責矣。然空言罪譴。其權力依然如故也。有所憑藉以藏身。有所挾持以觀變。今日之勢。已成騎虎。寧肯自就黜僇。以謝外人而利國家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一曰外人意見之不同。俄人提議撤兵。列國反抗之矣。德人提議究懲首罪。美人辭謝之矣。

談判未開。齟齬已見。夫以六七強國。各自謀其利益。而力有多寡。費有輕重。勢有強弱。地有遠近。其情勢既不能畫一。則賠償之利益。自不能無輕重於其間。而眈眈相視。又不肯取其輕。而讓人以重。且機牙相錯。日言平權。一有偏畸。優絀立見。故此索一利。則懼其權之不均也。彼割一地。則慮其勢之不敵也。待甲失乙。顧此遺彼。築室道旁。卒無成議。乃者不倡意既不同。各開談判之議。蓋投一骨於衆虎。勢不能讓而不爭。神聖同盟之軍。維納會議之約。是其已然之往事矣。且列強外言公義。內實各競私謀。俄人方議撤兵。而奉天已報攻陷矣。況山海關之卑報。保定府之羽書。勞午紛紜。交馳於道。蓋俄人窺伺北方。已有年歲。事會方來。可償夙願。於是連外交之狡術。逞略地之陰謀。斷不徒索一欸。徒割一地。遂自抑其囊括亞東之志。以失此千載一遇之機。德人亞洲勢尤驚悍。經營山東。不遺餘力。務求北方之利。足以頡頏於俄人。以此之故。羣致牽動。是以槃敦登壇。干戈壓境。爲和爲戰。宗旨不明。嗚呼。豈有未宣休戰之書。可遽締通和之約者哉。此和議之必不易成者一。

何謂和議之不能成也。一曰我無反抗抵拒之力。與敵相持。惟戰與守。今言戰乎。則團匪敗而無可恃之黨矣。武衛潰而無可用之兵矣。今言守乎。則津沽失而藩籬盡撤矣。京師陷而心腹受害矣。將言理乎。則釁自我開。固我曲而彼直。將言勢乎。則精銳略盡。又我竭而彼盈。彼賊臣者。雖積怨發憤。痛心切齒於外人。而勢窮力絀。終不能不忍辱含垢。下心低首以

行成。且議和之所謂損害者。償款割地而已。款固取之於民。地亦取之於國。國民誠受其災。而賊臣固無分毫之損失。且敵兵既撤。外人既退。仍可永保其富貴。大張其威權。况相持不下。氛日偪。我能往者。寇亦能往。尤賊臣所却顧而憂慮者乎。此不能不和者一。

一曰。今尙非實行分割之期。瓜分之圖。騰布海內者。垂十年矣。今乃聚歐洲有名之邦。入其國。破其都。握其國權。制其死命。嚮之空言。勢力範圍者。今宜可取之掌握矣。然竊揣列強之計。以爲中國者。天下之腴壤。萬國心目之所集注者也。我所欲得之地。他人亦竊睨其旁。宰肉不均。不能不出於衝突。而用兵者。天下最危險之事。謀國者所大忌也。如此則莫若取其實。而捨其名。各握其土地之主權。而使之爲我守其土。且中國之民。性慧氣強。不肯同化於外人。而其數又至衆。非威力所能盡夷抑者也。今若突倡分割。則義和之事。可爲前車。積忿所激。紛然并起。而我老師已久。糜餉尤多。如此則莫若求其利而避其害。利用其人民之所主。而使之爲我監其民。而所謂闢疆拓地之謀。則少遼緩之。以徐俟之他日。若出於急激。行以強硬。摘果未熟。非但不適於口而已也。商務之損耗。不貲。羣雄之爭軋。尤烈。蓋列強之涎中國也。至急而慮之。熟則反不能不出於緩者也。此不能不和者一。

由是觀之。和議殆不患其不成。而中國尙可冀保全乎。曰。是不然。瓜分者強硬之瓜分。而保全者和平之瓜分也。和議成矣。而彼廣索利源。遍踞要口。其害無以異於瓜分。且彼握我政。



權。吸我精液。使我屈伏而不能奮。枯瘠而不自覺。則其害尤甚於瓜分。自茲以往。我中國無復完全自立之權矣。然則中國遂不國乎。曰。是又不然。越之敗於吳也。棲於會稽。楚之夷於吳也。亡其鄢郢。然而越卒沼吳。楚亦興國。都城雖破。未足爲我病也。法之敗於德也。償其億萬之費。割其兩省之地。然而法卒崛起。不失爲歐洲之雄邦。欵地雖割。未足爲我病也。普之敗於法也。限其兵額。美之轄於英也。困以重賦。然而普卒蹶法。而中興。美終脫英。而自立。雖干我內權。定議輒制。猶未足爲我之大病也。夫我中國之大病。不在外患。而在內憂。不在手足而在心腹。所謂心腹內憂者。豈非亡我都城。棄我欵地。失我內權。召亂致亡之賊臣哉。乃者外人議加懲治矣。然賊臣植根深固。非空言所能懲。非降譴所能治也。況其羽翼布結。盤踞內外。和議一就。彼必將復握國政。復乘大權。且彼見外人之易與。一欵一地。即足以了之。而瓜分之非必實有其事也。則更大肆其淫威。橫施其暴行。昏謬凶悍。必無以異於戊戌以後之所爲。加以湖山已毀。將重復之以歌舞太平。家室已傾。得封殖之以胞育孫子。而其排外之思想。所鬱積而未能得志於外人者。亦將舉而一洩之國中。舉凡學堂武備。船政鐵路。工廠藝學。政治之稍涉外國者。將芟薙而使之盡。邦人士庶。稍能通達外情者。將夷僇而使無遺。新政必無一日之可行。國勢必無一日之可振。則雖外人不遣一兵。不加一鏃。而國內魚爛。人心瓦解。固自腐敗潰決而底於亡矣。我國民其勿幸此和議之成。而先慮此心腹之

病矣。曰。和議既成。外人必爲我謀復新政也。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國人當自謀之。我自有國。我自有人。而必待他人之革新。而必待他人之行政。中國尙忍言乎哉。埃及土耳其。其明效大驗。亦既可觀。此固志士之痛心疾首而不忍言者也。

曰。然則今日之遷都爲是乎。爲非乎。曰。以中國之往事推之。平王東遷。周室凌夷。元帝東渡。晉室偏安。高宗南遷。宋業中墜。則遷都未有能中興者也。以外國之往事推之。彼得遷都於聖彼得堡。而創定霸基。日本遷都於東京。而稱雄東亞。則遷都未有不奮起者也。蓋閹弱之主。避地以圖存。英武之君。擇地以創業。宗旨不同。事功之所以大異矣。是以野蠻之世。當建都於險阻四塞之地。以有險可守。而山川足資屏衛也。文明之世。當建都於水陸交通之地。以舟車便利。而號令足便控制也。今誠宅中圖治。發憤維新。固宜擇文物最盛之區。建中央集權之所。則文明易於輸入。政治便於指揮。烏有崎嶇山谷之中。偏隅僻遠之地。足以控中原而通萬國者哉。若夫阻險以避敵。僻處以偷安。則固賊臣迫挾之奸謀。頑固偷息之下策。而又烏足論耶。而又烏足論耶。

### 論列強對中國之政策及中國之前途

麥孟華

日本某政客之言曰。從茲以往。披東亞之地圖。不復見有支那矣。余痛其言。而深信其言之不謬也。夫列強之亡我中國也久矣。索鐵路。取礦產。據要口。干內政。橫行中國。夷若無人。今

更挾七八國之勢力。張十餘萬之兵威。入其國。盪其兵。躪其民。覆其都。而中國者力絀而不足與爭。理屈而不能與辨。吞聲低首。舉四百餘州之地。而任其取捨。合四萬萬餘之人。而聽其死生。縱橫肆恣。惟其所欲。俄取東三省。蒙古直隸。英取川藏沿江諸省。法取雲貴兩廣。德取山東。日取福建。其餘甌脫之地。待之意與諸邦。二千萬方里之幅員。旬日之間。可以立盡。而列強乃躊躇觀望。反求我主權之人。商我和平之事。若有所徘徊而顧慮者。彼寧有所愛於中國哉。亦豈有所憚而不敢發難哉。譬之食也。其物已在齒舌之間。勢必不能他遁。若不多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易。驟然吞之。不鯁於喉。必病於胃。今我中國固在彼齒舌而不能他遁之物也。東西諸國。議論沸騰。却顧審慎。千論萬策。則無非謀其嚼齧之功。求其消化之方者也。

今地球諸國。無不反覆論議於中國之問題矣。要其論議。約有數端。甲之言曰。中國宜分割者也。中國習慣。每以首都爲國土。以政府爲國家。故首都一破。政府一倒。則其人即自認爲國亡。且其南北二部人種本殊。言語不通。風俗各異。觀其二千年之歷史。多至有四分五裂之時。若南北朝之時代。若季唐之時代。若宋金之時代。皆分裂割據。各君其土。各治其民。今首都破而政府倒。固至割裂之時代矣。則其時可分中國者。地球之天府。地球當公享其利益。非愚劣之人種。所得專而據之。况彼逞野蠻之舉動。無端啓釁。自取滅亡哉。則其理宜分

支那人種。不知愛國。而又特有服從性質者也。故苟有臨乎其上。彼即奉以爲君。今滿洲政府。非其所喜。官吏貪酷。尤所積恨。誠能代滿洲而去貪吏。中人必樂爲壺漿箠食之迎。則其機易分。且中國者。必不能免於分割者也。若不區劃疆域。分定擔任。探因循苟且之下策。用扶植頑固之愚謀。則膨脹之人種。必終爲歐洲之妨害。則其勢不得不分。甲之言也。一唱百和。歐洲大陸。舉國若狂者也。嗚呼。此固持黃人禍害 *Perilous* 之主義。而使我國無苟延之殘喘。甲人無立錐之餘地者也。

乙之言曰。中國宜放任者也。天下抵抗之力。每與壓力爲反比例。列強之壓抑中國也。至矣。肆其凌侮。極其要求。五十年來。開二十五之港口。以非埋之挾制。行治外之法。權條約則利益均沾矣。土地則約勿讓與矣。得寸則寸。得尺則尺。五年而來。日割臺灣。德割膠州灣。俄割旅大。英割威海衛。法割廣州灣。英割九龍。意割沙門灣。租借之條約。日出而不窮。勢力之範圍。任意以推擴。且津鎮蘆漢滇粵山東山西東三省之鐵道。稅關釐金銀行礦產內河輪船之利權。無不奪之歸於掌握。於是中人不平憤激之氣。與列強利益膨脹之力。同達於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擾亂。非出於中人之本心。實列強台而賈之也。夫以四萬萬之人衆。習二千年之同化。種本秀慧。性耐勤苦。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強壯不撓之志氣。其人寧可輕侮者哉。特以久伏於專制政禮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愛國之心。浸生。獨立之氣。浸盛。若誤

視以非洲之黑種。而猶重加以壓制。則嚮所目爲和平服從之人。必至生爆烈奮激之變。三十年前之日本。一壓而突起雄立。是黃人之前車矣。乙之說也。歐人所不樂道。而布洛孤大倡之於巴黎者。此固持亞細亞之事。亞細亞人自處。L'Asie aux asiatiques 之主義。而世界至正之公言。足保東亞太平之局者也。

丙之言曰。中國者宜聯合監督其財政。今日之兵費。必有億萬之賠償。中國羅掘已窮。其費必驟無所出。則莫若列強協議。而握其財權。舉凡諸省關釐租稅鹽課一切財務之政事。及中央政府之財政。以至細微纖悉之事。無不立官吏而監督之。俾以極大之權。且中國之官吏。以貪黷爲通義。以中飽爲宗旨。若使徵收必加倍課。民不堪命。將積怨蓄忿。起而洩恨於官吏。且并致毒於外人。是排外之波未熄。而革命之旗又張也。則宜并官吏之制度而監督之。如是則中國不能有奮動之餘地。而可保外國之文化與外人之安全。丙之說也。雖不明言其用心。而握其財源。制其死命。是英人用之以制埃及者也。

丁之言曰。監督之議誠善矣。然列強之意見錯異。則區域之界劃難。中國之民數繁衆。則權力之轄治難。以中國之人。分隸歐洲之四國。則一國當有一萬萬人。歐洲列國之中。誰能負此重大之責任哉。既不能負此重任。則莫如以此重任而仍歸之主人。扶其皇帝而復辟。組其政府而建治。使親王輔佐之。使大臣左右之。令老朽巨體之帝國。復其強壯之精神。寧

非策之上哉。雖然鷲鳥戡翼。不能不防其搏擊。死灰暫息。不可不慮其復然。根株未絕。來日大難。中國既復其責任。即不可不任其保證。保證之道。厥有數端。一則分屯重兵於要隘。以防前孽之滋生。而養兵之費。中國任其供億。一則毀要隘之守備。使之失所憑依。一則禁軍器之輸入。使之無所藉手。如是則既復中國之故步。且可永列國之和平。此數者。法人既有提議。各國未聞異辭。而德人提議之三事。固亦隱有此意者也。丁之說也。最爲中人所樂聞。而其言主順其術。全巧其名。至美其心。至險而法人用之以縛安南者也。

東西人之干論白議。要不出此四端。而甲之說則列強未能見之實行。乙之說列強未必有此公義。惟丙丁之說。則固所謂嚼齧之功。消化之易。列強所躊躇審擇而尙未決定者。是故今日之爭。非與我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其和議亦非在於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於中國政府之去留。

列強之衝突猜忌。而復憚於用兵也。故無事不出於和平。即無事不出於協商。三國不協商。則不能墟埃及之宗。六國不協商。則不能執土耳其之政。五國不協商。則不能分波蘭之土。昔英果大臣之宣言。議院曰。亞洲之爭。歐人互相猜忌。螞蟻相持。故曠日久而獲利寡。今歐人當合同運動。同謀其利。然後亞洲可入吾掌握。歐人近用此術。故英德已出於協商。此議一出。意人贊同之矣。奧人復贊同之矣。其餘法美諸邦。亦將必歸於聯合。中國雖無埃及之

滅。裂。殆。無。以。免。土。耳。其。覆。轍。矣。然。列。國。之。離。合。必。視。其。利。害。之。異。同。俄。人。利。害。之。關。係。劃。然。殊。別。於。諸。國。也。故。對。此。誕。議。其。報。章。即。評。然。詆。諷。之。而。開。放。白。河。以。北。諸。港。口。之。議。且。宣。言。而。反。抗。之。豈。英。德。果。愛。惜。中。國。而。俄。人。獨。有。所。矚。哉。諸。國。之。利。害。在。商。務。故。假。和。平。而。謀。奪。利。權。俄。國。之。利。害。在。土。地。故。肆。侵。略。以。期。達。目。的。兩。者。齟。齬。故。百。端。皆。異。其。舉。動。政。界。遂。生。其。曲。折。外。交。亦。陷。於。困。難。此。所。以。遷。延。而。不。能。遽。合。也。不。然。土。地。利。權。皆。彼。囊。中。之。物。予。取。予。携。而。甯。必。仰。此。無。主。權。者。之。鼻。息。待。此。擁。虛。位。者。之。畫。諾。哉。故。曰。非。與。中。國。議。和。也。實。爲。列。國。之。自。議。

無。形。瓜。分。之。實。行。於。中。國。也。久。矣。自。立。不。許。讓。與。之。約。而。土。地。皆。爲。彼。代。守。也。自。定。勢。力。範圍。之。界。而。政。令。皆。爲。彼。代。治。也。極。枿。樸。之。勞。悉。供。他。人。之。食。而。我。實。一。無。所。與。彼。爲。主。而。我。反。爲。客。彼。爲。主。而。我。實。爲。傭。四。百。餘。州。之。地。豈。徒。非。愛。親。覺。羅。氏。之。生。業。抑。豈。復。我。二。千。年。來。黃。帝。子。孫。之。舊。物。哉。乃。者。地。土。畢。集。彼。客。與。傭。者。宜。可。謝。事。而。去。矣。然。列。強。以。爲。不。習。其。俗。不。同。其。化。中。國。人。未。易。治。也。彼。既。習。於。奴。主。馴。於。專。制。則。莫。若。因。用。其。舊。使。客。與。傭。者。仍。爲。我。奴。代。治。代。守。之。勞。且。亡。人。國。者。人。下。最。慘。之。事。至。足。怵。人。之。目。痛。人。之。心。夫。使。四。萬。萬。人。而。皆。怵。目。痛。心。於。國。之。亡。且。發。憤。并。命。而。謀。報。復。於。亡。吾。之。國。者。則。必。非。外。人。之。所。甚。利。也。莫。若。亡。其。實。而。存。其。名。使。彼。中。人。者。夷。然。相。安。濡。煦。偷。息。仍。爲。太。平。之。歌。舞。而。令。腐。朽。之。

政府。君其上而掣其羈。無事則政府督之。可代我監其民而守其土。有事則政府平之。可代我任其怨而受其兵。而我但握其財權政權。遙爲控制。則彼雖有豪傑之士。亦無從脫兩重之羈。奮起而發難於其間。此以間接之妙術。行亡國之新法。屢用之而屢效者也。故曰其和議不在分割不分割也。而在政府之去留。

嗚呼。吾中國寧有政府。傀儡而已矣。奴隸而已矣。吾中國寧有國民。重囚而已矣。輿僮而已矣。夫至爲傀儡爲奴隸爲重囚爲輿僮。而猶囂然自慶曰。吾國不亡。吾國不亡。吾不知所謂國者何物。而國之者何人也。夫彼政府者。寧不知外人之傀儡而奴隸之哉。然以爲雖爲傀儡。仍有可動之手。足雖爲奴隸。仍有可壓之重。僮屈於外者。仍可凶於內。但使權位一日未去於手。富貴苟可能終其身。則且極其頑暴。縱其驕樂。而他日之神州陸沈。黃種息滅。皆爲他人之事。嗚呼。彼偷息苟活。朝不謀夕之無恥凶人。亦何足責。獨我國民。腴膏絞血。致死效命。而乃購此重囚輿僮之美職。延頸待命。來日方長。正不知其何以待之也。然吾聞印度之入於英也。印人皆頌英政。樂其德而不念印度。有責以亡國者。則自謂爲世界人。而非印度人。嗚呼。此印之所以終古爲奴也。美之轄於英也。人本與英同種。然希望自由。力求自立。務求脫母國而成獨立之邦。嗚呼。此美之所以稱雄地球也。我今日縛束雖甚於印度。而優種不下於美人。況分制者土地。而人種則必不能分割。壓抑者舉動。而心力則



必無從壓抑。爲榮爲辱。爲存爲亡。爲死爲生。爲印爲美。非外人與政府所能主。張而悉聽國  
民之自擇。嗚呼。重囚輿僮。必非人心之所欲。我四萬萬聰秀有爲之同胞。豈遂無力以瀕此  
辱而脫此軛也。抑瞑瞑以及此淪胥。甘心爲埃及安南之續也。嗚呼。此則我國民有自主之  
權者矣。

論保證和平必當 皇上親政

麥孟華

北京既破。媾和斯始。中外人士。罔不翹首企足。以冀和平之回復矣。然列國卻顧躊躇。深慮  
和平之不能永續也。乃皇皇謀保證之策。曰屯重兵於京師。曰設官吏之顧問。曰毀險要之  
守備。曰禁兵器之輸入。若是數者。列強固未嘗無他意於其間。而其人士所昌言。議論所騰  
布。則固曰止欲防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也。夫列強之他意。固非吾所忍言矣。若謂防  
變亂之復發。期和平之永續。則吾竊嘆其防之於末而不正其本。持之於流而不清其源也。  
夫欲保和平之源。本固莫若扶四萬萬人愛戴之人。謀四萬萬人公同之事。以平四萬萬人  
憤激之心。列強之於此事。固亦提議及之矣。然持之不堅。斷之不速。故事尙未見於實行。揣  
其用心。似有所疑惑而不決。然此固地球至義之舉。天下至公之言。即言利益。亦所以保東  
亞之太平。而列強有無窮之利者也。

兵興以來。將半載矣。士卒苦於兵役。小民艱於謀生。影響所及。地球之商務。亦將受其虧損。

故中外民庶無不望利議之速成。然命行成之使已踰兩月之久而李鴻章雖曰全權實無寸柄。提一議商一約無不遙遙萬里之外。西向而請命於西后。西后又不能獨斷。更就議於榮董端莊。築室道旁。阻撓牽制。且慶王爲舊黨之魁。足以監其權而掣其肘。其勢力遠在李鴻章之上。李鴻章必仰其意而待其謀。一國三公。徒增擾攘。此所以議和二月而尙未得其端緒也。惟請皇上速回蹕於京師。使主權有所專屬。皇上奮其乾斷。便於指揮。內不慮權臣之挾制。外自可實行其全權。如是則談判一開。條約必能速就。否則宕延歲月。權奸各顧其私。竊望負隅之虎。獵人未去。而又肆搏噬。殆亦非列強之利也。故皇上親政。則主權一而和議可以速成。

賊臣團首之歛兵遠遁也。固非知公法之不可犯。閉關之不可行。邦交之不可絕。翻然有悔禍之心也。徒勢細力竭。不能不抑心俯首。戢陰謀以暫避其鋒。今日雖加懲罰矣。然賞罰本在其手。則責譴亦徒有其名。况其黨羽至多。援引至易。西后倘一復政柄。權奸必漸握重權。積恨既深。方如夫差之報越。安望其悉泯猜嫌。易讎爲好哉。惟皇上素重隣交。深明大勢。慕西國之政治。樂輸入其文明。一旦復握國權。固必重敦睦誼。此非獨中人所深信。抑亦外國所共知者也。且天下莫強外交最狡之國。與滿洲爲隣境。爲西后所素親。倘頑固之政府復立。則扇惑之狡計將生。韝上飢鷹。脫絛鏃而突出。此寧獨亞東一國之禍害哉。故皇上

親政。則外交固而狡鄰無所生心。

中國今日之大問題二。一曰北方之議和。一曰南方之變動。二者事雖不同。而固有密接之關係者也。戊戌政變。人心皇皇。含識之倫。咸懷義憤。是以歸政之電。縱橫於海外。勤王之檄。交錯於道路。乃者天下洶洶。其機將不可復遏矣。夫猶是中國之民。寧必有私愛於皇上。而有私怨於西后哉。皇上謀吾民之事。而與之以生。西后窮吾民之途。而與之以死。喜生而惡死者人情也。亦安能強天下之人樂死而忘生。夫奪慈母之哺乳。雖申商不能禁。嬰兒之啼號。祭賢師之教育。雖周來不能止。弟子之叫詈。皇上者四萬萬人之慈母賢師也。慈母賢師之見奪。雖羸政路。易豈能制四萬萬人不平之心。故今日而惡啼號叫詈也。誠莫如復其哺乳教育矣。然豈無倡言革命者乎。曰。民之所求者人權也。故西諺有之。曰。與我自由乎。否則與我以死乎。謂民之可以以死易自由也。我皇上變法之始。即許庶民之上。書除報館之忌。諱不俟民之要索。即與以千餘年欲而未得之人權。皇上一旦復辟。必將更張民氣。所欲求者既得之矣。則彼之捨身冒死。夫固又將何求。觀日本維新之初。浪士騰湧。而六事誓衆之後。則皆致命效力以佐中興。固期效之可親也。矣。列強誠能秉公仗義。復我皇權。則和議既成。變動亦息。此固非獨中人蒙其利益。即外國亦享其和平之福者也。若謂人心已動。不可復靜。則烏見日本之人。背其天皇。英倫之士。棄其君后哉。故皇上親政。則

內變息而人心可以復靜。

義和團之事變。其蹂躪可謂慘矣。而原其禍始。其原因厥有數端。一曰由朝廷之授意。一賞團匪而公使見殺矣。一詔募團而數省鬧教矣。上一萌排外之私意。下即肆焚戮之實行。一曰由見聞之蔽塞。戊戌之秋。禁絕新法。西法之政盡反。西學之校悉裁。耳目既所不經。猜忌即因而紛起。一曰由官吏之不肖。抑揚於民教之間。蓄釀其不平之氣。故一朝暴裂如水潰。隄譬之殺人。義和團者殺人之刃也。西后賊臣者殺人之人也。若皇上復握大權。重行新政。睦鄰修好之誼。既昭煥於人心。且採西學以擴其智識。仿西政以聳其見聞。而大小官吏慄慄奉法。民教交涉。理勢皆平。如是則小民皆濡浴於文化之中。潛消其猜憤之氣。咸知閉關鎖港之非。許則齟齬必無自而生。夫三十年前之日。本其仇教排外。豈與我有異哉。然政治之化。既興。攘夷之論。自息。况列強既復我聖君。吾民咸感其見義。方圖報之不暇。寧至反目相仇哉。故皇上親政。則新政行而民庶必不排外。民教可以相安。

誠如是也。列強雖不戍一兵。不禁一械。而亞東之大局。必無決裂之虞。夫上可期和平之永續。下可振義聲於地球。宜列強之決議而無異詞者也。雖然。復辟者徒有親政之名。必復權乃有親政之實。

復權奈何。首宜使西后撤簾移宮。皇上大婚以來。天下咸云歸政矣。然皇上僅擁守府

之虛位。西后乃有行政之實權。惟變法三月。皇上乃得自行其意耳。然大柄方握於手。幽禁即及其身。西后訓政而後。知其事不嫌於人心也。故無事不專於西后。即無事不託之皇上。是以訓政則假之上諭矣。徵醫則假之上諭矣。立嗣則假之上諭矣。乃至募團獎匪。亦無不假之上諭。而皇上則固瀛臺幽閉。未嘗一聞其事也。若使空言復辟。則皇上仍爲所挾制。而不克獨奮其威權。今西后遠在陝西。必不肯遽作回京之舉。列強誠堅請。皇上之回蹕。專認爲議和之主。權凡百庶政。西后皆不得干涉其間。則皇上獨斷獨裁。絕無掣肘。必外可敦鄰邦之親。好內可安搖動之人心。而西后者。旣在耄年。當安願養。則爲之築長安之離宮。避西鄰之責言。豐其歲用之費。盛其園林之樂。湖山之歌舞。無異於頤和。終老之葆。裘別營於南內。則西后可保宴遊之樂。皇上亦無制挾之憂。士民旣遂謳歌之歸。東亞亦保太平之局。一舉而四善備。列強之義舉。誠未有過於此者也。否則國事再誤。捲土重來。二十世紀之東洋。豈不慮其演彈雨硝煙之慘劇哉。

次則令賊臣按罪定罰。賊臣之橫悍無忌也。外則慘暴而橫戮外人。內則悖逆而劫竊大柄。窮凶極惡。天下痛心。今剛毅李秉衡諸人雖去。而榮慶端莊董趙諸凶豎。猶復柄政於中。慶父不去。魯難未已。三思猶在。唐患方長。賊臣盤結於中。中國固未能高枕而臥也。夫西后以二十餘年臨朝之母后。擁四百餘州錦繡之河山。無端破家毀室。萬里蒙塵。盪瓊林大庫之。

儲陷棧道淋鈴之苦。寧不恨奸臣誤國。幡然而自悔首禍哉。然授柄權奸積漸成勢。諸奸緣傳於肘腋。幾如附骨之疽。若今日不悉數盪除。他日仍將刳制。皇上是故戊戌反新政廢皇上之人。即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也。今日倡團匪仇外人之人。即他日必不可立朝廷預政事之人也。持此以釐汰賊黨。賊黨必無所藏身。皇上乃得握用人行政之權。外人乃得保永久和平之利。否則外拒媾和而內實主議。名雖加譴而實且當國。皇上雖能復辟。其何以異於戊戌之皇上哉。

曰。此我內政。寧外人所宜干預耶。曰。切齒賊臣。繫心皇上。中人之同心也。救難恤鄰。外人之義舉也。因人心之大。順行恤鄰之義。舉我四萬萬之所欣喜而無異詞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他之奪我權者。渙然安之。此之復我權者。獨郵然疑之。是猶我室被焚。忍於隣人之乘機刳掠。而不忍於隣人赴急救火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 論中國國民創生於今日

麥孟華

天下人數之多。則未有如我中國者也。天下國民之少。則又未有如我中國者也。中國以人衆聞於天下。其一國之數。可敵歐洲之全土。他國之人。莫不驚其人種膨脹之力。而吾邦人士。且颯颯焉日憂其人滿。稽其三十年前之數。則已號稱四萬萬人。夫挾此四萬萬人之力。宜可以馳騁歐美。橫絕地球。而乃瞑目束手。任他人之牛馬而鞭笞之。如羣羊之見驅於牧。

豎。戡耳聽命。惟所生死。雖地球民數至少之國。皆得握其權而制其命。橫行其境。夷若無人。若是乎國人之衆寡。無關於國勢之盛衰也。麥孟華曰。國者民之所積。有民即可以立國。故英之民數。不及我十分之一也。而區區三島。控制五洲。美之民數。不及我百分之一也。而脫英立國。首稱富強。日本民數。僅及我十分之一也。而稱雄東亞。頡頏列強。非律賓杜蘭斯哇兒。則民數尤少。殆不過我千分之二三耳。而抵抗英美。數年不屈。誠有民也。國固不強。烏有以四萬萬之族民而族昇。有。四萬萬之國民而國見墟者哉。然則中國之號稱四萬萬人者。要不過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偶寄生此四百餘州之地。而備此四萬萬中一人之數已耳。其思想有中國之關係。其行事負中國之責任。翹然而可謂國民者。蓋千萬人而恐無一二也。

然而歐美國民之名。震動而轟其耳目。東西國民之事。浸淫而入其腦筋。乃憬然於爲其國土之人。即有其國民之事。徒衣中國之衣。食中國之食。家中國之家。籍中國之籍。于然不足名爲中國之國民也。於是歐美國民之風潮。簸盪而及我中土。中土國民之出現。今日爲其時期矣。則且爲正國民之名。爲釋國民之義。

博博大地之中。界其國土。釐其風俗。異其語言。萃民人共同之團體。劃然而自建爲國。其國體雖有共和立君之異。其等族雖有貴族平民之殊。其執業雖有士農工商之別。其族民聚。

合。雖有人種宗教之不同。而凡衣食生殖於其國土之中者。即無不有國民之公權。即無不有國家之義務。總而名之曰國民。故羅馬人之言國家也。以全國人民合一之義。而名之曰列波埔律。(Republic)蓋國家者成於國民之公同心。而國家者即爲國民之公同體。也是以歐美政治家之公言。無政權之人民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民者無國家。(No nation no state)而國民之情感與國家無關係者亦不能與以國民之稱。而謂之曰無國家者無國民。(No state no nation)國民者與國家本爲一物。異名同實。要不能離而爲二者也。

由是言之。國家者域民之界。而國民者對外之名也。故歐美諸國之法。國民之公權。惟內國臣民所享。有而外國之臣民必不能與享其權利。雖本爲其國之民。而移居於他國。數年不返。不任國家之責者。則亦除其國民之名。籍斷其國家之關係。奪其公民之利。權而國民者。亦知我與國家有密切之關係。而責任者權利所從出也。則莫不奮公同之思想。謀公同之利益。協力分勞。不肯放棄其責任。乃至忘家赴國。以一身爲國家之犧牲。蓋國民之權利如是其公且廣。而國民之責任如是其重且大。豈有衣其衣。食其食。家其家。籍其籍。而即可自附於國民之數者哉。

執是義以繼之。中國不幾無國民矣乎。曰。中國之無國民。二千年於茲矣。中國開國至。早文



化最先。三代以前以民爲國。詢謀及於庶人。芻蕘縱其論議。國民旣盛。國家亦昌。秦嬴暴興。以愚民之政。爲民賊之祖。焚詩書以錮其智。慧。祭誹謗以褫其自由。盡取國民之事權。奪而歸之。掌握專制之橫。國民奪氣。繼起者惟思爭其君權。而亦不利國民之有權力也。則竊其國家爲私有。而不許國民之預其事。而睨其旁。心法相傳。變本加厲。若宋若元。若明。其所謂英主令辟。莫不以竊國之巧。愚民之術。爲其英武開弱之殿。最當時之國民。始未嘗不起而爭之也。爭之。不得。不能不受其壓制。壓制旣久。才智且不足以自治矣。則更偷安苟息。樂舉其責任事業。委之一人之代。謀馴伏不已。且倚賴之。遂以國家爲一家之產業。國事爲一人之私事。吾儕小人。與國無關。惟當供其使役。而不必措意於其間。即有一二魁秀。起而謀復責任。亦且羣起而詆其僭越。罪以悖逆。如是。則不復知其國爲何物。不自知其身爲何人。嗚呼。國民者。國家之主也。一變而爲客。再變而爲傭。三變而爲奴隸。旣奴隸矣。而國民遂絕跡於天壤之間。此西人所以謂專制政體之下。止有服從君主之人。民而必無服從國家之國民也。夫旣已無民。安能立國。然一統之世。閉關獨立。其爭亂攘奪者。要不出此國土之中。故雖有移祚易姓之事。而其國終不至移於他國之手。今乃海禁大啓。忽出而遇他國之國民。一人必非國民之敵。則一敗再敗。勢驟衰而國頓危。蓋今日者。君權之程度。旣達於極高之點。而物極必反。不能不假國民以濟其窮者也。我皇。上大公遠見。因時制宜。許庶民之議。

政。縱言論之自由。我國民內獲二千年失奪之人權。外觀數十國之平民政治窮則必變。而必發國民之種。播於戊戌。而今日不得不萌芽者也。

盛矣。歐美之國民也。而溯其發生之時代。遠者大都不過百年。而近者乃不及二紀。而其發生之遲速。每視其播種之力以爲差。徵之各國之例。英人之播種也。至早。故浸淫漸漬。其發生爲最。先。美人之播種也。至烈。故勃然興起。其發生也爲最。驟。日人之播種也。爲至順。故因勢利導。其發生也爲最。易。我中國民之起點。其情勢頗與日同。而人種之繁滋。民性之聰慧。自治之才質。無僧侶武門之壓抑。無貴族平民之等級。而全體之國民。復皆出於同一之種族。其共同之精神性質。言語習慣。皆非諸國之所及。故團結之勢力。膨脹之速率。發達之驟。必有突比於英美者。且國家者有組織之體。其生活與個人同。幼壯衰老之既殊。則體力長成亦各異。大抵幼穉長成之力。每倍速於少壯之時。歐美國民之發生。雖早。而漸近少壯。長成之力。亦將定矣。中民方丁幼穉之年。如花初胎。如人方孩。體力鬱勃。日新月異。旭日東出。異光熊。熊。春草勾。萌。怒芽茁。茁。雖復未成形體。而氣象之盛。固可一躍而突進文明也。彼白種之國民。又烏能以開化傲我。誣黃種爲惡劣。詆支那爲老大。而猶例我以二千年馴伏專制之人民哉。

曰。中國國民。經二千年之壓抑。力已弱矣。骨已脆矣。今發生方始。而阻力叢集。一受戊戌之

鋤夷。再受漢口之摧瀾。三受外人之逼制。恐生力之不任。而生機之將絕也。曰。內力之發。生恆與外力之阻抗爲反比例。故天下進化之理。皆紆迴曲折以達其冀。望而必無直線徑達之事。法人不經數次之革命。則不能行庶民之政體。美人不經八年之血戰。則不能建自由之新邦。英人不經十數年之爭鬪。則不能獲議政之權。競爭之劇愈烈。文明之程度愈高。國民之權力愈厚。此西士之恆言。所以謂權力爲不斷之競爭也。細民謀衣食。逐什一。尙冒險以賭其性命。角鬥以競其腕力。況由千餘年之奴隸。脫羈軛而驟列於國民。爲生人莫大之幸福。而可安坐得之哉。按以各國之成例則如此。驗之天下之公理又如彼。霜雪彌厚。則松柏之滋長更茂。熱度愈高。則瘋機之漲力更大。今日之鋤夷摧瀾逼制。寧非國民之霜雪熱度哉。傳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而又安足懼耶。

要而言之。今日之中國。非老大之時代。而幼穉之時代也。今日之國民。非垂死之國民。而方生之國民也。老大垂死。則亦曰無藥可治。無術可救耳。若夫幼穉之赤子。方生之嬰兒。而曰不可救治。何其言之悖且謬也。然而國民之生也。成於人而不誕於天。故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天而在人。我亦爲國民之一也。則養育長成之責任。不在人而在己。斯賓塞不云乎。我自保護其利益。較他人之代我保護。情倍切而事倍善。況我中國國勢將傾。聖王見廢。上無可託庇之人。下無可推諉之責。我不自保。更孰從而代保之。長成國民之生體也。惟我。哉。

絕國民之生機也。惟我自非至愚極忍。寧肯袖手旁視。狀絕四萬萬之生命。并以自絕其生命哉。若猶憚責任之重大。而謾之以老大絕嬰兒之哺乳。而視之爲垂死。則是自屏於中國之外。與國家斷絕其關係。而非復我國之國民也。人既非我國民。則固甘爲外國人矣。於外國人又何責焉。於外國人又何責焉。

### 論議和後之中國

麥孟華

痛夫龔子定菴之言也。曰未雨之鳥。威於飄搖。將萎之花。慘於槁木。痿瘵之疾。痛於癰疽。我中國毛羽摧毀。根株憔悴。數十年於茲矣。至今日而瘵疾已成。勢將不起。讀議和十二款之條約。不能不爲之輟食推枕痛哭憂憤而不自勝也。夫十二款之條約。未嘗索我一二之要港。未嘗割我尺寸之土地。凡所要素。非爲正當之賠償。即防將來之禍患。且自我致戎。曲不在彼。我則自侮。於人何尤。是以我國人士。莫不幸和議之速成。冀和平可以回復。謂中國無大損失。喁喁翹首。如慶更生。嗚呼。以十國之協商。半歲之詳議。審慎周詳。算無遺策。豈忽有愛於我。頓抑其狡焉思啓之雄心。以存我二千餘年之古國哉。昔俄皇尼哥拉士之謀併土耳。其以出地中海也。日與英國協商。嘗語英使奢摩路曰。今吾等捧持病夫於掌上。若不善爲協議。一旦病夫突起而脫吾掌握。則後悔必將無及。今泰西病夫。既受彼六國之軛縛。固無能脫彼掌握矣。移其術以處我泰東病夫。亦將用其故技。今日議和之條款。固不必駭中

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國之死命。玩之於股掌之間者也。

中國自通商以來。外人之與我交涉者。凡三易其政策矣。甲午以前。皆用和緩主義。夫咸同而降。吾國力日弱。國威亦已日替。然外人叩關之始。怵於龐然大國之外勢。慚於政事腐敗之內情。惟垂涎其商務。更恐失其歡心。故英將撲鼎查之肆擊。閩廣江蘇。連兵二載。許五口通商。而即可了結矣。索還伊犁之案。俄人橫悍。一使臣理論。而即可轉圜矣。甲申之役。英法合縱以破京師。然和議即成。償款亦寡。且假洋兵以代平內亂。遣將官以代練水師。雖訂利益均沾之約。攫治外法權之利。類皆乘我不知。善言欺給。其或虛言囑喝。一對以強硬之手。段亦旋即降心相從。甲午而後。吾國窳敗之情狀。纖悉盡見。於是和柔之政策。一變而爲強硬。柔緩之手段。一變而爲急激。朝鮮失矣。臺灣割矣。然可曰割地乃成也。無端而俄奪旅順。大連灣矣。無端而德奪膠州矣。無端而法奪廣州矣。然猶曰酬勞報德也。無端而英索威海衛矣。無端而英索九龍矣。無端而意索三門灣矣。然猶曰抵制列強也。無端而英訂揚子江一帶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法訂兩廣雲貴勿讓他人矣。無端而日本訂福建勿讓他人矣。其餘鐵路礦產內河小輪釐金收稅一切權利。無不豪奪強取。不必問地主之甘心與否。不必問物主之允許與否。予取予携。千手突集。爭先恐後。日不暇給。蓋深知中國之無復拒力。土地雖大。急取強奪。則可以立盡也。北方事起。東西列強。兵力畢集。宜可以遂其突飛進取之

主義而實行瓜分之事矣。然懲排外之強悍。懼欲速之不達。以爲殺人。以刃將有格鬪。不若飲以醜而自斃也。生摘之。果不適用於口。不若待其熟而自落也。於是外交之術又一變。去年以來。沸騰於歐人之報。叫囂於歐人之口者。不曰黃人禍。害。即曰支那侵略。病。夫曰黃人禍。害。則固謂其種莠秀。非若印度之甘爲奴隸。今日不制其死命。則他日必貽後患也。夫曰支那侵略。病。則固謂其人強智。非若非洲之任我宰割。割其鬻肉而使彼驚悟。不若擊其手足而使就羈輓也。二說相因。遂生妙策。故媾和之始。歐人首畫三策。一曰分割土地。二曰更易皇統。三曰扶植清廷。日夜講求。既知前二策之難行。遂決計而出此後策。至是而急烈之政。策。又將易以和緩。蓋經十餘國外交家之熟思沉慮。而昔日英相巴麻斯頓之所謂左手撲之。右手撫之。亡人國而人不自知之妙術也。

故夫今日之和議。雖不割要港。不失土地。而其所以限制我主權者。固其侵略之潛勢力者也。夫國家之立。在於主權。用人行政。一切皆可以自由。外人不得而干預。即外人不得而阻撓。此自主之國之所以異於藩屬也。外人之干我內政也亦多矣。然威劫勢脅。猶得據理以拒謝之也。今官吏之陟黜。術署之創廢。科舉之停舉。覲見之禮節。無不待他人之命令。受他人之指揮。載之盟章。立爲成約。名雖帝國。實則藩邦。若是則失自主權。若夫設險以守國。修武以置防。此天下有國之所同。而當兵事社會之世。則尤恃以自立而競爭者也。今兵器則

禁輸入矣。砲臺則令毀拆矣。首都則置守兵矣。萬國角立。寧能永保無事。一旦有警。其將何以自存。譬之人也。手足以捍其心。腹譬之家也。門藩以蔽其堂。奧今截其手足。而復據其心腹。撤其門藩。而復盤其堂。奧如此。而尙得曰完人。尙得稱全家哉。若是則失自衛權。二權者。固自王國最尊最重之權。雖在彈丸。無不具備。二權失矣。俯仰異勢。操縱由人。雖有土地。雖有人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寧必待社之屋。姓之易。土地之分裂。然後命之爲亡國哉。然曰保證和平。懲罰兇罪。固爭勢所必至。且猶得求促其期限。以紓其禍。求定他約。以濟其窮。如禁軍器輸入。則已無防禦之具。可求外窮。人與定於此期限內。而向中國開戰等約也。然制一國之命而生死之者。即曰財權。夫今補十國之兵費。出八億萬之償金。中國所入。歲不敷出。無事之時。司農亦且仰屋。羅掘俱盡。可謂窮矣。今欲知其財政之難。且先核其國債之數。

借債之年

借債之數

借債之息

償債之期

光緒十三年

一、五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

光緒二十年

一、六三〇、〇〇〇磅

七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四年

光緒廿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磅

六釐

西歷一千九百十五年

光緒廿一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二年

光緒廿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三十三年
光緒廿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磅	四釐半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三年
光緒廿五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光緒廿五年	二、三〇〇、〇〇〇磅	五釐	西歷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借債總數			利息總數

五千八百七十八萬磅(即五億八千七百八十萬圓) 三千二百萬圓

以中國四百餘州之大。地。借五億餘萬之公債。其數非必至。鉅。然爲內債則雖數倍而不爲多。爲外債則止此數而已可慮。況中國財政困窮。倉皇支絀。昔之公債。以海關抵借而得之者。二十二年而後。海關已略盡矣。二十四年之債。抵以鹽稅釐金。二十五年之債。抵以蘆漢遼瀋鐵路。今方困絀束手。告貸無人。乃忽增八億萬之償。欸將借之民間乎。而中國民不信上矣。將借求加洋稅乎。則外人早已拒絕矣。將自加內稅乎。則恐激民亂。外人將出而干阻矣。將借之外人。則無物抵質。而他人且不信用矣。列強知其必無以應也。則進以保證公債之策。而改革財政。不得外人之指畫。外人不負此責任也。則又進以監督財政之策。嗚呼。財政者一國之血脉。財權者一國之主腦。而政治威力之所根莖者。也。昔償日本兵費之時。藉俄人之保證。借一千六百萬於巴黎。而俄人北方之勢力。遂驟增其數倍。此固列強日夜垂



涎而熱。望今得乘時機而藉償希望者也。夫埃及借國債於歐洲。財政愈增混。素英法遂派員監督。始則監其歲入者。繼乃監其歲出。終且踞其大藏工部二省。而埃及國政遂盡入英法之手。埃及遂無復主權。至十五年前之公債。更由六大國爲之保證。而埃及更以不國。今列強直以埃及之道處我。公論昌言而不少諱者也。我國民徒驚於巨欸難籌。蹙額相告。而不知他人之用心。固非徒絞我膏血。且得以此伏我而監其腦。制我命之生死。不數年間。將與埃及土耳其。同遊亡國之軌。五十年之償期。雖緩固已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而尙何國之可云哉。嗚呼。和局將成。金甌無缺。可以得過且過矣。然痼瘵日深。僅存軀殼。殘喘奄奄。生亦何樂。大夫君子。邦人諸友。倘一熟思深念。不知何以待之也。

財權握於異人。政權移於他族。雖有土地。國非吾國矣。然爲一國之主人而存亡之者曰國民。爲國民之精神而生死之者曰民氣。故夫昔之亡人國者。亡以兵力。今之亡人國者。亡以政策。昔之亡人國者。亡其土地。今之亡人國者。亡其主權。以兵力亡人之土地者。強凌弱。衆暴寡。行以無道。暴戾恣睢。凡有強力。宜若無求不得。然其民不屈。則其國仍不可亡。越棲會稽而沼吳。楚雖三戶而亡秦。此其明效大驗也。若夫以政策亡人之主權者。則尤非可豪奪強劫而遽得之也。必待其民之心死氣靡。不復自有其權。然後抵瑕伺隙。撥而取之。故必就兢兢然嘗其民氣之剛柔堅脆。以定其吐茹進退之方。針歐西諸國所以夷埃及墟。印度軌土

耳。其屢用屢效之政策。嘗之日本而播。沮嘗之南非非律賓而亦至困難矣。中國今雖危弊。然二千萬里之地。不能移之他洲。四萬萬餘之民。不能盡加羅刈。氣苟不餒。則中國者仍中國人之中國。雖有大力。寧遽能負之而趨哉。英人之昌殖民主義也。曰其地有一英人。即爲英國之所在。其心至銳。其氣至盛。故五洲之內。英人之播種遍焉。夫彼以素不相習之人。略本非素有之地。而膨脹之力。尙能盪及全球。况我以四萬萬餘土著之國民。保二千餘年世守之故土。顧謂彼能進取以獲所本。無我竟不能保守以全其固。有縱曰黃白種本不相及。何遂懸絕若是之甚也。然而國日以削。權日以奪者。何也。曰中國民氣之衰也久矣。二十餘朝之暴君酷吏。日以至嚴極峻之法。鈐轄其舉動。二千餘年之腐儒謬種。日以束身安靜之論。囚梏其思想。積威所劫。受毒日深。遂使四萬萬人如轅駒如牢豕。如閨女如病夫。低首瞑目。聽人左右。外人見其有瑕可抵。乃萃力以蹂躪之。我中人氣馴而不敢復抗。心死而不知當爭也。則亦以順爲正。移頃之所事者以事他人。誰國有我之地。則吾奉誰國以爲之主。誰國爲吾之主。則吾爲誰國之民。今受此大創。其氣愈下。故國都見陷。乃有具德政牌萬民傘。以頌敵人者矣。國家尙在。且有以六萬人而電求改籍。請他人之保護者矣。但了一身之事。但求一息之安。遂盡棄其人權國體幸福名譽。凡國民最所貴重之物。而不復顧惜。誰無血性。誰無羞惡。獨奈何賤辱無恥之至於斯極也。日本某人著一論於朝日報。題其著者之名。

曰。鞫。生。述。吾。國。之。內。情。如。禹。鼎。之。象。物。欲。使。其。政。府。知。此。以。定。對。我。之。政。策。因。擇。錄。一。二。以。供。我。同。胞。之。鑒。戒。而。猛。省。焉。

支那人者。以服從強者為主。義。深知服從之術。而復善用服從之手段者也。聯合軍之入北京。居民無所逃避。乃相率而出西華門外。列坐叩首。備冷水果餌。以迎日軍。自稱附順。求與保護。日之兵官。以布書日本順民與之為據。逾日而居民之戶。遍懸日本順民之旗。吾於此嘆支那人最巧於降伏。誠如孟子之所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也。然今日迎王師之人。即曩者迎義和團之人。亦即他日迎他軍隊之人。彼之去從向背。惟視勢力之大小。利害之多寡。寧復有善惡義不義之差別哉。夫支那人。日言忠義廉恥。彼亦猶盜賊之言。廉介娼妓之言貞節耳。彼日對人言貞烈。然未常効君辱臣死之節也。彼對人言忠愛。然未嘗蹈為國犧牲之義也。甚者乃營私利而為外人間諜矣。甚者乃棄母國而為敵人順民矣。黠者乃至邀外人之顧盼。暴國惡以獻媚。服外兵之賤役。假餘餼以凌人。外人鄙賤不齒。乃反詡詡自鳴得意。此寡廉鮮恥無行誼之尤者也。彼支那人之畏怖強者。以為不盡服從之義務。則不能保身家之康樂。不藉強者之威力。則不能滿自利之私心。此所以背國事。仇行若狗彘而不辭也。然國家之破滅。皇室之存亡。猶曰非彼切身。不復介意矣。若其室家之財產。妻女之貞節。則固所愛惜而寶貴者也。然外人掠其財產。污其婦女。彼

猶不敢對暴虐無道之外兵爲抗敵。且歛抑怨恨。卑屈恭順。搖尾而乞憐外人。蓋彼固能忍他人不能忍之慘痛。必不肯爲無用之抵抗。以更重其禍。無論何人。其奉爲主義者。皆一身一家之康平安樂。所謂忠孝節義者。皆康平安樂內之忠孝節義。苟有害其安樂之時。則以服從爲當然之事。其社會無公德。其國家無元氣。雖驟加激刺。烏能望其奮起哉。由此言之。支那人者。缺於愛國性。而富於自利心。無忠義強烈之性情。而多身家康樂之思想。故京都破陷。國家危急。雖戰勝之敵人。猶爲悲憤痛心。而支那人乃怡然安之。熟視無覩。蓋彼等依二千年之歷史。守一不可移動之古訓。以達其身家康樂之思想而已。遑暇關心於國家之盛衰。同胞之榮辱哉。其所謂古訓何也。曰強者可服從。不可抵抗。故義和團之起。四方響應。以爲天下之至強也。則服從之。北京旣破。外兵深入。則又以聯合軍爲天下之至強。則服從之。故用兵以來。絕無抗戰之勇。降伏以外。無復他事。嚮方賤爲夷狄。憤爲仇敵者。轉瞬即甘爲其奴隸。是以北京雖大。一擊即破。蓋與支那人戰。未有不始困難而後便易者也。非猶戰時而已。他時亦莫不然。故今日入北京之地。見有嬉愉於敵人之保護。以相慰樂之市民。見有幸乘敵兵之肆掠。以獲餘利之商民。見有於西太后皇上安危未測之時。求敵人之保護。以免奪掠之公卿。見有於國家危亡且夕殆迫之時。求外人之挽留推薦。以保高位之疆臣。而所謂係心君國。慷慨奮起者。無一人焉。故對之之

策保其身家之安全。則其人民必謳歌來歸。與以自身之利益。則其政府必肯爲我利用。仍其習慣之舊俗。則政事惟我左右。而其上下必無一人之關心。因其屈服而與以縛制。是猶投餌於方飢之魚。加輓於就檻之獸也。

要其大旨。其視我中人也。非曰個人主義。則曰奴隸性質。其詆我也。雖可謂至酷。而內觀自省。固無一言不洞中病源也。故某西人之言曰。對支那人之政策。必先以凶橫之兵力。盡力摧夷。使其人無不懼伏。然後施以小惠。假以私恩。則彼必畏威懷德。帖耳搖尾。而就我之羈勒。蓋有兵力則懼。有損於箇人。有小惠則樂得爲其奴隸。外人視我如見肺肝。今兵力之摧夷。亦不爲不力矣。我國民力既不支。固已從風而靡。他日回復和平。握我政柄。爲我略除數弊。略興數利。則今日之畏爲強敵者。他日即戴爲賢主。今日之憤爲仇讐者。他日即戀爲父母。觀於北人之依日兵。則我四萬萬人。固已在外人股掌之間矣。且不觀威海衛之事乎。招吾土人。練以爲兵。夫各國之募兵也。必不使外人隸其兵籍。蓋以他國之人。各愛其國。匪特不能爲我盡力。且將爲我之害。惟英人之在印度。法人之在越南。則訓土兵以禦土人。蓋深信印越之人。不復自知其國。必不足爲我之害也。今他人以待印越者待我。固視我四萬萬人。直無一人。必無一有氣者之足以抵角矣。而我人果利其金錢。乃至賣緣以求入其兵籍。充個人奴隸之義。乃至不惜自翦其種。自戕其國以自利。嗚呼。國所與立者民也。民既盡力。

於他國矣。和議雖成。土地雖在。吾不知爲之主者何種。有其地者何人也。且夫我民之忍恥忘痛而出此。寧必有仇己國而樂助外人哉。固謂得此安樂。苟以自保。故西人之議我也。謂支那人爲最愛和平之人。嗚呼。和平者人孰不愛。然政治家之言曰。國家以保其人民之和平爲目的。然有時事不得已。則雖冒犯危險。不能不破壞其和平。以保國體而爭主權。雖因此而其人盡死。其國遂失。不能不謂爲能盡國家之義務。若徒保和平。而他人之顧。則其國必至爲藩屬。其民必至爲奴隸。今日之和平。非復甲申乙未之時矣。昔日之和平。雖曰忍隱苟活。然粉飾敷衍。尙可少蘇殘喘。少息驚魂。今則行成之終。實爲憂患之始。敦槃未撤。羈輓已加。噎閣漫漫之長夜。今日方將就暝。異日賤辱困縛之苦。必有倍於今日之硝烟彈雨。血肉狼藉之時者。我國民不計和平果爲誰人之和平。而但曰和平和平。則將其心愈安。其氣愈下。不計釜之將沸。而姑啣啣以爲安。不計牢之將迫。而姑戢戢以爲便。嗚呼。醫者雖不鳩我。然安見無氣之人之能復甦而奮起也。

然歐人之議論也。則又曰。中國方昏昏酣睡。外人忽驟加猛擊。適與以驚醒之資。中人非印度土耳其之比。他日必將爲白人之禍害。夫詆我者其言如彼。畏我者其言又如此。蓋今日之中國。病方昏督。而忽投以猛劇烈藥。其爲奄然而殞。厥其爲霍然而蘇。雖有盧扁固未易決定其問題者也。嗚呼。以埃及土耳其爲比。例則病之不起者十之八九。以美與日本爲

比例。則病之必愈者亦十之八九。生死之間。懸於呼吸。雖有至愛。莫從援手。惟病者之奮發精神。蓄養元氣。不瞑瞑以自就淪胥耳。然而樂生而惡死者人情乎。我國民其一湔此奴隸之重病。藉此瞑眩之藥。而厥疾以瘳乎。

### 論中國今日當以競爭求和平

麥孟華

支那人者。天下最愛和平之人民。斯言也。東西人士議我之恒言。而我國民亦以其言爲不誣者也。麥孟華曰。和平者。脆人之骨。柔人之氣。沮抑人民之思想。阻礙世界之進步。亡人家國。弱人種。族爲天下最不祥之物。我國民惟此是愛。宜我國今日之衰且危也。外人之詆我也。曰無愛國心。曰奴隸性質。曰服從強者。曰止自私自利。一若號爲中國人。即不能發憤而任事者。一若四萬萬人。必無一人足以奮起而與之競爭者。夫我國民人種之秀。開化之早。豈不知奴隸牛馬之慘。豈不識民權自由之樂。亦豈無振奮自立之力。而必下心低首。甘受人之軛縛凌辱以爲快哉。然以二千餘年之貴種華胄。乃卒至下心低首。若甘受人之束縛凌辱者。推其病源之所在。則千弊百害。無不植根於愛和平之一心。夫中國開國以來。家族之制。最爲完備。故室家之安。甲於地球諸國。而愛戀之情。亦甲於地球諸國。愛戀既重。則必不肯輕舉妄動。以害其家室之和平。且習於閉關之世。濡沫於一統之下。無他物之激動。足以摩擦其熱力。無他人之比較。足以激其好勝之心。智識既不擴張。思想自無發達。衣食男女

而外。無他希望。守老死不相往來之宗旨。無尚武任俠之習慣。惴惴焉惟以失其衣食爲懼。以不見兵革爲幸。習之既久。其筋已弛。其氣已柔矣。豈儒謬種。恐其柔弛之未甚也。本其自了之秘傳。倡其妾婦之私論。導人退讓。則曰犯而不校。教人隱忍。則曰睡而自乾。務率天下而盡爲妾婦。務率天下而盡至無恥。其有氣稍盛志稍壯。寧爲玉碎而不肯瓦全者。則羣起而擘之。不詆爲喪心病狂。即嗤爲少年好事。天下之人。習聞其說而不察也。則遂奉以爲寶訓。明見其事之憤激不平。而恐抗拒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勿與人爭。明見其事之有傷國體。而懼爭抵之有損和平也。則曰得過且過。日言安靜。日戒激烈。但使身家能保一日之安。雖盡棄其權利名譽而所不計。心性留遺。其種遠傳於孫子。則其毒愈深。其習愈固。其心愈懦。其氣愈偷。由和平而安靜。由安靜而馴伏。馴伏矣。則奴隸牛馬之任。不招其自至。人爭我讓。人進我退。人出令而我受命。人刀俎而我魚肉。乃化其人而成爲不痛不癢之世。乃胥其國而盡爲偷息苟活之人。至是而和平必不可保。而大愚不悟。猶不息其希望之癡心。故夫英法之役。國都見陷。禍已酷矣。而和議既就。則謂和平可保也。日本之役。土地被割。禍尤慘矣。而和議既成。則又曰和平可保也。今則國權盡失。利源盡奪。命在朝夕。無復和平之可言矣。而聞外人之日言回復和平也。則亦從而冀幸之曰。和平。嗚呼。振旅凱旋。罷兵不用。列強則誠保和平。若我則防守被撤。要隘見握。外兵留戍。禍患方始。自茲以往。無復寧歲。烏在



其爲和平也。四百餘州之地。盡爲他人之勢力範圍。四萬萬餘之人。胥爲異族之輿僮阜隸。永在羈縛縛困之中。寧有安枕高臥之日。況乎彼割一地。此援成例。朝下一令。夕可瓜分。又烏在其爲和平也。傳曰。晏安酖毒。以和平爲和平。且是亡人國家。弱人種。族。況以非和平爲和平。其酖毒安有不立斃者哉。

然而舉國鼎沸。萬衆蠢湧。儼然不可終日。必非人情所甚欲也。人情莫不貪生畏死。惡危而樂安。歐洲之人。朝娛夕嬉。濡浴太平。其樂和平之心。固無異於我而殆有甚焉。然歐美愛和平而國強種昌。中國愛和平而國危種弱。若是者何也。曰。以和平求和平者。其和平爲殺人。之具。以不和平致和平者。其和平爲進化之期。故箇人對於社會之義務。必當捨箇人之幸福。以保社會之安全。國家當必不得已之時。亦必捨一時之安全。以保永久之幸福。故伊威陵之言。競爭權利也。曰。世人莫不曰。權利。然權利之起。原在於抗爭。實猶財富之起。原在於勤勞。權利者。必當奮腕力以防守。而斷不能默容他人之侵奪。一人然。一國亦固不然。故夫兩國並立。一里不毛之地。突爲他國所踞奪。被害者其隱忍而默許乎。抑將決裂而搏戰乎。夫搏戰者。破壞和平之局。枯萬人之骨。糜億兆之財。甚者乃致其國之危殆。較之一里礮礮之地。其輕重誠不可同日語矣。然遭無理之屈辱。猶默然而容。忍。則今日可奪我一里之地者。浸可奪我百里之地。浸可奪我千里之地。其侵害無已時。其和平亦終不可保。馴而

全土可入於他人之手。而國隨以亡。故決裂而搏戰。非爲一里而戰也。爲國民自體而戰。爲爭其榮譽而戰。爲保其獨立而戰。實則謀其和平而戰。是以權利之目的在和平。而所以達其目的之方法。則反在戰鬪。蓋和平之誕生。必不能免分媿之痛苦。彼歐美人之朝娛夕嬉。濡浴太平者。固無不自破壞和平冒死喋血而爭獲之者也。而獨不見十九世紀之歐洲乎。十九世紀之初。拿破崙之霸業既熾。維也納之會議既成。神聖同盟之國。無不壹志協力。擁護君主正統之權力。保持獨裁專制之政體。歐洲風靡萬衆屏息。其外觀似安保和平。而內治已日見沉滯。法國者革命產出之地。以輕躁剽悍聞於天下。而所謂最不爱和平之國民者也。一千八百三十年之間。猝然突起。倒查路十世之政府。而開議院政體之先端。風聲所簸。歐洲大擾。比利時則憤起獨立。脫荷蘭之羈絆。而創立議院政體之王國矣。瑞士則變亂大起。覆保守黨之政權。而開民主政體之基矣。意大利則紛爭不絕。人民日與政府激爭。以亢張其人權矣。歐西諸國。政治日進。然十年之間。政界旋即於沈靜。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人復奮起改革。風潮震湧。歐洲之中東諸部。亦遂變亂迭興。荷蘭則自立憲政體而成議院政體矣。丹麥則由專制政體而進立憲政體矣。英國則由貴族議院政體。漸移而爲民主議院政體矣。普魯士則制定憲法。張國民選舉之權矣。巴爾幹半島諸國。亦皆脫土耳其之羈。輒獨立而大行政改革矣。他洲之國。若美若日。或以八年血戰而倡獨立。或以攘夷覆幕而興。

維新當諸國之變亂驟生。干戈擾攘。內抗強暴之擊。壓外敵強鄰之侵害。野無寧室。民無安居。彼其時之國民。寧無愛戀和平。痛擾亂之損我身家者哉。又寧不知和平之可愛。而必紛擾以破壞之哉。然猶必出生入死。去甘就苦者。固深信戀愛和平之足以亡人國家。弱人種族。故不辭分娩之痛苦。以求和平之誕生也。我國民引領西望。日嘆羨歐人之權利。日想慕西國之和平。烏知今日之歐洲。固自最不愛和平之國民之競爭而創造之者也。然則中國人而果愛和平。則亦競爭而已矣。競爭有二。一曰對內之競爭。戊戌維新。皇上復我國民之人權矣。賊臣不道。悍然奪之於吾民之掌中。夫人權者寧可奪取之物。然吾民顧惜目前之安樂。苟保一日之無事。乃遂任他人之取携。乃遂至今日之困辱。過此以往。其禍患未知所終。嗚呼。競爭者國民生存之至要。既無競爭之力。即絕生存之機。生機絕矣。而猶颯颯顧慮曰。和平。是猶人被震擊。脉斷氣絕。但皮髮無傷。面貌未腐。而遂持以自慰曰。其人未死。天下自欺之事。未有若是之愚者也。一曰對外競爭。印度之爲英所滅。其生聚教育。未必不愈於印度之昔日也。其民之安居樂業。亦未必不過於印度之曩時也。而天下之人。必從而鄙之曰。藩屬之地。必從而賤之曰。奴隸之民者。豈不以其國不能獨立。其人不自主。必不足齒於天下之公國公民哉。今列強之待我。久已等之印度矣。然以印度待我者。其權在彼。甘爲印度。與不甘爲印度者。其權在我。夫印度人寧獨樂爲藩屬奴隸。但以愛

惜和平之故。遂爲天下不齒之人。故我國民而但愛和平也。則不患無爲印度人之一日。若  
恥印度人而不肯爲也。則今日之和平。乃砒鴆。乃鞭勒。乃大火盜賊。乃殺人白刃。火燃眉而  
不撲。刃加頸而不格。乃曰恐敗和平。其人尙能得一日之生存乎哉。昔希臘有正義之神。一  
手持衡。一手持劍。衡者示權權利之輕重。劍者示實行其權利。二者相待。不能偏廢。中國之  
利害。不待權衡而已決矣。今日之用。惟劍是賴。若置劍不用。而惟俟和平之至。吾恐他人與  
我之和平。未必我國民所願望之和平也。

曰。籠中之鳥。檻內之獸。寧必以此爲樂勢之所逼。姑視爲安。中國之勢。何以異此。今日雖有  
競爭之心。恐未易敵其壓逼之力也。曰。維也納會議而後。歐人皆屏息於壓力之下者也。外  
則神聖同盟之君主。戮力以保其專制。內則貴族僧侶之舊人。聯合以據其政權。內外同盟。  
其勢力可謂莫大矣。然草澤崛起。奮臂而抗其內外同盟莫大勢力者。則惟都會之商人。新  
聞之記者。城邑之學生。與夫務脫外國之絆勒以求獨立之國民黨。其人至寡。其數至微。且  
人皆微賤。絕無政治。張空拳而奮呼。以觝角雷霆萬鈞之力。彼寧能自必其成功哉。然知苟  
安之必難自立。乃冒險突進。不惜擲和平以爲權利之犧牲。屈而求伸。仆而屢起。卒能使歐  
洲全土。靡然革專制之政。藩屬小國。奮然除強敵之羈。夫競爭之力。猶機輪也。置而不動。則  
百年如故。久且銹蝕。將盡失其轉動之力。若振其機軸。則旋轉震動。雖烏獲不能掣其行。四

萬萬人之機輪亦大矣。苟不以和平鏽蝕之。其奮動豈外物之能阻。法人之改革也。奮起數四。二十年間。曾無寧歲。然而政體卒改。國勢卒興。我中人之安靜。其和平豈不過法人哉。然而苟活偷安。止延殘喘。嗚呼。法人者國民之有永動力者也。中人者國民之有永靜力者也。動則熱。熱則發。達靜則冷。冷則腐。敗熱而發。達生道也。冷而腐。敗死道也。求和平而乃得死道。我國民其亦悚然自警。師法人之生氣。以振其動機乎。若夫明知和平之有害。而姑安是以求息。則是張目以飲。酖聯袂以赴。阱厝火積薪而臥以爲安也。嗚呼。是則非所敢知矣。

## 對俄策

馮邦幹

今回滿洲問題。實全國生死問題也。滿洲問題之決定。即全國之運命之結果。其事之利害。直逼吾人之膚骨。其責任於吾人之上。不能有一毫之旁貸。且此事之成否。即判於旦夕。其迫切豈啻於燃眉哉。今吾國之人。無知者則視此事於膜外。如秦越之不相關。此醉生夢死之徒。吾不具論。而所稱爲愛國之士。識時之彥。唯知徬徨奔走。相對慷慨。舍長息痛哭之外。無所謂救國之策。此孱弱書生之見也。以淚止火。於事何補。更有所謂彊吏重臣。坐擁兼圻。力足以抵一大強國。何爲而不可。而猶相坐觀望。怖縮一隅。斂手以爲無策。嗚呼。孺子悞國。可不痛歎。

又有所謂超於前論之一等者。其志士之救時之策。以聚衆演說爲下手。以打電於西安政。

府。或打電於外國。求反對俄國條約爲目的。其聚衆演說。使衆咸知利害。並講求救國之法。以此爲下手。本至美也。但。其所謂救國者。無他。祇以電爭一事而已。其目的如此。其開會演說之故。亦不過因捐集電費。如是。則以爲目的已達。至政府之聽不聽。事之成否。皆任之於天。自以爲國民之責任已盡矣。又試叩之疆臣。亦以舍打電無上策。以冀於萬一。遂爲靈職。此即彼輩所謂對俄之一定方針也。天下之事。以電即可以求太平。則世界列國不必多講求別事。祇專力於建設電報局足矣。天下事有若是之易耶。可乎。不可。故吾人不可不亟求着實之手段。

### 一宜破除一切倚望之心

彼輩打電之策。全由其倚望之心所生。其意在望外國之助及西安政府之聽。夫外國豈可恃耶。外國何親於我。何怨於俄。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因得一頹弱不振之老朽國之歡心。而增強大國之怨念。世界必無此外交。其謂列國肯爲耶。列強今日之稍有反對俄國之條約者。非欲以死力抵俄。使不敢侵滿洲半步。如英德之舉動。顯然可見矣。余更有論列國對滿洲之態度容後列出故茲不詳。然其所以略爲反對之意者。以其條約之有不利於己。苟俄人不盡絕列國之利。則滿洲無論歸何人之手。列國必不問也。是故今回列國之抗議者。非爲我國。實自爲己國之利益。非爲滿洲爭主人。實爲己國衡權利之多寡。若俄人於滿洲不大傷列國之權利。列國即默

聽俄人取滿洲。而各自割據神州一隅。以均權勢。是列國對俄之終始一貫之政策也。此列國之不可專倚者也。

西安政府全然腐敗無力。祇知仰望外國之鼻息。甚於婢妾。爲畏俄而不敢拒絕條約。爲畏列國而敢居然講印。無一毫之自主力。列國與俄議定利益之後。即政府與從之日也。故政府又更不可恃者也。

## 二人民與疆臣之地位

外國既利害異而不能專倚。政府則准任數愚弱老耄之大臣。而不能濟事。故今日全國存亡之機。一髮之生。命繫盡於人民與疆臣之手。其處理之得宜也。則禹域猶可以不致分裂。四萬萬生民不致塗炭。其處理之不得宜也。東亞之風雲從此釀起。全國之生命從此終絕。此重人責。止舍人民與疆臣其誰與歸。吾更與言人民與疆臣之責任。

人民爲國家之主。人。有關於國家之事。自當以人民之輿論爲定。歸。若夫所謂普天之下莫非土土。此乃古代之蠢言。斷不能容之。十九世紀以後。今日列國之相爭。競實全國民與全國民之競爭。非數人與數人競爭也。衆勝寡。敗。世界上之常例也。以數人與全國民相爭。而望其勝。是猶以一當萬而幸其克也。能乎不能。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政策。可行之於古代閉關之時。斷不能行之於今日列國對峙之世界。吾國之所以致於衰弱頹敗者。職

是故也。今日國家之危殆。正迫興衰存亡。立分在即。其甘苦利害。皆吾人民所身受。必不能倚望諸外人。亦斷不能委諸二三老耄之手。故今日救亡之策。唯有合全國之主人。排理國家之紛亂。若有頑固之奴力欺主人。不使主持其事。則衆主人當合力以斥逐之。今痛已切。膚。吾輩人民之責任。當實行之在。即其勿逡巡姑待。以貽日後噬臍之悔。吾國民乎。吾國民乎。盍興乎來。

今日吾國人民之智慧尙稚。其力尙弱。故一旦有急變。必賴疆臣之助力。疆臣坐擁兼圻。持大國之資。獨以其力。亦足以與強國並爭。若各疆臣一心一德。和衷以將事。其勢足抵同盟各國。今諸疆臣擁厚勢。有爲之資。不起而實行匡國。而猶相坐觀望。其將誰俟耶。如劉坤一、張之洞、陶模等。彼非不知滿洲之失。即全國分裂隨之。彼亦非不知抗議相爭。但首尾患失之心。勝身家之利害。過明以有可爲之實。而効小人哀懇之爲。祇知電致外國以乞憐助。與求西安政府暫延。畫押。苟且因循觀望。効婢妾倚望他人之志。豈不羞哉。故爲今日之疆臣者。祇宜協力一致。見有侵損於國者。共起而爭之。以理爭之。不得則出死力與相抵抗。此非疆臣應有之分歟。

#### (甲) 人民與疆吏聯合

人民與疆吏之責。既如是之重。則不可不聯合一致。以互相提攜。成爲同仇敵愾。蓋人民得



也。疆臣之助。其勢益張。疆臣得人民之與。其力益厚。進則可相左右。退則可爲後盾。策之美者也。

### (乙) 人民單獨運動

甲策本最美者也。然而或有不能行者。何則。蓋現時之疆臣。盡是暮氣既深。所行不過苟且之政策。且懼外之病太深。自主之力絕少。如義和團之一亂。諸疆臣已現出其無能爲之真相。今回密約之事。雖聞劉、張、陶諸督以電請抗。然試問其電之不濟於事。其將奈何。想諸督必無以答。夫諸督之電。不過因有列國之反對。故藉勢以稍緩俄約。而幸外援。與楚子之請俟熊蹯同出一策耳。苟列國肯默許俄人之所爲。而諸督反對之聲。未必不同日而絕。夫如是。若人民與之互爲聲勢。則反爲所累。或卒使人民之氣。從此銷沉。從來人民與官合事常爲所累。幾成慣例也。故人民尙具有獨立之性。與堅忍之力。見有不可相聯之勢。寧自單獨運動。以得保其始終。而事尙不致全歸敗失也。

### 三、宜全拒絕俄約

聞政府今尙拒畫押。蓋以有列國反對而不敢即畫押者。然列國之所以反對者。以條約上所言之利益盡歸於俄。而列國絕不得染指。故所以抗之者。欲其條約上之利益使列國均沾也。顧列國反對俄國條約之宗旨。不必在全拒絕其約。不過使其略爲改換。俾與己國稍

有利者。則其目的已達。而反對之聲遂止。夫列國非不欲盡拒絕其約。但勢有不能者。何則。兩國之私約。本非異國可能干涉。然其中稍可以藉口干涉者。謂其條件中有傷於己國利益。若彼稍爲刪改。則列國之藉口遂失。若過求則必反受俄國之直斥。且於己國可過而不過。好生事而故挑釁於大國。自招傷民勞財之慘禍。天下必無是蠢國。況列國專注意於持盈保泰。休養生息。以與世界爭於平和之中。非有不得已不肯以干戈相見。而謂彼肯妄出此耶。此列國之可以令俄稍改其條件。而必不能盡拒其約者也。然則我國之稍改其約。於吾國有利乎無利乎。欲推定之。試即今回已修改之條件研究之。便明矣。

第四條 若中國鐵道未開通之間。即指滿洲鐵道不能駐兵于滿洲。他日若駐兵時。其兵數多寡。須與俄國協定。且禁止輸入兵器于滿洲。

其此條改爲中國雖得置兵于滿洲。兵數之多寡。須與俄國協議。若俄國協定多寡之數。中國必不得反對。至輸入兵器于滿洲之事。仍舊不許。

其未修改條件之意。謂俄國未於滿洲開通鐵道時。中國不得駐兵於其地。至他日俄國已開通此鐵道之後。然後中國得在此駐兵。其得駐兵多少。須聽俄國指揮。而兵器則不准輸入滿洲。其已改之條約之意云。俄國雖未于滿洲開通鐵道之時。亦准中國駐兵于此地。但

其兵數之多寡。則聽俄國之命令。若俄國命定多寡。中國不得不遵。中國得許於滿洲所駐之兵有名無實可知而

兵器輸入于滿洲。仍然不許。此二條之意。以淺近之事譬之。上條則如二人相約。我於某地未置鐵閘。不准汝使人至其地。俟既置之後。方許。但汝之人數之多寡。須聽吾之命。後改之曰。雖未置鐵閘。亦准汝使人至其地。但人數則聽吾許。准其名雖改。其實未異也。是即莊子所謂狙公賦狙之策也。昔狙公賦狙。謂其狙曰。吾朝賦汝三而暮賦汝四。若何。狙怒。改語曰。吾朝賦汝四而暮賦汝三。若何。狙於是大悅。今此約正似于是。

第八條 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之鐵道鑛山及其他各種利益。未經俄國之許可。不能讓與外人。並清國亦不得自爲之。牛莊以外之地。無論何處。皆不許租借與外國人。此條改爲欲在滿洲地方開鑛山或修鐵道。及經營其他各種利益。中國非與俄國協商議准。則不許將此等利益擅許他國人爲之。

此條原約之意。謂滿洲蒙古新疆伊犁等處。即全中國北境之鑛山鐵道及其他所有各種利益。不得俄國之允許。不能讓與他國或他國人。俄國及俄人在於論外又非得俄國之允許。中國不得自修鐵

道。又中國之北境。除牛莊以外。其土地不得租與他國人。俄人不在此例其改修之曰。祇滿洲一地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准中國與俄國商議。得俄國之准可。然後可以許他國人爲之。至若

中國全北境之地。除滿洲之外。中國絕不能與俄人商議。並求乞俄人之准許。一切行爲舉動。皆聽俄人之意。其地永與中國無涉。此其改修條約所舍之意也。

此經改修與未經改修之二條。質而言之。皆是以中國全北境盡歸俄國權下。蒐入俄國版圖之內。絕與中國無涉也。至若其改修之條云。滿洲地內之鐵道鑛山及各利益等。許中國得與俄人商議。使許別國人經營之。不知者猶以爲中國於滿洲尙少有主權。實不然也。蓋俄國之修改條約者。以列國抗抵之故。列國之所以抗抵者。爲己國爭滿洲之利益也。俄國欲緩列國之抗抵。故美其名曰。於滿洲之利益。許中國有代外人乞情於俄之權。此俄人紹列國以不絕其利益之策。於中國又奚補焉。

此外數條。或有刪者。然其刪之無關輕重。或有加減者。其加減毫不失原意。如下所列者是也。

第六條 滿洲蒙古之陸海軍。不可聘外國人爲之訓練。此言外國人者指除俄國以外之他國人也。

第七條 中國宜將在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可拋棄之。換言則中國宜將旅順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權讓與俄國。

此二條皆刪去。

第六條之刪去。孰不知於中國之利害無關。至第七條之刪去。吾人驟閱之。未免不稍有喜色。然細思之。方知此條之有。與無實相等矣。何則。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九日。追

加租借旅順大連之條約。其第四款有云。「俄國政府將金州城之行政及警察。仍令中國爲之。至若屯駐其地之兵隊。則宜將中國之兵撤退。以俄國之兵代之。」彼時金州名雖屬中國。而實則俄也。此第七條之意。令往日城內行政及警察之事。概改歸俄人之手。則名實俱無。令即刪去之。使仍舊亦實之不存。名將何益。且依今回之條約。則全滿洲及蒙古新疆伊犁一帶。盡爲俄有。況金州爲滿洲內之一小部乎。故曰雖刪去此條。於中國無裨補也。

第十條 若滿洲鐵道公司有何損害。則中國政府須與該公司議定。指議定賠款多少

此條追加此乃駐紮北京各國公使之協議。而爲各國所採用之方法云云等字。加入此條中。

此條加入之意。與原文相同。

第十二條 中國許俄國由滿洲設一支線。延長至北京。

此條改爲中國許俄國由滿洲鐵道之支路。修一鐵道。達至滿洲與直隸疆界之長城。而止亦可。

按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廿七日。中國與華俄銀行結有東三省鐵道條約。即世上所稱爲喀希密約者是也。查喀希密條約之第一條曰。「俄國西伯利亞鐵道將落成。中國許俄國之鐵道。由海參威至琿春。由琿春至吉林省之首府。又由西伯利亞之某都府至

黑龍江省愛琿、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府，得延長其線路。」又該條約第一條「吉林省並黑龍江省所建造之俄國鐵道，總由俄國擔負。其建造方法及規則等，宜準據俄國法式。與中國政府毫無關涉云云。」彼時全滿洲之鐵道權，已盡委於俄人之手。今回此約，欲由彼在滿洲敷設之鐵道，達一線路於北京，以爲南下之基礎。設使改爲達至長城，與北京相距亦不過數十華里，即所謂百步與五十步之差耳。

由是觀之，俄之修改條約，純是用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之法。名雖改而實不易。吾人之喜怒遂爲之所使，不亦愚乎？右所改諸約雖未協定，將來或再有多少修改。然而欲知遠者取譬於近，欲知來者考之既往，如將來更修之條約，不可以今回之既修改者推而知耶？且吾人觀於一事，更足以確知將來改修條約之不足望。

俄國自十七世紀末年，彼得大帝即位以後，於是遂將淹沒於世界之俄羅斯，一躍而爲地球上之雄國。瑞典王查理斯第十二時，在波羅的海一大省之地被其所奪。其後屢戰皆獲成功。其土地達至波羅的海。於是遂生其席捲天下之野心。其後更西南滅波蘭，國界直令與普奧毗連。南至黑海，又南蠶食土耳其，以拓其版圖。至于高加索，彼時雖常東進掠西伯利亞。然數千里皆是沙漠大陸，大氣苦寒，艱於開闢。故其初圖西之心甚熱，而圖東之心尙淡。蓋彼已得歐洲之半，北有芬蘭灣底之古浪士達，及彼得堡二港，南有黑海岸之柯地沙。

沙巴斯拖頗路。巴士巖。三軍港。以爲足以握海上之權。而縱橫於波羅的海及地中海。面雄鞭歐洲列國。在於指顧之間矣。不料北出波羅的海。則有德國強大軍艦。連於威林運河之南。又入北海。則有堅牢無雙之英國海峽艦隊。至若南出地中海。則有打打尼路海峽。握其咽喉。俄遂不能得西進一步。於是窺覷伺隙。見土耳其之內政不修。有機可乘。當俄皇尼加拉第一世時。於西曆千八百五十三年。藉口保護希臘教徒。橫挑土耳其。欲奪其首都君士坦丁。爲出地中海西侵之根據地。英法等國合縱拒之。遂釀成古里美亞之戰。是役也。若英法敗。則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各國。莫不被俄人之蹂躪。幸而俄鋒大挫。將其數世經營之功。盡墜於地。使其永不敢干涉土廷。並睥睨歐洲諸國。俄人西進之途。遂從此裹足矣。於是俄人遂改弦易轍。整戈以圖中亞東亞。中亞則由巴密爾。亞富汗之北境。席捲英領印度而。出大洋。然印度爲英國性命之要地。故防之嚴而拒之峻。此非容易之企圖也。而東方則更有難者。威海之軍港儼然。西伯利亞之鐵路蜿蜒數千里。直貫歐亞二洲。其東端縱有駐車之地。而每年有五箇月爲厚冰所閉。一天然之鎖港也。浸假用碎冰船以奏其功。雖周年鐵道連貫。船舶可自由出入。而有事之日。日本堅守對馬津輕二海峽。而俄人終不能揚首一日。至若北方。則是長年冰結之北洋海。與列國角逐競爭之場。天涯遼濶。風馬牛絕不相及。故俄實四面壅塞之國也。若俄苟欲免日本之拊背扼吭於二十世紀世界大舞臺之上。雄

飛東亞則不可不求一根據地於對馬之南。故俄人之經營遼東半島者。實有年也。藉甲午之次。年俄人以不傷一兵。不折一矢得之。其數十年之功。已可半副。於是遂謀吞朝鮮及滿洲。苟得之則可長馳席捲而下。天下莫能禦之矣。然朝鮮雖弱。日本已盡占其勢力。俄人未易逞其志。惟支那老大帝國。其積弱甚於五十年前之土耳其。義和團之肇亂。大於土耳其之教禍。俄之蓄意數十年者。不過欲有今日之機也。彼豈容易放過耶。且俄人之謀滿洲也。舍經營西伯利亞鐵道及掠奪遼東半島而外。更有重要之數事。吾人所得知者。如俄人乘洪秀全之亂。直侵略黑龍江。在東部西伯利亞置沿海州。黑龍江下流之地歸入其版圖。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咸豐八年遂爲愛琿之約。以黑龍江爲兩國之疆界。由烏蘇里江至海之地。亦爲兩國共有。此年俄人遂置黑龍江省。又越二年英法同盟軍破北京。俄人遂乘機周旋其間。以爲索償之地步。於是更爲北京條約。是約也。以烏蘇里江與海湖。白稜河。瑚布圖河。琿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悉爲俄有。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光緒二十二年有希加尼之密約。是約也。乃俄國駐北京公使喀希尼伯以賄賂而得者也。並以重利賄李鴻章。遂於賀俄皇加冕時。締結於聖彼得堡。其約將愛琿至吉林及吉林至浦鹽斯德之鐵道敷設權。悉與俄國。至此滿洲已落俄人之手。今日者俄人實視爲結果之日。而謂彼肯將數十年之慘淡經營。外交家之絞盡腦髓。政府之糜盡財帛。於數語反對之間。即將條約盡改。棄滿洲而不取。能



乎不能。且滿洲全境與君士坦丁相比。其利孰大。其得之孰易。豈於彼則以生死爭之而不捨。於此則以言談之間而棄之如遺。有是理哉。況俄國捨圖滿洲以席捲南下之策。則別無良謀。假失今日之機而不取。使中國一旦自強。堅拒俄人於北。以賓客之形勝。俄雖強。衆亦無所用之。十餘年糜盡人工資本之西伯利亞鐵道。成爲廢物。屢代之雄圖。從此中止。彼俄人爲乎不爲。故曰。改約之不足望。可決知也。

夫改約之不足望。旣如此。然則吾人之對俄。唯有斬釘截鐵。一刀兩斷。將締結之事盡排斥之。使不畏強禦之外交家當其衝。而四億萬人之決心繼其後。公布謝絕之意。並電絕俄政。府。磊磊落落。不爲鬼蜮魑魅之態。以斷絕其覬覦之心。恫喝之手段。此今日唯一之外交方針也。若不出此。寧慷慨畫押。不必左瞻右顧。爾後某求鐵道鑛山。某索港埠土地。甲乙丙丁相繼而來。亦使之得分潤而去。此亦足爲世界上一大豪俠之外交家。歷史上未曾有之慷慨國。又何必逡巡趨。起搖尾乞憐。以求餘生於虎口。有如今日進退不決之外交者。

或曰。子之言美則美矣。難爲行也。子知外交乎。外交之術。雖時柔時剛。然非有萬難不得已。則仍以和爲貴。蓋觀之近世世界上之外交。互皆以保持平和爲主。雖強大之國。畏爲戎首。況中國積弱不振之甚。尙加以大亂未定。方藉崩敗之後。自保尙艱。而以強硬對俄。是自挑釁於大國也。且子不知之乎。俄今回之約。雖則強脅吾國畫押。然非無辭以藉口也。義和團

之亂。列國合致力於南。俄獨致力於北。彼時南方之責。唯列國是任。而滿洲一帶之安全。唯俄一國是肩。彼爲是約。可以直假維持永久平和之名。而爲強要之地步。故列國不容易干涉。而吾國未可輕拒之也。猶豫之外交固不可。而雍容弭禍未嘗不美。而子專持急激之手段。特採決裂之態度。如其不善也。不唯不足以濟事。反足以肇亂。無乃不可乎。夫改約之不足望。雖旣得聞命。然而以時勢而論。則事或有轉移。今六國同聲抗拒。縱令雖如子所云。彼等不肯因我之故而與俄爲仇。唯是彼等於滿洲豈無直接與間接之關係。關係重則其附與自厚。彼等雖於我無親於俄無怨。然各爲己國利害所迫。則勢不能不助我拒俄。徵之五十年前土耳其之已事可知矣。今我處此艱難之地位。不取自避直接衝突之策。而好自冒難爲戎首。不亦愚乎。若子所言乃少年書生之語耳。余應之曰。子之慮極周矣。而子之見尙未也。外交之術雖貴和而婉。然不可不寬猛相濟。試觀吾國近世之所謂外交家。全是老弱衰頹。猶豫畏縮。苟且搪塞目前。其胡混可招外人之怒。其畏怯可招外人之恫喝。外交之事一纏其身。如老牛弱馬之受羈絆。祇知唯鞭策虛喝是恐。外人深知之。遂慣以此例待我國之外交家。若是者固不能謂其有猛之手段。而寬之一字亦斷不能以許之也。且今回之事。豈輕易之事乎。吾國全國之命脈。實全關係於此。苟事果可雍容弭禍。固吾人之所幸望。而今日之事。轉移非易。旣如上所言。安可再取支離之手段。以惹恫喝耶。且因循之與雍容本

大異。雍容則尙冀事之有成。因循則必致憤事。雍容者特有一確見之主義。如肥牛之步行之不迫。而其終無不至。因循者臨事無定見。自持無主力。遂循歧路。進退不決。徒以推搪徼幸。萬一今日之事。不敢直拒絕之。而又不甘心畫押。唯宛轉於列國與俄之脅下。以冀幸萬一之改良。此非因循之害乎。然此吾猶不怪。謂猶有可幸望也。今以余前所言。則並無幸望矣。而猶取此態度。非盲眼外交而何。若謂俄國今回之約。有所藉口於保持滿洲永久平和。此事實不難拒之也。何則。彼若以此言來。吾得應之曰。俄前日雖獨在滿洲行動。然與列國亦有互相聯絡之關係。今此約豈獨俄可自專耶。且與一國爲特許讓權利之約。則勢力偏重。不特不能保持永久平和。且旦夕之間。即攪亂世界之平和耳。若夫謂酬償俄國今回變亂之損害。則列國公衆之間。自有平和條約。吾國敢與俄爲例外之私約。以生枝節外之事耶。俄其又將何辭以對。子又舉土耳其之故事。而謂利害有相關係之國。必與俄爭。子此言則誠有見矣。然子知之乎。人代己爭者。則權利自然歸人。蓋己反居客位。而讓他人爲主也。國而倚他國之保護。是爲他國之藩屬。人而倚他人之保護。是爲他人之奴隸。此近世之通語也。子知列國之助土耳其拒俄。而不知苦里美亞之戰。於土耳其無補。子知日本之助朝鮮與吾國啓釁。而不知牙山山海關苦戰。與朝鮮無益。子又不觀之中國昔日之歷史乎。晉楚之爭。鄭依然。是奴隸之國。楚漢之戰。秦國之鹿。仍不免於亡。吾人立國於世界之中。不能

自建獨立之旗。而唯依違於倚齊倚楚。豈不悲乎。牛馬之於羈絆。奴隸之於主人。何之得免。吾人若不能自立拒俄。而仰望於他人。則他人亦俄也。俄之與他人。又奚擇焉。故曰。唯今之策。祇有自起拒俄。未有假手於別人者。亦祇有自己首當其衝。未有幸望他人代之以先者。蓋我當已國之事。則利害皆歸於己。人代己國之事。則害歸己而利歸人。與其不爭固害他人代爭之亦害。寧自主其事而利害猶兩屬。此其一也。且己先自謝絕俄約。猶得獲列國相助之利。何則。若己不先自謝絕俄約。外人雖欲干涉。而藉口甚難。苟於彼國無大害。則不能過求矣。今我先絕之。則彼等助我有辭。此其二也。今子知戎首之禍。而不知不爲戎首之禍更烈。無乃不量乎。

#### 四俄國撤回條約之不足恃

當前月滿洲問題最迫之際。忽聞威迫楊儒。忽聞恫喝李鴻章。強要愈殷。壓逼日甚。列國之抗議無靈。政府之委拒亦將不效。吾人目看時事之迫。覺東亞之風雲將即攪起。世界之平和從此打破。不料數日之間。外交之局頓然改觀。俄國之政畧翻然施其活變之靈腕。有以使世界之外交家凝神注目。停足靜察。未易窺其底蘊也。今畧錄其事以備吾人之考察焉。政府受迫壓最甚之際。日本及英政府忠告於俄國政府曰。

俄國政府。其宣言以保全清國爲原則者也。今乃對清國之重要部分。而以收得領土之

利益爲約束。是即分割領土之漸也。其名義雖有一時與永久之差。而其實則無別。若清國先以許俄。列國從而効之。清國之土地遂成四分五裂。此其不可者一也。以俄國皇帝之宣言。則獨立行動。全非俄國政府之所企幸。自後之行動。全與列國相聯合云。然滿洲問題。結單獨之盟約。破列國之調協。顯然是獨立行動明矣。此其不可者二也。俄國以其單獨行動排斥他國。樹權勢於清國領土。其結果將至殺盡列國之利益。有不待論而知矣。今清國正與列國交涉善後之處置。而俄清先結特約。其結果於直接間不免與列國之進路有礙。此其不可者三也。云云。

然亦不見有效。至畫押之期日（西曆二月廿六日）日本告於彼得堡政府曰。即假令列國不同伴。而日本亦決將獨自向俄抗議。先正其辭。將俄清密約提出列國會議。俄國遂返答之曰。一俄清兩國間協議之事。不好與第三國彼此有議論。俄清特約。實爲協定滿洲撤兵之事。不過暫時者也。其不傷于清國主權固無論。而於列國之利益亦無害。此條約若成。定通知列國政府。其條項必使列國政府無憾。若日本政府以爲不足滿意。更以友誼妥協。由是俄國更改限我國畫押之期。延至西曆四月一日爲限。自後數日。外交上日就困難。英自避直接抗議之衝。轉促日本用強硬手段。於是至西曆四月一日。而吾國尙未許諾畫押之事。俄國政府遂於西曆四月三日發告於列國曰。

特定滿洲之約。本俄國維持支那之好意。今不惟無以自明其意於天下。而反被疑陷隣國支那於難局。誠如是。俄國今後再不爲如右之協定。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交涉矣。惟徐待事態之開展。與固執爾來屢次公言之政策而已。

西曆四月八日。衣斯哇兒士其公使傳告於日本外務大臣。其辭亦相同。大畧之意如左。俄清兩國間所爲之協商者。實本於俄國曩日聲明之意。以滿洲付還清國。欲速達此目的。故當與清國合議。以豫決定其條件焉。不料俄國近來徵諸各報。皆以爲此協商於清國大不利。不但無以彰俄國之好意。反以爲陷清國於困難。因此俄國自後不主持此協商。並關於滿洲之事亦不干涉。俄國政府唯欲確守其經數次聲明前日之方針。以靜待時機之進行而已。

又俄國五日之官報。載有政府通報。敘述俄國之措置。其結文如左。

對清國之列國共同關係之問題。將近解決。帝國政府講求維持鄰土。清國諸省之方法。自認今其維時。因本於此目的。遂以關於地方行政復舊之暫定協商。先由俄國軍務官憲與統轄滿洲三省清國將軍之間。締結此約。而後帝國政府商酌平定滿洲擾亂之事。情。並戡定之法。且爲豫防於一時之措置。於是遂與清國結特別之協約焉。不幸世界之新聞紙公刊爲俄清協商之曖昧條文。懷挾惡意。唯虛謠傳不實之報告於天下。良可惜。

也。夫此滿洲協商者。俄國欲實行返還滿洲於清國之意。於下手之第一着手段也。今該協商之締結。被加重之大之阻礙。因此撤退滿洲之手段。亦至今不能速於實行。滿洲地方之復舊者。使清國之物情全然復其常態。及有獨立且威力足以防豫擾亂再發之政府。使此政府復建以清國之首都。此其目的也。今帝國政府爲保護已國沿境之秩序。於滿繼續現行之制度。且確守俄國政府當初之政綱。以靜待今後時局之變遷。此所願也。

### 商會議

梁啓超

商會者何。欲採泰西地方自治之政體。以行於海外各埠也。西人論國之政體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權。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權者。一國之有政府。綜攬國之大事。整齊而畫一之是也。地方自治者。每府每州每縣每鄉。每埠。各合其力以辦其本府本州本縣本鄉本埠所應辦之事是也。西人亦曰之爲國內小國。集權與自治二者。相依相輔。相維相繫。然後一國之體乃完。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就天下萬國比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則其國基愈鞏固。而國民愈文明。何以故。蓋國也者。積民而成者也。積府州縣鄉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盡其職效其力。則膚革充盈。人道乃備。有一痺廢。若失職者。則體必不立。惟國亦然。欲國之強。必自全國之民各合其力以辦其所當辦之事始。

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不獨西國有之。即中國亦固有之。今日勿論他省。即以廣東言之。每一鄉必有鄉社。有事集紳耆而議之。一地方之議會也。議定則交里長而行之。一地方自置之行政官也。鄉間有訟獄。非大事則不入公堂。惟控訴於紳耆而決之。一地方之裁判也。鄉中應辦之事。需財力者。則集鄉人而共科課之。一地方之租稅也。有警則各鄉自辦團練。一地方之兵制也。其市集之地。每一街有一街之坊約焉。即一街之自治也。每一行有一行之會館焉。即一行之自治也。然則吾中國於地方自治之制。實已與西國暗合。具體而微。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故吾所謂設商會以行自治者。非創舉也。不過因所固有而更圖擴充云爾。雖然。所以不可不擴充者。其原因有三端焉。

一曰。世界之文明日進。則民生所應辦之事日增。不可不擴充其條理也。

二曰。各地雖能自治。而散處遼遠。不相聞問。不相友助。不可不擴充其聯絡之法也。

三曰。中國之積弱日益甚。而外國之逼迫日益急。非合羣力。不能自保。不可不擴充其力量也。

此三者無論內地與海外之民。皆不可不致意焉。今且先就海外之事一一論之。所謂擴充其力量者何也。今中國之弱。外患之亟。夫人而知之矣。苟及今不能自強。則瓜分之事。無可倖免。夫吾民之所以能立於海外各埠者。何以其爲有國之民也。國家之職務。在



保護國民權利。往者我國政府。於保民之事。既失其職。故我國民在海外者。其所得權利。已遠遜於他國之人矣。然尙賴有國之虛名。以維持之也。一旦瓜分。則進之既無所立。退之復無所歸。斥之逐之。圍之僕之。刀之俎之。魚之肉之。將一任人之所爲。寃慘誰訴。呼號誰問。切身之禍已來。噬臍之悔何及。不見猶太之人乎。其富商之多。甲於諸國。然無國可歸。其人在歐洲中原者。中原諸國逐之。在俄羅斯者。俄人逐之。流蕩奔波。幾不能自存於天壤。我海外之民。一念及此。當如何痛心疾首。日夜奮發。以求一自保之策乎。夫所謂自保之策者何。曰合羣而已。牛馬駝象。雖龐大。人能役之。以其不能羣也。蜂蟻雖眇小。人有時畏之。以其能羣也。一絲易斷也。合千萬縷。以成巨綆。無有能斷之者。一矢易折。束百十矢。千將之鋒。爲頓焉。今我海外之民。以數百萬計。苟能聯爲一氣。合力以辦其所應辦之事。雖一小國。不是過也。西人以通商爲主義。其事之有藉於我中國人者。亦不一而足。彼見我可侮。則侮之耳。若見其不可侮。甯不稍降心以相從哉。至於可侮不可侮之分。則全視乎能羣與不能羣。苟能聯爲商會。有應爭之權利。則合全會之力以爭之。有受侮之事。則合全會之力以禦之。未有不能爭不能禦者也。誠能如是。則他朝廷苟能自強。進之可以助國家之外政。不幸而竟被分割。退之亦可保身家之安全。此擴充力量之說也。

所謂擴充聯絡之法者何也。地方自治之制。吾中國本所固有。前旣言之矣。然其所異於西

國者。西人各鄉各埠之自治。其規制皆畫一。有定。當能與他鄉他埠聯爲一。氣脈絡貫注。散之則爲百體。合之則爲全身。中國則不然。規制各不相謀。利害各不相共。故其勢分。其情渙。其力薄。以此而謀自保。則其費力甚多。而其收效甚少。譬之尋常人家。欲警衛己宅。不得不備一擊柝者。其所備之費。每月最少亦需六七金以上。有百家於此。使其不相聯絡。而每家各備一人。則一月之總費。共需六七百金。而每家僅有擊柝者一人耳。使其聯絡。則提其總費十分之一。足以備十人。每家各有擊柝者十人矣。而更可移其所餘十分之九。以辦他事。此雖最淺之理。而政體之所以成立者。不外是矣。夫擊柝者之警衛一宅。與軍隊兵船之警衛一國。大小雖懸殊。而其爲自保則一耳。無擊柝者。一旦宅被盜。將失其財產生命。無軍隊兵船。一旦國被滅。亦將失其財產生命。其利害之切近於吾身等也。以此言之。則每一人當各自置軍隊若干兵船若干。然後僅僅足以自保。試問一人之力能辦此乎。既萬不能辦。則自保之法。豈不萬無完足之時乎。而民之受治于國政下者。每歲不過納租稅數銖。而即有若干之軍隊兵船以爲保我生命財產之用。知聯絡之爲力大也。以海外商務論之。假如有。一商店於香港。見侮于港之官吏。使據商律以訴之於英廷。必可得直。於是此商主者。航倫敦。聘律師。必往返數月。費金數千矣。若有商會。則吾盾所納於會者。不過區區數金。而遇此等事。會中必爲吾經理之。其所享之利益。不啻以數銖之租稅而獲若干之軍隊兵艦也。夫

所以自保之法。千端萬緒。其事既繁。則其費亦鉅。而所需任事之人亦多。以一人一店之力。固不足以舉之。即以一埠數埠之力。仍不足以舉之。其勢固非盡聯各埠之人。不能盡辦。應辦之事。所聯之人愈多。則其所辦之事愈多。而所以自保者愈完備。此擴充聯絡之說也。所謂擴充其條理者何也。凡人之生於世間也。所需之事。不一而足。貧也而富之。愚也而教之。散也而聚之。塞也而通之。利益也而保之。患難也而救之。皆盡人所當有事焉。雖然。此等諸事。非合衆人之力不足以見大效。古者專制之世。惟獨夫民賊有合衆之權力。故此等之事。必待命於國家。今歐洲諸國。民權大伸。故此等之事。民間自合衆而自舉之。西國治化之進。蓋以此也。今我政府於民政失職。既久矣。內地且然。況海外各埠。鞭長莫及。烏朝廷教養之所不逮。不及今自合衆而自舉之。將待之何時。待之何人。故苟能聯合商會。則其條理之可以擴充者。蓋有數端焉。

一曰廣興教學。中國大患在於乏才。夫人而知之矣。去年皇上變法之際。曾詔海外普興學校。顧政變以來。內地學堂悉就廢棄。奚論海外。故今日我國不欲自立則已。苟欲自立。其勢非令國民增長智慧不可。內地教學之事既廢。則此事殆爲海外之專任。而責無旁貸矣。且教學者。又非但爲救天下扶大局計所必需而已。即以商務論之。我華人經商於外者。勤儉明察。爲萬國所推。然商務不能與人爭勝者。學不足也。西人之教商也。先

授之以普通諸學。而後進之以商業之專門。故有商業理學。商業史學。商業地學。商業法學。其大者網羅貫通。盈虛消息。以察商界之轉變。其小者纖悉周密。委曲詳盡。以求商情之入微。故西人以商務控制五洲。誠有由也。今且勿論大局。即爲一身一家之計。亦當以教育子弟爲最急之務。以我華民之聰明才力。而加之學。則海外之商權。未必讓白種之獨步也。或曰海外各埠。多有外國人所設之學校。苟子弟之有志者。皆可就近從學。何必汲汲於自立。是不然。凡教育之事。必以本國人教本國子弟。然後能發其愛國之心。而生其聯合之力。專指倡立學校之宗旨非指教師也彼西人之設學以教我者。其宗旨不過欲便己之用耳。故其所教之功課。僅求足供彼用而止。不能成特達之才也。故爲今日計。宜海外各埠。各因人之多。少。設普通學校若干所。而總會別設高等學校。擇東西適中文明之都會而建之。子弟之秀者。以次而升。期于大成。更廣譯諸書。廣興諸報。諸埠一氣。脉絡貫注。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二曰革除惡俗。我華民所至各國。動見驅逐。不以平等之人類相待。雖各國私意苛政。深可憤恨。然亦我民有以自取焉。彼其言曰。支那人貪鄙齷齪。風俗敗壞。倘來者日多。則其惡俗將如傳染之病。徧於國中。悉成穢土。彼之厄我。蓋有詞矣。故我民欲自立於各國。必革除陋習。人人自愛。使彼無所藉口。而後可。故戒鴉片之會。不可不設。賭博之業。不可不

禁械鬥之風。不可不息。娼妓出洋之路。不可不杜絕。然欲行此等之事。必須每埠有中央集權之所。有任事提倡之人。有檢查杜絕之法。有安插游民之方。然後可以有効。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三曰恤救患難。冒危險。凌苦辛。別鄉井。適異域。其志固可敬。其情時亦可憐。或疾病死喪。或失業窮餓。天涯慘戚。有甚於尋常數倍者。然此猶屬少數之患難。非多數之患難也。若夫鬻身炎域。傭奴荒陬。入豚笠以長辭。哀鳥鳴其誰訴。山芋幾片。苦荬一盞。恒飢之色。淒涼戴星刈草。帶月墾萊。血肉之軀。能幾。猶復鞭箠交加。販賣展轉。寄身世於地獄。永無出期。等生命于草菅。未知死所。嗚呼。人生慘酷之境。豈有過此者乎。其經商之家。難免此慘。然以愛力不堅。國力不及。往往受他人凌侮。而致歎閉。虧累牽動多人之事。又如各國或有兵事。而我之公使領事。不能自護其民。有若前年去年古巴檀香山之役。則吾人受累。不知凡幾。故爲今之計。當有檢查豬仔之局。設法杜絕新販。收贖舊傭。又當互相聯絡。互相扶掖。以防倒閉。又當自養國兵。遇他國有戰事。則前往彼埠保護吾民。凡此諸端。皆爲恤救患難之要着。雖然。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四曰利便交通。吾民族海外者。以數百萬計。每年舟車往返。貨物運載。銀兩匯兌。所費無慮萬萬。若能自通之。而自運之。則皆我之利權也。然此之爲利。人人能知之。而莫或行之。

者何也。蓋此等之事。與西人爭利。西人挾其大力以壓我。我非有相等之大力。則不能以抵拒之。誠能聯各埠爲一氣。合萬衆爲一心。則可以自興輪船公司。自立銀行。我海外數百萬。人人皆股東。人人皆貨客。交易既增。便易。利益復不外流。則不待數年。而西人所得之利權。奪回八九矣。夫彼之得以制我者。以我之散而無力耳。潮州稱者。商人之最能團結者也。西人畏之特甚。故潮稱之商務亦最大。一潮稱猶且畏之。況吾聯合各埠。悉如潮稱。而更加團結乎。以此相競。而不能自存。未之聞也。非商會其孰能與於斯。

要而論之。一埠有一埠之會館。商會者。即合各埠之大會館也。一行有一行之行規。商會者。即合各行之大行規也。一幫有一幫之公所。商會者。即合各幫之大公所也。苟能行之。則其利益之可見者。蓋有三大端焉。一曰每埠人人自得之利益也。二曰各埠公同均霑之利益也。三曰協助內地保全宗國之利益也。我數百萬同胞之國民。不可不深察也。

或者曰。商會之舉。善則善矣。然得無侵國家之權。非我輩分內事乎。答之曰。是不然。凡人生於天壤。皆各有所應得之權利。與所應盡之職分。權利者何。人人自保其安全是也。職分者何。人人自謀其安全是也。夫推原國家之所以立。亦不外爲人民保安全謀安全耳。其意蓋謂一人之力不能自保者。則國家爲保之。一人之智不能自謀者。則國家爲謀之。此國家之義務也。國家不爲民保。不爲民謀。是之謂失國家之義務。國民不自保不自謀。而必待命於

國家是之謂失國民之義務。譬諸人。然當其孩提也。起居飲食衣服。皆仰賴於父母及其長也。則當自立。若一切惟父母是仰以終其身。非惟不孝。抑亦不人矣。且使一旦遠離父母。將若之何。吏使一旦父母大故。又將若之何。今我海外之民。離宗國數千萬里。朝廷雖或愛之。而政令有所不能及。此所謂遠離膝下之時也。而外患之迫。不可終日。然眉之禍。有目共見。父母之邦。殆如風燭。一旦大故。甯可爲諱。及今猶瞻徇顧忌。以不侵國權爲辭。此何異天涯游子。待顧復而始行。強仕壯年。仰乳哺而後食哉。且慈親之愛子也。未有不望其自成自立者。子能自成自立。則父母賴以養。民能自謀自保。則國家賴以強。反是。則家必落。國必亡矣。爲人子爲國民者。當何擇焉。

昔英人之得志于印度也。以七萬鎊金之商會。十數年間。規撫全印。指揮若定。籌餉練兵。設官開港。皆商會任之。國家一切不過問。凡數十年。治定功成。乃舉而還諸其國。至今英王帝五印焉。廣州之役。一切兵事。皆十三行商會主持之。卒乃割香港。開五口。使英人之權。擴張于東方。香港所鑄銅像。目眈眈視廣州者。即商會首領義律其人也。今英旗所翻。徧大地之海岸。威權炎炎。炙手可熱。游於海外者。莫不艷之。豈知其所以致今日者。商會之功。十居八九。哉。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職也。盡瘁於海外。以張國權。此國民之職也。我數百萬之同胞。何多讓焉。何多讓焉。

予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經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嘗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國人之有志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自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羣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吾中國之治西學者固微矣。其譯出各書。偏重於兵學、藝學。而政治、資生等本原之學。幾無一書焉。夫兵學、藝學等專門之學。非舍棄百學而習之。不能名家。即學成矣。而於國民之全部。無甚大益。故習之者希。而風氣難開焉。使多有政治學等類之書。盡人而能讀之。以中國人之聰明才力。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今者余日汲汲將譯之以餉我同人。然待譯而讀之緩而少。不若學文而讀之速而多也。此余所以普勸我國人之學日本文也。或問曰。日本之學從歐洲來耳。而歐學之最近而最精者。多未能流入日本。且既經重譯。失真亦多。與其學日本文。孰若學英文矣。答之曰。子之言固我所知也。雖然。學英文者經五六年而始成。其初學成也。尙多窒礙。猶未必能讀其政治學、資生學、智學、羣學等之書也。而學日本文者。數日而小成。數月而大成。日本之學。已盡爲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於此者。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



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如久饜糟糠之人。享以雞豚。亦已足果腹矣。豈必太牢。然後爲禮哉。且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先通日本。以讀日本所有之書。而更肄英文。以讀歐洲之書。不亦可乎。吾之爲此言。非勸人以不必學英文也。特於學英文之前。不可不先通日本文云爾。或又問曰。子言學日本文如此其易也。然吾見有學之數年。而未能成者。甚矣。吾子之好誑也。答之曰。有學日本文之法。有作日本文之法。三者當分別言之。學日本文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學日本文者。數目小成。數月大成。余之所言者。學日本文以讀日本書也。日本文漢學居十之七八。其專用假名。不用漢字者。惟脈絡詞及語助詞等耳。其文法常以實字在句首。虛字在句末。通其例而顛倒讀之。將其脈絡詞語助詞之通行者。標而出之。習視之。而熟記之。則已可讀書而無窒闕矣。余輯有和文漢讀法一書。學者讀之。直不費俄頃之腦力。而所得已無量矣。此非欺人之言。吾同人多有經驗之者。然此爲已通漢文之人言之耳。若未通漢文而學和文。其勢必至顛倒錯雜。瞽亂而兩無所成。今吾子所言學數年而不通者。殆出洋學生之未通漢文者也。問曰。然則日本語可不學歟。曰。是何言歟。日本與我唇齒兄弟之國。必互泯畛域。協同提攜。然後可以保黃種之獨立。杜歐勢之東漸。他日支那日本兩國。殆將成合邦之局。而言語之互通。實爲聯合第一義焉。故日本之志士。當以學漢文漢語爲第一義。支那之志士。亦當以學和文和語爲第

## 動物談

梁啓超

哀時客隱几而臥。隣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方三里。捕鯨者刳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鱉蠓貝蛤。緣之嘷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且且伐之。而曾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啤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孳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與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坼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于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窾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

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丁曰。吾昔游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振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曾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螫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銹蝕。而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哀時客。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 紀年公理上

梁啓超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亦謂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昏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恆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而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願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源莫不由此。而紀年其一端也。春秋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此其義何。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恆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于人之腦筋甚勞。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義。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蓋有精義存焉。問者曰。孔子以前。紀年不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當時諸國。各自紀年也。西漢諸侯王。亦各自改元。觀泮池刻石云。五鳳二年魯三十四年。知其仍沿舊制也。東漢以後。孔制漸昌矣。歐洲希臘諸國。各自改元。千餘年前。猶沿此制。後乃定于一。以耶穌降生爲紀。與孔子精意暗合。蓋由繁而簡。乃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 紀年公理下

梁啓超

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則其不便亦相等。一者橫繁。一者豎繁也。是以去繁就簡者。必務合橫豎而一之。故最初爲無立號紀元之世。漢以前是也。次爲紀元極繁之世。如西漢一帝改元動以十數。如此則幾與無紀元等矣。又次爲紀元稍簡之世。如明至本朝。皆一帝一改元是也。更進則爲一紀元之世矣。紀元不一。則于論古者仍大不便。如中國人欲治史學。必耗其腦氣筋無量之力。以記歷朝之年號。否則不能讀史。如啓超者。于年號不熟。則罣礙極多矣。是其證也。□□□曰。王莽以始建國爲紀。

年。與秦之始皇二世同一氣象。○能持論為王莽。仲寃其證據極多。是亦不可以人廢者也。問者曰。然則今日

欲取中國數千年之紀元而一之。以求為衆人之腦筋省力。其道何由。曰。太史公於老子列

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為萬世之紀元之定法矣。南海先生倡強學會。即用史公

之例。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會中一二俗士聞之。則舌擣汗下色變。懼禍將及

已。汲汲請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是學耶蘇也。嗚呼。吾之所謂公理。所謂記號繁簡

之例。苟持以語此輩。猶隔數十重雲霧。其曷從語之。要之中國之種。使從此滅絕為奴不自

立則已耳。苟猶自立。則紀元必歸于一。一者何。必一於教主也。彼俗士聞孔子紀年而駭怒

者。然則其將一于耶蘇乎。井蛙夏虫。亦無足責焉耳。□□曰。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

紀。不如以孔子生紀也。□□曰。孔子治天下之道。具于春秋。莫如以春秋紀。便斯二義也。

皆無大同異者也。然孔子卒後。則太史公用之。吾信而有徵也。□□曰。尚書獨載堯以來。

以堯舜紀年可也。此說也。吾甚取之。孔子託古。以堯舜為極。則紀堯舜無異紀孔子。一善也。

堯舜為公天下之祖。紀以為法。二善也。孔子以前之事尚多。如西國例稱耶穌前幾年。則不

大順。不如自堯舜以來紀之。三善也。有此三善。然則以堯舜紀年亦可也。後有作者。必于數

者焉擇而用之矣。抑地球之中。萬國既已交通矣。而五大洲猶各自為紀年。以孔子之例治

之。此亦宜歸于一者也。各尊其國。各尊其教。然則當一于誰氏乎。則非吾所能言也。吾度他

日必有地球萬國立一大會會議紀年之事。其會議也。苟相持而不能下。則莫如以會議之年定爲元年。

□□□曰。以甲子乙丑紀年。每六十年乃一周。而不稱爲第幾甲子。僅足供百年內之人之用。而不足爲千年數千年後之人之用。以堯舜紀年。可直算爲四千餘年。而堯起甲辰。亦有千支可据。亦可不廢舊日之千支紀年。亦一便也。

### 論商業會議所之益

闕名

商業會議所之設。起於英國。自西歷一千七百七十三年。在俄拉士俄埠始行設立。未及三十年。遂徧全國。其後歐洲諸國繼之。不及百年。徧於全洲。日本自維新以來。倣效西法。擴充商務。首採此制。著爲律令。創自東京。而大坂橫濱等相繼應之。至今全國共有五十餘所。於明治三十二年九月。以勅書頒行商業會議所章程二十三則。勸導國民。使興斯舉。然則會議所一事。東西各國。皆重視之如此。此其故何歟。凡人生欲自保其權利。自增其幸福。天性然也。然權利與幸福。非可僥倖而得也。彼夫三家之村。十室之市。資本有限。交通甚微。則雖孤立獨行。未嘗不可以自守。若夫大埠巨鎮。商業稍廣。則必有同行之會館。有街坊之公所。相爲約束。共圖公利。蓋將有所爭競於外。必先有所聯結於內。此亦事理之自然。而不可易也。其爭競之界愈廣。則其團結之力必當愈大。後然可以應之。結力既大。而商之學識增焉。

商之方法熟焉。商之交通廣焉。商之成立固焉。百餘年來。歐洲諸邦。競其工商業以壟斷全地球之權利。皆賴此也。我中國工商業之位置。冠絕全球。我商民之善於經營。亦爲西人所推服。雖然。閱歷有餘。學識不足。計畫甚巧。而團結稍輸。因此之故。遂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於世界之大市場。而日朥月削。他日之變遷。恐更有不可問者矣。語曰。人苦不自知。既知已之所長。又知已之所短。用其長而補其短。天下之道術盡於是矣。今擬採東西各國之法。開設商業會議所。先從日本橫濱神戶辦起。以爲各埠之先聲。今先將會議所必當設立之理由。撮其大端。以告我同胞焉。

一曰。日本商學商法之書。不可不研究也。日本商法。採自泰西。集諸邦之長。定一成之律。誠保商之中。冑。抑亦經商之圭臬也。自今年西八月新條約實施以後。一切外國人。皆受治於日本法律之下。人國問禁。理所當然。苟不諳其法。連商法民法皆在內動多觸犯。以小故而生虧。累殊屬不值。故歐洲人居此地者。當數年以前。即各設研究會。預備雜居以後各事。將日本商法民法譯成西文。加以解說。合衆人以講求之。我商民既居是邦。而於此等事。未嘗留意。他日遇事動生窒礙。既已自失權利。亦復爲人所輕。豈可不慮耶。豈可不慮耶。抑又有進於此者。日本商法。爲保護獎勵本國之商民而設也。其利益於商民之處。滋多。條約實施以後。外國與本國人一律看待。則其商法中之利益。日本人所能享者。外國人亦多能享之。我若不知。

之。則坐失應享之利益者多多矣。然則商法之必當研究如此其急也。若夫商學、商術等書。日本所著譯者。不下數百種。學理方法。粲然具備。其所論述。多有我中國人所未曾問津者。若從而討論之。研究之。增廣見聞。教誨子弟。以爲擴充商務。與歐人競爭自立之地。皆今日之急務也。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二曰。居留商民。不可不自相約束也。我中國人所至各地。如美洲、澳洲。動見驅逐。固由國勢之不振。與彼族之驕橫。雖然。我民亦不能辭其咎也。彼之驅逐我也。每日支那人風氣最壞。或賭博。吸鴉片。械鬪。乃至拐帶偷竊。時有所聞。非驅逐之。其惡風將連累我國云云。此雖彼族強飾之詞。然使我民果人人自愛。不授彼以口實。則據理以爭。猶復易易。而無如我民不能人人如是也。今者內地雜居一事。亦據此以爲詞。致生阻力。然則我同胞欲自立於海外。不可不掃除積弊。而使人有隙可乘。故相爲約束。設法勸懲。大之顧一國之聲名。小之保一埠之權利。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三曰。和衷共濟。擴充商業。謀公共之利益也。合羣之爲要務。與商業之當擴充。人人能言之矣。夫商業之大勢。不進則退。萬無中立之理。今者日本內地雜居以後。情形與前大殊。西人捷足先登。爭踞要路。日人亦冒險勇進。欲向我華商收回利權。我輩若稍不自持。被他人蹴踏過來。真有一落千丈之懼。他人以一國之力。以與我爭。我輩非合衆力。固不足以敵之。內



之則各泯意見。勿爭小利。外之則考查全國商務大勢。因此察彼。推往知來。必合衆人之才力聰明。定議事之章程。定辦事之權限。則意見自消。成事自易。乃可以有裨全局。全局進則人人受其益。全局壞則人人受其害。故和衷共商。勿授人以罅漏之可乘。合力前進。使各事借衆擊而易舉。非商業會議所孰能與於斯。

四曰。與日本通人志士聯絡。以保東方大局也。日本人知東方之危。故與中國提携之心甚盛。朝野上下。多持此論。而於商務尤拳拳留意焉。我輩若與彼等開心見誠。來往浹洽。一則可以訪問事情。增廣識見。二則可以益相親密。悉泯猜嫌。三則可以有事交涉。互相應援。四則可以水乳交融。共興實業。其爲利益種種難盡。然昔者苦無會集之地。故欲交通而不能。若設會議所。既聘日本通人爲顧問。員以資商。推復可與京外鉅公名士豪商時時合集。情意親於東亞大局。所補不少。非商業會議所。其孰能與於斯。

西方天演家之言曰。世界以競爭而進化。競爭之極。優者必勝。劣者必敗。久而久之。其所謂優者。遂盡占世界之利權。其所謂劣者。遂不能自存於天壤。此天下之公例也。雖然。優之與劣。果何自分乎。智而強者。常趨而進於優。愚而弱者。常退而即於劣。故自存者。必以求智求強爲第一義。等是人也。何以此智而彼愚。此強而彼弱。合衆人之識見。以爲識見。則必智。反是則愚。合衆人之力量。以爲力量。則必強。反是則弱。故合羣者。戰勝之左券也。兵戰有之。商

戰亦然。在昔交通未廣。競爭之區域尙狹。其不能合羣者。與能合小羣者爭。則小羣必勝矣。厥後交通愈繁。其僅合小羣者。與能合大羣者爭。則小羣恒敗矣。譬之一族於此。甲房與乙房相爭。甲房之人心一。乙房之人心不一。則甲勝而乙敗。有固然矣。苟一旦而移與他族相爭。而兩房之人。猶復互相嫉妒。各顧私利。其勢必至爲他族所剪滅。而甲乙同歸於盡。故當是時也。必和其小羣。乃能成大羣。必棄其小爭。乃能敵大爭。惟商亦然。昔之商務。其交通僅在一國之內。故各稍各埠各行。自謀其利害。而恒可以自立。而今也不然。東西各國。皆合其一國之力。以與我相競。我亦必合一國之力。然後足以抵制之。大局昌。則人人受其利。大局損。則人人受其害。苟不察時變。猶守其前此小羣小爭之故。技務各營其私利。卒之其所謂利者。不過同國之人。自相戕賊。此伐彼之毛。彼嚙此之血。所得者至微。至細。而一髮牽則全身動。一葉落則天下秋。乘隙而摧陷之。大局既壞。無一能自立者。於是向者所得至微。至細之私利。亦消歸於無何有矣。嗚呼。前車覆。後車戒。履薄霜。知堅冰。吾每取中國十年以來之商務。比較前後而觀之。未嘗不驚心動魄。而不知後此之伊於胡底也。考東西各國。其每埠必有一商業會議所。合同人之聰明才力。以講求抵制外人保護公益之法。本國有可爭之利。則合同人之力以擴充之。外人有相侵之事。則合同人之力以抗拒之。雖一家蒙其小害。不顧也。雖一家可營私利不爲也。一經衆議。萬戶一心。不與同胞兄弟競錙銖。而於地球市

場決勝負。惟有高掌遠蹠之氣識。故有席捲囊括之效能。此其商之所以強。而其國之所以興也。今我商民處於羣雄之間。勢無中立之理。不進則退。不立則仆。于此而不亟思自聯。亟思自保。他日噬臍。其能及乎。是用會集同人。效彼良法。創設商業會議所。以聯聲氣。以一衆心。以保利權。以抵外力。一埠雖小。實力行之。各埠應之。他日全國總會。議所之設立。必當不遠。以中國之聰明才力。加以團結。合爲大羣。又豈惟商務而已。二萬萬里之地。四萬萬之民。皆將賴之。

### 論非律賓羣島自立

歐築甲

南洋諸島處大海中。位屬熱帶。悉巫來由人種。中國自古勤遠畧者。悉以化外目之。故兵力之施。僅及西北。而南荒則罕聞焉。蓋西北邊土地與中國毗連。雖沙漠數千里。時有遊牧部落。窺覬塞下。異族相遇。膺懲斯起。雖以漢武成吉思汗之經營荒遠。開拓萬里。雄風震于西歐。而南方則至交趾瓊崖而止。海外諸島。無有間津者。蓋我中國四千年歷史。祇有陸上爭權之事。而無海上爭權之事。兵威未有能出亞洲者也。自輪船起而天下之大勢移于海。謀設險保國之術。亦在于海。海島所在。遂爲其國之鎖鑰焉。明世吾閩粵人飄流南洋者。開墾無人之島。招聚流寓之民。共立條教部勒。以相約束。幾有囂佗南面之略。而國家毫無遠志。不加保護。外患侵入。遂爲所敗。于是南洋全土。或歸荷蘭。或歸葡萄牙。或歸西班牙。而英吉

利後起。尤握海上商權之要。然其蠶食之初。非國家有殖民之政策也。濱海之國多海盜。海盜出沒海上。不能聚棲居之所。而新地之發見。即賴其冒險之功。發獎勵之金。大航海之業。因海盜而練海軍。因海軍而成殖民。各島既闢。而國家乃收之以爲己用。此歐人占領屬地之大略也。南洋當中西之孔道。爲歐亞之通衢。列國尤汲汲焉。注目熱心。并而取之。以爲進圖亞洲大陸之根據。如美之奪菲律賓。德之購西班牙各島。爲近世第一大風潮也。亞洲之門戶。外人既偏駐足焉。則入此室處者。不崇朝而至矣。嗚呼。中國之危局。尙堪設想歟。尙堪設想歟。

今之爲中國危者。曰波蘭也。印度也。地大無人。見滅異族。中國將爲之續矣。吾謂以此警中國人。適使之意冷心灰而已。何也。彼頑然無知之質。若痴童然。嬉戲于壞屋崩墻之下。狎懼于驚濤駭浪之中。而不自覺也。及其畏葸之情一生。則又若駭夫然。溺至而不知遷居。火至而不知設救。惟仰首呼天。遂以爲畢乃事也。中國甲午以前。不通外事。以爲西人夷狄耳。不足爲憂。稍有言時事者。則痛斥之以爲媚夷。甚至謂所記西國政治風俗。皆屬捏造。不足爲據。至于君臣男女。平等平權。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有當盡之責。尤西人立國之本。則更斥之。以爲野蠻之遺風。非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所垂訓也。及夫中日戰爭以後。全軍盡沒。所如輒敗。自大之氣。愕然盡喪。上自縉紳。下至士庶。與之言國之安危。輒曰必亡必亡。問其

如何救也。則曰西國之運強。中國之運衰。無可奈何。聽天而已矣。夫以如此畏。如此憊。恐猶與之言波蘭印度衰亡之故事。彼將委之曰。波蘭印度。尙不能與歐人敵。則吾中國豈復有可望哉。益足寒其膽而死其心矣。蓋彼止知強足以欺弱。大足以欺小。衆足以虐寡。而不知強弱無定形。大小無定勢。衆寡無定理。自立則弱。可轉強。自強則小。可抗大。合羣則寡。可敵衆。如菲律賓土人以小島卒抗天下莫強之美國是也。夫以小島而抗大國。輾轉周歲。而大國卒無如何。而終聽其自主。况我中國土地之大人數之衆。萬萬於菲律賓者乎。菲律賓尙可自立。安有中國不可自立之理。哉。請與之論菲律賓。

菲律賓者。西班牙屬地也。西人治其地。凡三百年。政治社會宗教。多爲密網以壓制之。并無善政。非島之民。欲脫羈輓也久矣。西廷知之。愈加防抑。而有志之士。潛思俟其時而發矣。先是時。西班牙遣使各洲。檢探新地。領土所及。徧于美洲南洋。然而所治諸州。橫加暴政。民不聊生。加之美人抗英立國。而後自由之光照耀于大地。獨立之氣。蒸涌于五洲。自非冥頑不靈之族。大惑不解之倫。野蠻無知之俗。莫不被其流風。鼓其熱望。以自由爲天賦之權。獨立爲生人之本。人人皆當保護安全之。不可受人壓抑。非如草木禽獸。橫生倒生。寄生。不能自由獨立。受命于人。此理印于人人腦中。故于在上有損其自由。制其獨立者。必起而抗之。于是列國革命之事起。此非民之敢於抗上也。爲其扼人自由。制人獨立。害天理。損人爲。不得

不深惡耳。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西人之言曰：地球上最大罪者，莫如抑人自由。若抑人自由，雖有豐功碩德，不足以贖其罪。大哉言乎！夫自由類于仁，自由而不侵他人之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斯謂忠恕。獨立而不抑他人之自由，匹夫不可奪志，勇士不忘喪元。斯謂節義。斯二者，國家之所以成，政治之所以起，社會之所以興，人民德行之所以重。若其否也，則國家怠散，政治腐敗，社會懦弱，德行廢壞，國危于上，民蠢于下。非有革故鼎新之事，以震醒國民之耳目，他人將視我爲野蠻無自立之氣，急而圖我人種，不可得而保。此大易所爲有取于革，而志士所以起也。古巴已起而脫西班牙虐政，西人征之，三年不克。美人嘉古民能知自由獨立，百折不撓，而西之無道也，勸之聽其自主，西廷不聽。美西兩國，遂起戰端。適非律賓土人亦憤西政無狀，急圖自主，建立共和政府，引美人爲外援，以逐西吏。美人許之，非美聯攻西地盡沒，島人方以爲美人已脫英人之羈絆者，其必許我以脫西人之羈絆也。而孰知大功旣成，而美人即背前語也。島人乃大憤而自立。曰：美國欲以我群島爲殖民地，島民若甘之，豈有今日哉！早安于西班牙政府矣。率衆與之爭。當是時，論者莫不爲島民危也。然而島民志氣不衰，慷慨激勵，誓死與美人決戰，必得自主而後已。美人藉收布哇古巴之故智，思取非律賓群島，以覬遠東之門戶。方謂此區區者曾何足道，然而動衆經年，興師萬里，以地球至強之國，而不能使叢爾之地滅此朝夕。且

立媾和條約者。其故何哉。嗚呼。可以知歐人之技矣。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今固無道之世哉。然昔之小役于大者。今則大役于小矣。此亦古今中外所未聞也。統地球人數計之。如英俄德法無論已。即如比利時。人口不過五百萬。葡萄牙人口不過四百五十萬。瑞典和蘭。皆不過四百餘萬。瑞士人口僅二百八十萬。屹然獨立于列強之間。以數國者論之。不過吾中國之一二縣耳。以中國全部計之。其數實多百倍。然則諸國之來侵也。以我之千。敵彼之一。豈有不能勝彼者。且主客之形。勞逸不同。風土之宜。順逆有異。西人恆言曰。調兵十萬以攻遠東之國。雖歐洲強國不能。吾謂即能調兵十萬。而十萬之兵。果能保其所向無前乎。即或所向無前。而遂能持久不敗乎。苟或兩軍鏖戰。殪其數千。則後繼即屬甚難。蓋西國愛惜人命。在其國者。人人均得享安全之樂。今以國家貪人土地之故。無端而擲數百無辜之命以餌之。苟一致思。實爲悖理。彼議院鑒于戰禍無已。必將持議能戰矣。夫以意大利之強。而敢于阿皮西亞。以和蘭之富。而三十年不能服亞齊。以英之無敵。而不敢與南非自由國爲難。以美之大國。而致爲非律賓小島所困。讀近世歐人侵略之史。而往往不能達其意者。我中國其亦何必自餒也乎。原歐人所以得施蠶食之技者。一則因吾民之懦弱。二則因吾民之闇昧。民氣懦弱。則專用威迫政略。稍有抗拒。即炮轟肉飛。爆裂血薄。以震恐之。使彼不敢再動。民智闇昧。則拘文牽義。不能倡自由之權。奮

獨立之氣。與彼決命爭首。而彼反得藉政府之命。轉而鋤我。斯二術者。其嘗試于我中國。已匪伊朝夕矣。列國效尤。速成瓜分之勢。然而猶不遽以兵力行之者。恐民不服而戰爭烈。則民氣勇。民智開也。此無形之瓜分。更甚于有形之瓜分也。日人之言曰。中國苟能自強。可以獨力抵拒歐洲。中國地大人衆。又負大陸。國民若有團結之力。政治國家之思想。則震耀地球。上非難也。嗚呼。我國外交以來。未有能與外人決一大戰者。纔開戰釁。即已媾和。雖曰武備不修。餉項不足。未可言戰。而國令不畏。上下畏。意養成一畏外人如虎之習。遂至任彼要索土地。要索鐵路。要索鑛產。橫斃人民。淫掠婦女。而莫敢倡議拒之者。噫。嘻。其視非律賓之土人。甯不愧死。耶。甯不奮起。耶。

嗚呼。觀于非律賓。中國人可以自處矣。吾請設爲鑑觀之法。一曰非律賓彈丸之島。能倡獨立。即可拒美。中國宜大倡獨立之說。使人人有獨立不羈之氣。不怕死。生不畏強。禦平日無懼外之心。臨時自無怯敵之患。二曰非律賓眇小之衆。能倡自由。即可敵美。中國宜大倡自由之說。使人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刺激其建國之心。扶植國家。改革政治。人人有國家政治之思想。則亡可以圖存。衰可以奮興。三曰非律賓統領阿圭拿度。少習軍法。抱負遠大。剛勇不屈。故能振勵衆志。率孤軍當百戰之餘。中國民氣巽懦。宜多習武勇。養成俠烈之性質。變去柔弱之姿格。使夫人人有爲國流血之壯志。平定大亂之武略。則外可以敵愾。同仇。內



可以除殘去虐。四曰統領宣言曰。昔美國總統謂亞美利加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也。今我亦云非律賓者。非律賓人之非律賓也。我中國四萬萬人。亦宜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人人視中國如其私家私產。不令他人入此室處。其所有。念念在。不少挫折。若有侮吾國。欺吾國。侵吾國。削吾國者。必同心協力。切齒扼腕。思所以報此大辱。與侮吾家。欺吾家。侵吾家。毀吾家者。必思所以報此家仇一例。中國既爲四萬萬人之國。有利四萬萬人公享之。有害四萬萬人公去之。夫然後國家之義成。而不致一國之大。各視爲身外不切之物。無可統屬。他人得以遺金棄粟取之。若夫中國以大畏小。非律賓以小禦大。國民精神志氣。有大壤之別。則我中國士民。又宜夙夜疚心。而奮袂以從乎。管子曰。國之亾也。鄰國有焉。國之興也。鄰國有焉。善治國者。其在觀隣乎。中國有志君子。其樂聞斯言也乎。

西人口。自蘇彝士河開後。而歐洲通要之路。不啻咫尺。地球大勢一變。中國以尙未知。吾謂豈特此哉。今日列強紛紛經營各島。其爲對中國問題。先置足于此。而後闖入無疑也。而吾中國知此者。猶寂寂焉。以爲此列強之鯨吞小島。特偶然耳。而不知美之奪非律賓。屯煤于。是。駐兵于。是。他日中國有事。盈盈一水。葦航可至。將一舉而蹴踏大陸。與法之由安南廣州灣。英之由香港威海。德之由膠州南洋島。俄之由旅大西伯利亞。駢騎並進。中國其無幸焉。可預決也。然則將如之何。曰。亞洲未有能倡自主者。有之始于非律賓。非律賓之海。與吾相

接。非律賓羣島。吾中國人之寓其地者。不下數十萬焉。其間自由獨立之義。被自由獨立之風。念其故國。而怦怦然不平以起者多矣。尙懷愛國之心。而大非律賓之氣。以共體此危局。以爭海權哉。

### 論美菲英杜之戰爭關係於中國

梁啓超

百年以前。法國之革命。美國之獨立。爲全地球千古未有之大事。而我中國人茫乎杳焉。無一人知其影響者。三十年以前。普法之戰。俄土之戰。亦爲歐洲非常之舉。而我中國人號稱先覺者。僅聞其名。若有若無。此無怪其然也。其關係實淺鮮也。三家村田舍翁。戶以內即其小天下。雖中原逐鹿。劉興項仆。螭蟾羹沸。而彼一無所聞焉。無關係也。病麻木者。熱其手。螫其足。恬然無所痛苦焉。無關係也。夫人苟能與他人永無關係。則一身以外之事。不聞可也。國苟能與他國永無關係。則一國以外之事。不聞可也。

人類羣生之始。人之與人。國之與國。皆無關係者也。然爲生存競爭之力所驅。迫有使之不得不關係者。我不關係。人人將關係。我絕之無可絕。壅之無可壅。而關係起焉。競爭之力愈盛。則關係之界愈廣。此理與勢之無可逃者也。嗚呼。自輪船鐵路電綫既通。而地球之面積。日縮。日小。而人類關係之綫。亦日織。日密。以今日美國與菲立賓之戰。英國與杜蘭斯哇兒之戰。以與前者法國革命之役。美國獨立之役。普法之役。俄土之役。相比較。其事之孰大孰

小不待智者而辨矣。雖然前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毫釐之微。今事之關係於我中國者。若邱山之重。試一言之。

美非之關係中國。以其勝敗為關係。美之搆難於非立賓也。實美人經略亞洲之第一著也。

美國自開國以來。守閉關獨立主義。不與聞他洲之事。近歲以來。為生存競爭之力所迫。不

能不伸其遠蹠於西半球之外。於是一舉而干預古巴。再舉而合併檀島。三舉而經營非立

賓。比者瓜分中國與歐人均需利益之議。且明見諸公文矣。今茲之役。使美國而勝。則太平

洋東西岸西岸本國東岸非立賓與中央檀香山之海權皆歸於美國之手。美人用非立賓以經略中國東

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歐洲列雄。而我臥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

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非立賓之逐西而抗美也。實我亞洲倡獨立之先鋒。我黃種興民權之初祖也。非立賓而勝。

可以為黃種人吐氣。而使白種人落膽。且非之統領。與中國有關係。阿圭拿度之外祖母中國人也其將帥

且多支那產焉。非而獨立。使中國人有所觀感。其影響自及於大陸。當有不期然而然者。非

而獨立。則太平洋東岸有新興之國。其一日本其二非立賓與我中國相提携而為之屏蔽。中國有豪

傑起。整頓國勢。此二國者皆我援矣。合力以抵禦歐勢之東。漸歐人雖強。其能無畏。故非立

賓而勝。可以助中國獨立之勢。此其關係者又一。

英杜之關係中國。不以其勝敗爲關係。俄人之經畧中國也。以西伯利亞鐵路爲最大關鍵。然其工程浩大。俄人之財力不能成之。故假之於法。法人之力猶不足以給之。故近者與英協商。又欲假之於英。英之力固足以應俄人之求者也。英一旦有戰事。今豫算戰費已三千六百萬磅有奇。其結局或尙不止此。英之國力既困於此。則二三年內未必能有其餘以假諸俄人。如此則西伯利亞之鐵路不能成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緩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一。

雖然。俄德法之眈眈逐逐。垂涎於中國也久矣。所以不敢先發者。恐英國之議其後耳。今英有戰事。而俄法遂得乘間而猝發。俄人之於高麗之馬山浦也。於阿富汗之鐵道也。皆乘英杜之戰之影響而起者也。而法國遂亦猝然有廣州灣之事。此事之結局。雖未知如何。然擒我道員。奪我兵船。勒令黜革兩廣總督。此皆據十月十五十六日時事新報所載北京特電之言未知確否其雲頭之獐惡。似比於

德人膠州之役。猶過之。頃法國爲此事特開臨時議會。或者因英人有事於非洲。不暇東顧。而乘機以圖捷算。亦未可料也。如法人有異謀。俄德必緣之而起。英人救護不及。從而保有其勢力範圍而已。如此則中國之危險。有不可思議者。就此點觀之。則是役也。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此其關係者又一。

此兩事者。地球現時之最大問題也。各國報紙。無日不記載之。討論之。然我中國人關心之。

者蓋少矣。其不關心也。謂其與我無關係也。而不知其關係如此其重大也。嗟乎。群雄紛紜。全局浪浪。牽者一髮。動者一身。猛虎在門。仇敵比隣。我其昏昏。人其欣欣。夫非立憲與杜爾斯哇兒。猶其小焉者也。憂國之君子。或將有感于斯文。

## 論剛毅籌款事

梁啓超

逆賊剛毅南下。從事搜括。既閱數月。直道在人。公論難掩。滬港各報。或聲罪致討。或冷嘲熱諷。既已不一而足。而清議報。猶闕然。閱報諸君子。以大義相責者。蓋紛紛焉。曰。此而不論。清議之謂何矣。是以一論之。論曰。

剛毅者何如人也。囚我聖土。彼實爲獄卒。戮我六賢。彼實爲劊手。新政行而復廢。彼實爲炸彈之藥。中國存而遂亡。彼實爲催命之符。若而人者。不知其與我四萬萬同胞有何仇敵。而芟之刈之。斃之割之。輘殺之活埋之。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其極。而舉國懷忠抱義之士。皆思得其肉以爲食。曾不自戢。猶復悍然狼顧而虎眈。以朕我脂。削我膏。剝我膚。吸我血。以供滿洲逆黨之驕侈淫泆。用我民力以制我民之死命。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剛毅之籌款何爲乎。曰。今年戶部開銷。出入相抵。尚不足二千二百萬有奇。故以西后之命。搜取之於民間也。此二千二百萬之缺乏。何自生乎。曰。國債與兵餉二者爲其大宗也。是以不語及此。則已。苟語及此。而猶不怒目切齒者。必非人類者也。夫中國何以有國債。以敗

於日本之役也。以中國之大而何以敗于日本。豈非西后與滿洲逆黨實執其咎哉。糜海軍巨萬之款以築頤和園。一旦軍興。有國不顧。有民不謀。擅以我同胞公共產業之土地。割與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資財。獻與他國。不惜擲四萬萬人之生命財產。以易其頤和咫尺之地。其剝民財之法也。於第一次云。息借商款。非惟無息。而本錢亦皆爲黃鶴。乃給一臭腐不值一文之虛銜封典以了事。於其第二次也。使各省攤派借款。大省數百萬。小省亦數十萬。曾不一語言謝。於其第三次也。設昭信股票。婪索橫掠。詢其所用。則以千萬修天津行宮。號爲閱兵。以謀廢立。今者逆賊剛毅之舉。乃其第四次矣。而今次之最大目的。尤在兵餉一事。夫兵者國之大政也。有國不可無兵。有兵不可無餉。夫孰得而非之。雖然。亦視其所以練兵之意何在耳。凡國之有兵也。所以禦敵也。非所以制民也。故泰西言政治學者。謂凡屬國民人人皆有當兵之義務。人人皆有出資財爲國養兵之義務。凡以兵也者。所以保國民之生命財產者也。人人出其力出其財以保一國之生命財產。實不啻自出其力自出其財以自保生命財產也。若今日滿洲逆黨之意則何如。其練兵也。非以敵外寇也。乃以壓內亂也。故彼等常言曰防家賊。又曰吾之兵力拒外國不足。勦土匪有餘矣。嗚呼。此何等心。此何等言也。侵播吾民之生命財產以爲己有。懼民不服。又使民出其力出其財以助凶饒而自束縛自壓制。其用心亦云險。而用術亦云巧矣。而况榮祿之練兵數萬。又皆爲操莽逆謀。

之地步也。嗚呼。國家歲入所以不足二千二百萬者。以此之故。逆賊剛毅所以南下者。以此之故。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逆毅之在江南也。胥篋得二百餘萬。其在廣東也。初云二百餘萬。今聞又將倍之。且歲供焉。若此者。皆絞我同胞之膏血而得之者也。雖然。其文飾之則有詞矣。曰我朝深仁厚澤。自康熙以來。守永不加賦之諭。至今不渝。今所取者。官吏之宦囊也。商賈之贏利也。非取之於民也。梁啓超曰。此掩耳盜鈴之言也。而我民信之。抑何我民易欺之甚也。夫官吏之視差缺也。以爲市道耳。人下豈有自備資斧而來做官之人哉。政府取諸官吏。官吏不取諸民。將何取之。此猶使人爲盜。自分其贓。而曰我非盜也。狙公飼狙。朝三暮四。其伎倆何以異是。若夫取諸商者。尤直接而剝小民之血汗者也。泰西資生學家。言於入口稅。猶不當重抽之。謂其所抽之重稅。仍由我民之買物者自出之也。如彼逆毅之在廣東也。合七十二行會商使之報效。不知者謂其所取。僅在各行之富商也。曾不思我全省小民。日用飲食起居百物。豈有一件不仰給於七十二行者。彼七十二行。每年報效此巨款。不取償于買物之人。於何取之。是不啻向我全省數千萬人。一一紵其臂而奪其食也。不見乎數年以來。百物騰踊。而謀生度日之難。過於前此數倍乎。是皆由彼滿洲逆黨第一第二第三次之搜括使然也。而我民猶夢夢然不知其來由。是可歎也。今者洋銀一圓。糶米不滿三斗矣。百斤之柴。值銀四錢矣。自

今以往。我省每年更出四五百萬金。以供逆黨之浪費。吁嗟乎傷哉。其何以聊生。而况彼豁  
壑之慾。永無滿期。後此之加索。正未有艾也。我同胞之國民。其知之否耶。其知之否耶。  
吁嗟乎傷哉。彼逆黨者。豺狼之性。狐狸之行。以食肉吸血爲本業。吾無責焉。獨怪我同胞國  
民。何故甘心以其自竭才力。自揮血汗。千辛萬苦所得之資財。必盡獻之於豺狼狐狸之手。  
然後爲快也。鄉間土財主。數十年爲守財虜。視一文如命。一旦涉訟。不惜傾家以奉有司。焉  
代其子弟買案首。買十名內買關節。買薦卷。擲數千。不惜焉。捐官捐銜捐翎捐頂捐封。典一  
擲數萬。不惜焉。其高者認地方州縣候補官爲恩師。其下者與門上跟班三小子拜爺兄弟。  
罄已所蓄。任其取携。不惜焉。即遊商於海外者。其通達時務。發憤國事之人。雖所在多有。然  
亦有所謂頑固者。流視公使如天。視領事如神。視翰林進士秋風客如菩薩。平日一毛不拔。  
惟此天也神也菩薩也。勒措之。誑騙之。則摩頂放踵。以事天神菩薩。不惜焉。嗟乎。入一名學  
中一名舉。領一箇虛銜。受一軸誥封。得地方官吏之一盼。受秋風客之一聯一硃卷。見所謂  
中堂大人者。一而請一安。唱一睹。究竟於自己有何益處。乃不惜割棄其生平所最疼最愛  
之心肝兒肉兒。以易之。欲不謂其無自立性焉。不可得也。試觀外國之民何如。我國之民何  
如。外國之商何如。我國之商何如。然則逆賊剛毅之流。不過因我民之有此奴隸性而善用  
之耳。於彼乎何尤。



使以彼輩巴結官場巴結奴才孝敬外江佬滿洲逆黨之資財。而以之譯報。則民智之開。指日而待也。以之開學堂。則人才之多。不可勝用也。以之興工藝機器。則商務之盛。甲於地球也。以之設警察。則路不拾遺也。以之辦民兵。則國勢之強。雖合歐洲諸國之力。莫敢予侮也。移而用之他事。亦莫不皆然矣。夫所謂政治者。不外以地方人民之財。辦地方人民之事而已。是即人民以己之財。辦己之事也。以己之財。辦己之事。雖傾家破產而不爲過。若以己之財。而獻諸行路之人。仇敵之人。雖一毫一釐。而亦有所不可。夫彼外江佬之儼然稱爲官者。皆以行路人視我民者也。彼滿洲逆黨之質盡心力以防家賊者。皆以仇敵視我民者也。我竭吾財。以供奉之。而彼豺狼狐狸。豈嘗有一言之感謝。反以我爲亞。更以我爲羊。殺謂此。蚩蚩者照例應替人作馬牛。出其滿身臭汗。獻此臭銅錢。以供吾輩大人們老爺們之揮霍。乃其天職也云爾。而我民之蚩蚩者。亦果自認此爲己之天職。樂獻其財于豺狼狐狸。以爲榮。以爲快。是實可謂亞更之魁。而羊殺之傑也。人苟甘心爲亞更之魁。羊殺之傑。夫復何言。獨惜我東南錦繡一奧區。人民土地財產。皆可以敵歐洲之一國。而我民涉重洋。冒萬險。一縷一血一粒一汗所得之區區。曾不足以填賊黨之谿壑於萬一也。我國民而猶不悟也。則吾於豺狼狐狸之逆殺。又何責焉。又何責焉。

公非處士。問於公。是先生曰。兩湖總督張之洞者。豈非中國大名者哉。豈非最言忠節者哉。受皇上厚恩。由編修一年。超拔巡撫。位極封疆。豈非二十年窮富極貴者哉。學問深博。能知西事。豈非一國之通才。而爲新黨之領袖者哉。戊戌八月。皇上被廢。榮剛用事。那拉后深畏疆臣之擁兵有望者。電問張之洞。上宜廢否。又使鹿傳霖奎俊過長江。而問張之洞。以。上可廢弑否。劉坤一欲抗逆議。乃問張之洞。以聯名。張之洞不允聯爭。而敬奉逆命。於是。上竟廢矣。僞嗣立矣。當戊戌廢。上時。張之洞自以己爲新黨魁也。恐懼震懼。及黨禍。乃電請殺六烈士。以自免。於是六烈士殺矣。六烈士皆與張之洞有交。御史楊深秀者。學行素高。張之洞撫山西。開令德堂以教士。特請爲山長者也。譚嗣同者。其同僚。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張之洞姪而類見者也。林旭者。沈文肅公之孫婿。向在江南。張之洞所激賞之士也。若楊銳者。則其第一親信入室弟子。歲以千金養之。託以京師事者也。劉光第者。亦其深知。與楊銳二人。託於陳寶箴奏薦者也。惟康廣仁。乃其未識。亦其親敬之。康有爲之弟也。乃榮剛未殺。而張之洞猶忍心請殺之。天下以爲何如哉。及僞嗣之立。巡撫于蔭霖怵然不悅。布政使岑春煊欲以官力爭。屬官五十餘人。部民千數。詣轅泣請力爭。張皆阻之。天下以爲何如哉。意者。皇上之有仇於張之洞也。則授爲二十年督撫矣。意者。榮祿剛毅與張之洞親交耶。則善惡之薰蕕不同。新舊之意見迥異。向來不睦。天下固知之。然而張之洞手握重

兵身負碩望。何以低首歛心。親事榮剛。負心絕義。顯仇。皇上乃至仇及。皇上所用彼親愛之人。相反若此。是真不可解者也。鄙人常服膺張之洞學問之博。議論之正。氣節之高。仰之如山斗焉。乃今者其舉若此。蒙竊惑焉。公是先生憮然曰。張之洞者鄙夫也。是佞人也。是巧宦也。是逆黨也。是賊臣也。何難知哉。其事迹君既詳知矣。夫從古詔佞之臣。嚮愿之士。大儒負盛名。若張禹之經義。胡廣之中庸。王祥之孝子。馮道之聖人。豈非一代偉人哉。當承平無事。雍容揄揚。高議雲臺。著書幽室。或治民循理。或操守清節。豈非清望絕倫者哉。而一臨大節。蒙大難。當君臣之際。攫權奸之餒。則屈節俯首。釀成逆餒。至於君國俱亡。天下塗炭。此其初。豈不談忠義講氣節者乎。而誅伏於滯議。唾罵於千秋。迄今論之。乃不能比於人數何哉。不過爲保身家戀富貴之一念耳。此念既起。則是非極明而不敢言。是逆順極辨而甘於從逆。譬如三角法之點線。稍差其端。失於毫厘。其末相反。已不可思議。算數。孔子所謂苟患失無所不至。則以華歆之盛名者。儒身縛伏。后王經之爲儒林丈人。躬背帝髻。若張之洞之文學氣節。儒望。豈能過於數子哉。其縛伏后而背帝髻。亦其固也。且張之洞惟其素領袖新黨。素惡榮剛。其爲善類也彰彰。故其得大名也鼎。鼎然後其懼禍也。懼故其奉僞命也唯唯。其今日背逆忍心之由。乃其昔日高節重望之所至也。子何惑焉。嗟夫。張之洞者。其始不過鄙夫耳。其後曲媚榮剛爲逆黨。顯仇。皇上爲賊臣。眞所謂苟患失之無不至者矣。君其

未信孔子之言乎。公非處士曰。先生之論。可謂扶經心執聖權矣。頃京邑蹂躪。廟社震驚。那拉出奔。榮祿無蹤。載漪出亡。賊黨流離。萬國公議。皆言救。上不認那拉。張之洞於此何去。何從。公是先生曰。張之洞之心。巧宦也。無所不可去。無所不可從。但欲安其身保其富貴而已。至於今者。張之洞之心。必悔悟從賊黨矣。必欲附從帝黨矣。然張之洞自政變以來。所以輕背。皇上者。已著矣。其所以攻禁擒拿帝黨者。無不至矣。已處背水之陣。欲歸未敢。跋前疐後。狼狽無依。欲仍附賊黨。而大勢已敗。欲復歸帝黨。而仇怨已深。欲起兵自立。而魄力不敢。徘徊躊躇。震動恐懼。進退維谷。去從無所。此張之洞今日之心事也。嗟乎。丈夫立世。大臣處國。安有中立取巧而能保者乎。終亦必敗而已。張之洞非不見及此。而起點既差。末路自難。此亦張之洞之所無可如何者也。公非處士曰。然則張之洞今日何爲乎。曰。吾既言之。彼與帝黨仇怨既深。歸恐難保。倒行逆施。其將忠於逆黨。永爲賊臣乎。然普大之怨恨逆黨。莫不入骨。懷思。聖主。同於望歲。成敗之效。既覩。則歸附之心。全翻。恐張之洞雖欲附逆黨。而其屬未必從之也。其屬官幕府多通才志士。能審時勢通外事。本已有合同新黨之心。與新黨沆瀣既同。歸親尤甚。若張之洞欲攻新黨。不獨大失天下之心。而令屬官攻新黨。亦不啻以新黨攻新黨也。必有前途倒戈之禍。或有變生肘腋之憂。呂布起於蕭牆。思明生于左右。張之洞一身不能自保。寢食不能自安。而况欲攻人乎。徒見其愚惑而已。公非處士曰。然

則張之洞者宜如何。公是先生曰。張之洞本新黨之親交。徒以附於逆黨而即決裂耳。今那  
 撻得罪於宗廟社稷。得罪於兆民。得罪於萬國。其必不能存。愚者皆知之矣。晉夷吾之返國。  
 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幸蜀。推立靈武。舉國之擁戴者。既在皇上。萬國之議救者。亦在皇  
 上矣。以為義則如此。以為勢則如彼。張之洞即不論義理。若識時審勢。亦當扶救。聖主然  
 後引合新黨。改易新政。則唐之五王。周之晉鄭。功德巍巍。豈有過之。張之洞既悔禍立功。  
 皇上必加非常之待。新黨志在救上。無他意見。亦忘嫌復舊。相與同心。而張之洞身家既  
 保。功蓋天下矣。且張之洞即欲保西后。亦非保皇上不可。親有保皇上之功。然後可為  
 調停兩宮之計。此乃深為西后者也。若循承平之空文。仍行巧媚之曲說。徒曰兩宮慈愛。天  
 下其誰信之。皇上豈能聽之。張之洞既不能自保。亦不能保西后也。終於兩盡矣。試問民  
 心如何。國事如何。而尚可以空言舊勢。敷衍塞責乎。天下非癡非聾。民心已動。難靜。區區挾  
 鄒督之力。遂欲逆天理。絕人心而行。亦見其不知量也。然而張之洞身經喪亂。神魂交喪。舉  
 動乖謬。幾與端榮等矣。瓦注者。巧金注者。昏夫。兩湖總督。其為金注也重矣。能勿昏乎。昏者  
 豈可與料事。患得患失。難進難退。疑死疑生。徘徊不決。搖惑倉皇。若此者。尚可與論大事哉。  
 其究也。身名俱喪而已。張之洞其不免此乎。

頃京師傾覆。吏民塗炭。乘輿播遷。岌岌乎中國垂亡矣。誰生厲階。滔天起禍。豈非那拉后通拳匪。戕外人之所致耶。所以致然。豈非前歲囚戮新黨。廢君篡位之所致耶。天下怨怒。暗喑側目。夫以那拉之淫虐。賊臣之蠢橫。其釀亂傾邦如彼。當戊戌之變。法百日新政。天下想望萬國。拭目于中國之強。待華人斂手而加敬也。大以皇上之聖武。新黨之明達。捨身救國如此。此天下之公論也。假使皇上復位。新黨輔政。中國可必保全。人民可必樂利。此可以戊戌百日之效而推之也。假令那拉再行訓政。諸賊再復弄權。萬里之中國必亡。四萬萬之人民必絕。此可以訓政兩年之效推之也。以萬國公法論。則結拳匪戮外人。戕德使。必不爲外國所容。以春秋經義論。則母淫當絕。書文姜是也。廢君當絕。書哀姜是也。失信當絕。書晉夷吾是也。魚爛其民當絕。書梁亡是也。以一淫婦弄權。至于君廢國亡。九廟不食。列祖列宗之靈。其容之乎。皇天后土。其享之乎。如萬里之中國淪亡。四萬萬之種族同絕。二帝三王之神。明歷代賢豪之精爽。其許之乎。吾四萬萬同胞爲其所賣。其甘之乎。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詩人所爲痛傷。大爲詈罵。乃所以爲溫柔敦厚之至也。夫柔於民。厚于國。乃義之至也。若厚於暴于民。豈以爲義也。昔者晉夷吾之復反。已辱先君。唐明皇之出奔。則推靈武。周勃以安劉爲忠。東之以復唐爲正。此乃古今經義之正。士論之公也。武后有篡廢之罪。而未嘗亡國毒民。褒姒能亡其國。而未嘗廢君篡位。若那拉后者。兼武罌褒姒而一之。眞古今

所未有。不特列祖列宗之罪人。實中國四萬萬人之罪人也。試問吾四萬萬之同胞。復願戴那拉乎。抑願戴皇上乎。不待京師之亡。觀去歲廢立之事。薄海電爭者百數。今十二國公議咸欲救。上人心之戴可知也。人心之所戴。天命之所存可知也。人心如此。天命如此。經義如此。公法如此。皆以救皇上存中國之故。新黨之所爲無他。不過戮力以救皇上。以存中國而已。兩湖總督張之洞。學問深博。非不知經義史事者也。豈以爲皇上可廢。弑那拉宜淫篡哉。豈不知京師傾覆。祖宗不食。由于那拉哉。豈不知那拉臨朝。羣小弄權。中國不保哉。豈不知新黨之爲忠於皇上而別無他心哉。豈不知人心咸怨那拉而戴皇上哉。張之洞清夜捫心。豈不知之。乃其粉飾之言。告各國領事則曰。兩宮慈愛。苟如是。則戊戌廢君。已亥立嗣。郊壇不祀。皆皇上自爲之。耶。苟如是。則通拳匪戕外人。戮德使。亡京師。毒生民。絕宗社。皆皇上爲之。耶。若如張之洞言。則皇上其可廢矣。萬國豈復肯擁立之。天下豈復同戴之哉。雖然。皇上之聖明。那拉之罪惡。張之洞豈能以隻手遮之哉。豈能以一人賣天下萬國哉。乃者聞其在漢口戮新黨三十人。又派員于上海捕新黨。是黨禍之興。那拉不舉。而張之洞必欲行之也。那拉未爲武后。張之洞先迎合而爲周興來俊臣。那拉未爲靈帝熹宗。張之洞先爲曹節仇覽魏忠賢。異哉。張之洞之暴新黨也。何其媚那拉而仇皇上之甚哉。昔歲榮祿統重兵。張之洞畏不敢動。其以爲保身家之計可也。今則那拉走矣。

武衛散矣。張之洞負重望。擁重兵。欲救上。則一呼可成矣。尙冀其一綫之良。敢于爲調停兩宮之計。又冀其一隙之明。思爲保存中國之謀。此或亦張之洞讀書有年。良心所不盡喪者乎。若欲存中國。不爲周勃安。劉柬之復。唐元禮擁軍。敬業興兵。豈復有他策耶。許袁一言。而以離間腰斬。此豈狄仁傑之所能濟乎。張之洞昔既畏勢而徇賊。今尙從賊而按兵。已苟保富貴而不爲尙惡。天下有救。皇上之人。既誅既鋤。乃捕乃羅。惟恐忠臣義士有一人之不盡。而慮皇上有生機一線之復存也。患中國之不速亡。而四萬萬之人種不絕也。嗚呼。張之洞倒行逆施如此。于是天良俱絕矣。不徒忍於弑。皇上實忍于絕中國矣。何以言之。試問議和之後。那拉再立幼主。重行臨朝。能捨棄榮祿剛毅諸人。而舉國以聽張之洞乎。果其能舉國以聽張之洞。自負明達新學。自負經營八表。自謂能救中國。尙未可知。然識者觀之。張之洞尙未信各國民兵之制。銀行之事。此西政之最淺末者。張之洞尙未知之。而况泰西立國政治之體也。張之洞之學之才。以之爲政。不能救中國。勿論。就論如所自負。然觀從古變法之舉。皆出于大有爲之君。有湯武而後有伊周。有桓公而後有管仲。有勾踐而後有范蠡。有孝公而後有商鞅。有先主而後有諸葛。有符堅而後有王猛。有宇文周而後有蘇綽。有神宗而後有王安石。未見無英武神聖之君。而能成變法立治之規模者也。今自那拉訓政兩年。所行爲何政。則皆守舊弊法。摧翻新政也。所用爲何人。則李連英載漪奕劻榮祿剛



毅下及趙舒翹啓秀立山懷塔布之流。非貪冒驕暴之人。則冥頑蠢悞之士。舉朝無一正人。執政無一通才。兩年無一讜言。言路結舌。羣僚低首。天下怨嗟。若其宿昔所爲。日爲荒戲之事。窮極土木之功。乃至提鐵艦之三千萬。鐵路之三千萬。以築頤和園。提萬萬以祝壽。日以失琉球。亡緬甸。失安南。割臺灣膠旅廣州灣之地。除其淫僞闖弒顯后。殺殺后。尙出傳聞外。但自光緒八年顯后升遐之後。其行政之效。又可觀矣。年垂七十矣。腦筋生定矣。耳本不知古今。日更不知中外。身寄衆閹寺之中。面蔽於衆邪諸愚佞之人。告之以西學。則驚河漢而掩耳。改圖於新政。則皆害已而不便。以此而欲輔佐變法。以救中國。是猶欲雄鷄牛卵。緣木求魚也。無胎生子。必不可得。凝冰作柱。必不能成。無其質矣。將安所施。此雖堯舜在前。周孔在後。卑士麥克千。百亦無能爲矣。英日各國向不知其詳。故不知救。皇上而認那拉。今至大戮其民。而後大悔之。若張之洞而不忍中國之亡。豈不念此乎。必捨聖明變法之上。而扶一淫昏亡國之女。后以立童昏之幼主。中國必亡。而張之。亦何利乎。若謂中國必不全亡。猶冀爲小朝廷大臣。則方今萬國之怒。如彼。中國民心之變。如此。張之。能保必爲小朝乎。日立于亂人之朝。豈復可言。昔之崔浩。張華。蒙被慘戮。且不遠引。即近者許景澄。袁昶。以一言而被戮。其他立山徐用儀。雖小人之尤。亦復死于無辜。如聶士成。李秉衡。張春發。陳澤霖。以戰死。則幾于死事矣。然不爲。皇上盡節而爲助拳匪以拒友邦。天下尙惜其死。

非其所也。即令和議幸結。那拉無恙。而宵小可以構釁。民怒可以生患。衆怒難犯。違天不祥。之禍既悖。天怒民廢。君從賊。獨不慮肘腋之生變乎。若以怙權恃勢。可以無道橫行。則那拉榮祿之勢。昔者滔天。可肆殺戮。今已流離奔走矣。尙無莽卓之才。而敢行逆天之事。曾幾何時。千刀剗而三家分矣。凶人作逆。千古何能有成。况當萬國環伺之時。人心憤怒之際。乎。區區鄂督。權力幾何。比于榮祿。蓋已遠矣。而敢於倚勢作威。肆行黨禍。以絕皇上之生機。以犯天下之大怒。是本鑒榮祿覆亡之轍。而急于步其後塵也。張之洞本知變法。親于新黨。徒以戊戌之秋。曲媚那拉。思免黨禍。故敢背皇上。敢殺六士一綫之差。方針遂反。至於今也。騎於虎背。敢爲逆賊而不顧。自輿黨禍而不辭。名臣其始。賊臣其終。以一念保身家富貴之漸。遂以日造弑君上亡中國之藥。嗚呼。他人不足責矣。張之洞之志。學固與榮祿薰蕕相反者。其明發拊心。仰天自問。對之天下垂之後。卅不審以爲如何也。雖然。以華歆之名儒大臣。而忍于手縛伏后。彼利令智昏。大良絕滅久矣。鐘鳴漏盡。游魂搖搖。倒行逆施。挺而走險。豈復有月計算顧忌哉。吾讀史而駭華歆。今知之矣。雖然。時勢如此。人心若彼。而舊黨大臣尙不知悔禍。甘心從逆。滔滔皆是。豈以爲是可恃哉。豈真忠於那拉哉。蓋亂渾所鍾。死期將至。治病者不盡去其惡毒。則新肌難生。爲國者不盡勸其舊積。則新政難成。書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天將欲新中國也。故俾諸舊者咸與掃除。不有廢也。其何以興。若今諸老舊大官。

橫于上。中國豈能救乎。故張之。之甘于從逆。是天之大汎掃諸舊而大新中國也。天之愛中國甚矣。哉。諸新黨其益可奮乎。

## 論死生

闕名

嗚呼。人之所以陷於不義者。吾知之矣。人之所以勇於義者。吾亦知之矣。陷於何。在。陷於畏。死。勇於何。在。勇於不畏死。夫以藐然七尺之躬。終有渺然歸虛之日。則亦何必畏哉。其畏也。則以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也。雖然死而可惡。天下豈有長生不死之道乎。以必不能免之事。而常存倖免之心。夫是以由惡而畏。由畏而愚。而弱而忍。而悖而適得死。不然天下畏死者衆矣。其能免者誰哉。豈獨不能免。速死之人。大抵畏死之情中之也。其能幸免者。則所謂罔之生也而已矣。然使其罔然長生。則罔亦何害。而無如其終有一死也。豈獨有一死。且恐後之爲禍更烈也。雖然吾今執不知死生之理之人。而告以不畏死之說。是何異執聾者而語宮徵。執瞽者而語黑白乎。請論死以明之。

萬物莫不生。而不知其由死而生也。萬物莫不死。而不知其死而復生也。天地之氣。有出必有入。有聚必有散。有分必有合。有來必有往。十圍之木。鬱鬱葱葱。人謂其生氣勃然也。而不知其將受斧斤也。五母雞。二母蟲。無失其時。人謂其生息不已也。而不知其將被烹剝也。物之由生而少。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乃物之常。何足異哉。所異者其死而即死。與死

而不死耳。薪焚於火。其已死者也。然而烟塵灰燼。未即死也。冰釋於水。其已死者也。然而水即爲冰。猶不死也。彼至粗至淺有形象者且然。而謂人之精靈杳然無形。寂然無聲。乃由生而定。由死而罄者乎。季路問事鬼神。而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又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豈夫子拒季路之問哉。無亦以人鬼一源。生死無二。因以直告之耳。孝經緯曰。陰陽終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游魂爲變者。死而復生。變化也。世人不知死生之故。猥以爲生也。自無而之。有而不勝欣幸。死也。自有而之。無而不勝恐怖。故見義不爲。知死不救。卒養成一麻木不仁之世界。惡知夫死而不亡者哉。

然而死而不亡。理雖如是。而不畏死者。猶不暇論也。縱使死而卽亡。彼仁義之士。豈遂畏之哉。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若彼人者。豈眞惡生樂死。與世人異其性質乎。又豈預計夫死而不亡。乃始不惜身命乎。仁義所在。死生以之。蹈消自然。順受其正。固無所會圖。無所計較者也。子路侍側。而子以爲不得其死。孔悝之難。又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此豈夫子之能逆料哉。亦以子路之精神意氣。死生不渝。故知其必死節耳。子畏於匡。顏淵後。而子疑其死。亦豈夫子之故爲測度哉。觀顏淵之對。以爲子在。回何敢死。則子若被害。顏淵死之必矣。仁義

之士。視死如歸。其審計及於死而不亡乎。故死而不亡者。理之常也。而雖亡猶死者。烈士之心也。彼畏死之人。明知夫義所當死。又知夫死而不亡。而猶以畏死情勝。卒至進退失據。終歸於死。且而不合於義者。其亦可以興矣。

雖然。吾論是非。遇論利害者則沮矣。吾談義理。遇談禍福者則迂矣。吾請不論理而論事。不言古而言今。今夫康梁天下之至不畏死者也。無地不可以死。無時不可以死。無人不可以死。而乃搜捕不死。追殺不死。協拿不死。行刺不者。放火不死。今夫逆黨天下之至畏死者也。畏死而不敢違后旨。畏死而不敢救皇上。且畏死而不敢言維新。而乃死於拳匪。死於西兵。死於矯詔。死於自殺。是何禍福利害之相反也哉。夏曰。死生有命。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雖其如予何。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蓋天命所在我。雖畏死。死不因畏而止。我雖不畏死。死不因不畏而至。張蔭桓之不死於戊戌政變之際。而死於新疆。張蔭桓之不幸也。向使偕六君子而死。則且並六而爲七矣。何至虛延兩載。死於無名耶。許景澄袁昶之不死於諫廢立。而死於諫開戰。許袁之不幸也。向使繼楊漪川而請撤簾。則漪川何以上之。而乃久立牝朝。稍露直言。遽遭慘戮。是可哀矣。聶士成之死。不可謂不忠也。然而死非其所。君子不貴也。使士成手提勁旅。翼戴王室。則無論事之成敗。卽兵敗身死。妻子被擄。士成爲不朽矣。何至爲權奸掣肘。兵匪誦謀。身死家破。而猶受斥責哉。使張許袁聶。早知有此一

死。則雖至愚蠢。亦必能力救。聖主雖死而不顧也。即其今日之死。亦必自恨其往者之不死也。乃不死於前而死於後。不死於彼而死於此。名義不立。防檢空裂。不亦悔之已晚哉。此尙就其不盡從逆者言之。若如立山徐用儀之流。則明明后黨矣。出入宮禁。恩眷優渥。又非如李秉衡等之親自督戰。宜其可以無恙也。何忽然亦被慘死耶。其餘京津之間。浮沈宦宦。袖手旁觀者。不知其幾矣。而今安在哉。是知死生有命。且又有義。不畏死者未必死。而雖死猶生。畏死者未必生。而生不如死。彼畏死者又何益焉。

嗚呼。譚瀏陽其知之矣。當政變之初起也。有某國人勸以出走者。而瀏陽曰。各國變法。未有流血者。中國未有流血。請自譚嗣同始。迄今誦其遺言。仰其高節。猶令人有怦怦欲死之心。故吾嘗謂六君子之中。譚復生可稱爲待死。楊漪川可稱爲尋死。漪川豈必不免於死者哉。使不上疏。則亦一宋伯魯耳。乃奏請撤簾。自尋死節。可不謂之人傑矣乎。唐拔貢之被逮也。曰事旣漏洩。有死而已。無庸網縛。同爾前往。三十餘人。羣呼速殺。延頸就戮。無一懼者。嗚呼。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如彼人者。得不謂之從容就義哉。無論其毅魄英靈。長此終古。即使死而即死。滅盡無餘。其所成者固已大矣。尙何敗事之可言耶。中國自戊戌以前。無所謂流血變法者也。六君子之後。而流血之宗旨定矣。及唐繼起。三十志士同日死。義流風所被。遍於國中。人人有捨身救國之心。獨立不懼之概。事之成就。雖有遲速。而其所以激厲民心。

提振士氣者。固足以易天下矣。康梁之屢瀕於死而不死也。同黨者慮其危。反對者利其死。吾則謂其不必慮。亦無可利。無論康梁之死與不死。固有天在。即死矣。而康梁之事亦成矣。耶蘇被殺。其弟子又十九傳。皆被禍。且其教之絕滅矣。何若是之盛大耶。墨子曰。臣雖死。而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猶夫臣者也。故康梁不死。其事固成。康梁即死。其事亦成。事之成敗。固無與於人之生死也久矣。張睢陽雖被難。李郭賴以中興。彼畏死者又何怖焉。甚哉世人之大惑不解也。彼冥然以牛。而不知其所以生。茫然而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徒營營役役於目前之禍福利害。以爲貪生長死計。故數十年中。惴惴然自憂其死之。不暇。何暇以普渡衆生。更何敢以輕入地獄。是故委瑣齷齪。拘文牽俗。不敢發一言。不敢行一事。見親友之患難。則下石而不動心。見君國之阡危。不援救而反從逆。以至種亡國破。禍敗立見。而猶復粉飾諛頌。聊以自娛。是其爲人。豈特必不得其死。即使幸保首領。而其心死之禍。已大可哀矣。又安知夫生亦我死亦我。我生我死。而我無所損益於其間哉。嗚呼。死而即盡。夷齊何苦以窮餓爭名。死如可逃。政徹何事。以帝皇不免。畏死者尙念之哉。

### 新黨黨派述略

趙振

朱紫雜。陳雅鄭迭。秦萬。蝸鼎沸。百喙岳。鳴師曠。淆其聰。離朱失其鑿。不有靈犀。疇分涇渭。非懸神鏡。曷別妍媸。任公先生有維新圖說。演其意而申論之。作新黨黨派述略。

新黨之名。助於丁戊之間。中國屢敗之餘。其虛憍自大。自視如帝如天。而目外人以爲夷狄禽獸之習。漸悟其非。震於泰西之文明。其腦筋爲之一變。恍然其政治學術技藝無一不勝於我。於是遠識之士。洞幽燭微。冥心孤往。以窮其所以然。復出其所得而大號於衆。聞其風者。羣起而和之。應之。苟非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莫不哆哆然喋喋然爭譚時務。自命爲識時之俊傑。而驕於庠塾里黨之間。並其服飾飲食玩好之微。亦無一不爲泰西是傲。嗚呼。中國之新黨。何其盛也。洎夫今上皇帝收攬大權。有特科歲舉之舉。利祿所在。科舉所重。颯颯電擊。波譎雲詭。則不獨吾向者之所謂新黨爲新黨。即吾向者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亦爲風潮所激蕩。亦莫不剽竊報章之剩語。勦襲坊間時務策論之陳言。取其壓力漲力激力動力阻力吸力愛力起點進步團體氣質改良自由組織種子野蠻文明平權平等以及華盛頓拿破侖亞力山大成吉思林肯明治維廉維多利亞達爾文斯賓塞赫胥黎加利生得寶錫盧騷孟的斯鳩卑思麥沙士勃雷伊藤大隈之名號。歐羅巴阿非利加阿美利加澳大利亞亞細亞英俄德法日美等之字樣。西學大成格致課藝之所錄。瀛環誌略萬國史記之所載。塗抹於文字。叫號於肆應酬酢之間。一人十人百人千人萬人億兆人。耳爲之聒。目爲之眩。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有如是



之盛乎。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其果若是乎。吾爲之惛惛然。悲惛惛然。憂慄慄然。懼地球文明之各國。其所謂新黨者。斷不若此也。

不觀夫戊戌八月之後乎。天傾地覆。鬼怒神恫。日月無光。風雲失色。河東獅子。伏地一吼。而狐嗥狼哮。猩噉猿咽。爲之寂然。萬籟無聲。億喙戢響。而向之自以新黨之黨魁自命。而四萬萬人。亦以新黨黨魁矚之者。且電催殺六士。以自保其祿位矣。未幾且躬爲捕黨之魁。屠戮志士矣。又有朝聞政變。痛哭流涕。慷慨而論列是非。一聞不株連之僞詔。則反戈相向。著論而媚其所嘗者。若夫進勸善之歌。獻符命之頌。著翼教之編。面帶銅具。顏甲十重。斯人也。其長樂老之遺派歟。其楊三變之嫡嗣歟。是非戊戌八月以前之所謂新黨者歟。新黨乎。新黨乎。我中國之新黨。其若是乎。

庚子之季。團匪肇禍。京師破。宗社毀。宮闕焚。乘輿出國之危亡。如累卵。如浮漚。如朽索之馭六馬。岌岌乎殆哉。西后榮祿。鑑端剛之覆轍。惛漏網之餘生。繼以外人逼迫。內論囂然。自慄慄然。日懼其位祿之不保。於是取戊戌之新政。略試其數端。以爲解釋罪戾。要結人心之秘策。而可以告謝於列強。而舉國望治之殷。如饑如渴。莫不額手相慶。而曰維新維新。而風氣又爲之一轉。未幾而部例焚矣。胥吏裁矣。捐納停矣。冗官廢矣。八股去矣。武試止矣。而舉特科。而保人才。而開學堂。而設警察。而復洋操。戊戌新政之形式。幾幾具體而微矣。其精神何

如。則吾不得而知。然而上行下效。足徵風行草偃之休。八股家聲調鏗鏘之絕妙文章。實我支那四千年奴隸性質。服從主義之絕妙寫真影相。悲夫悲夫。試觀辛丑以來。吾支那之含齒戴髮。圓顛方足者之變相。何妨戲取留聲之器。攝影之鏡。而寫之照之。其口曉曉。其音囂囂。其氣陶陶。或百或千。或萬或億。蜂屯蟻聚。而切切嘈嘈。聆其言語。新政新學也。讀其議論。新政新學也。問其運動。新政新學也。樞機之條議。封疆之奏牘。士夫之論述。無一不新政新學也。非但政學已也。尋常日用之事。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方言焉。有中西合璧之新法服飾焉。譽以維新志士則喜。譽以老成典型則怒。新黨乎。新黨乎。視戊戌猶有進焉者乎。非但吾向之所謂鐵牛土狗石象木鳶無血氣沒腦筋昏愚澀謬冥頑陋固一事不知一理不聞之陳死人。誦誦然起死回生。化朽腐而爲神奇。以新黨自鳴於世。而袒匪之魁。漏網之餘孽。亦墮廉喪。耻覩顏。澀面低首下心。日日以媚外爲主義。汲汲焉講求泰西之武備。泰西之警察。以求壓制防範我漢人。悲夫悲夫。若是之新黨。何其多也。然而吾懼其多也。新黨盛矣。黨派繁矣。黃茅白草。彌望皆是。咕啤之士。數誦之。儒纓衿之士。夫持籌握算。不能紀其數。斗量車載。不能盡其名。二十二行省之大。幅員之廣。自其表面而觀之。亦若萬象維新之氣象。儼濯濯然一新國矣。然而詔下期年矣。疆臣之覆奏。亦幾半年矣。昨於國。閔於塾。囂於里巷。而其實效所在者何如。而其實力舉行者何如。而其著實有益於國者何如。視戊

戊。百。日。之。新。政。平。心。而。論。之。又。何。如。拾。戊。戌。之。條。奏。棄。其。精。取。其。麤。避。其。名。襲。其。迹。撫。拾。其。皮。膚。而。張。皇。之。剝。取。其。輪。廓。而。矜。持。之。棄。金。而。取。餅。買。櫝。而。還。珠。誅。鄧。析。而。用。竹。刑。鸞。烏。號。而。射。后。羿。而。營。其。私。而。罔。其。利。而。靦。然。號。于。人。曰。新。黨。也。新。黨。也。吾。爲。之。舉。其。大。畧。白。其。心。迹。約。分。數。派。而。表。之。

民賊派 取泰西之新法可以壓制防範吾民者。

利祿派 借新政新學以博取功名富貴者。

名譽派 但博維新之美名不必求實際者。

製造派 專言製造者中國言算學者尤衆可以製造括之。

科舉派 科舉既變不得不轉移者。

風氣派 隨風氣轉移者。

無恥派 專以媚外爲主義者。

所列數端。條其大畧。風雲萬變。波瀾千折。禹鼎不能鑄。秦鏡不能照。吳道子地獄之變。相不能圖。瞰於都。都若是也。睨於省。省若是也。眴於郡。郡若是也。眴于邑。邑若是也。矚於里。里若是也。舉國之人。無一非新黨。舉國之人。無一非以上所列之新黨。有是新黨。而顧何與焉。無是新黨。而國何與焉。以此言新。新何足貴。以此言黨。黨何足尊。

悲夫。悲夫。以吾中國四千年神明之胄。神聖之教。冠帶之倫。溫帶靈秀之所。鍾其所謂新黨。竟若此而盡乎。毋亦妄自菲薄也。山膏善罵。灌夫使酒。仰視天。俯畫地。抹殺一切之惡習。毋乃不可橫覽神州。苦思冥索。椎心泣血。呼籲于皇天后土。以求其人。露白葭蒼。山高水長。渺予懷。引領相望。悲夫。悲夫。黯黯支那。沈沈震旦。詎無萬死萬生。歷劫不改。誅戮禁錮。所不能抑其熱志者。或蜷伏于內地。或蓬飄于海島。豈絕其人。縱或宗旨各殊。門戶互異。而掬心可示。肝膽照人。天荆地棘。行如坦途。夫豈壓制防範。利祿名譽。製造科舉風氣。所能移易者。又豈屑效無恥之輩。借新政新學。而以媚外爲事者。昧昧我思之。略舉其派。條列於左。

甲 審時度勢。尋等按級。深知民智猶稚。不足以自治。必先保王權。以通民隱。以勤王爲宗旨者。

乙 民權日盛。公理日昌。風潮所趨。勢不能遏。希望之心切。欲一蹴而躋其巔。以革命爲宗旨者。

丙 無黨派。無門戶。無論君主民主。勤王革命。但以愛國救民爲宗旨。必期達其目的。而後已者。

若是者。各樹一幟。各闢一門。吾亦不暇論列其是非。要而論之。與吾向之所論之所謂新黨者。則大迥異。而此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向之所謂新黨者。其數幾何。悲夫。試爲比例之。

吾所大懼。吾所大恐。而僅只此數之中。已有歧焉。而一派之中。又有歧焉。分之又分。其微已甚。吾願馨香禱祝此之所謂新黨者。同德同心。羣策羣力。以固結其團體。吾又馨香禱祝向之所謂新黨者。共矢血誠。捐其故技。善自擇術焉。

嗚呼。噫。衆生之根器不齊。腦質之智識各異。孔子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佛說或見國土爲虛空。或見海水爲地獄。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見如是見。聞如是聞。新黨乎。新黨乎。其善於自擇乎。明角單毋炫其光線。馬鏡骨毋淆其聲浪。慎之慎之。其始也殊途。其終也同歸。吾願舉我南瞻部洲之大衆。一入涅槃而度滅之。

### 中國各報存佚表

報章之利益。近世士夫。類能言之。沈沈震且。報章闕如。攷古之士。潛思冥索。以免古者太史所陳。翰軒所採。百工朦瞽所箴誦。已爲報章之權輿。不過以其通上下之情。陳列國政治風俗之得失利病。與報館之職頗相類。爰比附之。自張其軍。然究不得謂之爲報也。邸抄既興。略爲相近。然所紀者。諭旨奏牘之外。屏焉不錄。但爲椎輪。體未備也。近世以來。斯道漸盛。林文忠公命譯外國近事。名爲西國近事彙編。月出一冊。是吾國報章之最早者。是爲月報之始。五口通商。風潮漸播。上海一隅。尤爲中西人士會萃之所。申報繼出。是爲日報之始。丁戊之間。吾國迭受大創。乃講求中外之政學。是時魁人傑士。創時務報於上海。風靡一時。吾國

始有旬報。是歲也。廣仁報亦創於桂林。七日一冊。名雖不著。絕鮮知者。然溯星期報之始。首屈一指焉。報章體制。幾乎備矣。繼軌並興。斯道大暢。知新報屹立於澳門。湘學報屹立於湖湘。與時務報鼎足分峙。彪炳一時。他若國聞彙編以及各旬報中。頗多佳構。日報則以國聞報。湘報爲巨擘焉。月報寥寥。僅萬國公報孤鳴於世。星期報則尤闕如也。聖主幽囚。新政驟墮。內地報館。封禁無存。天津上海澳門。爲權奸勢力所不能及。歸然存者。僅二三焉。大南新報突起於星架坡。頗爲敢言。不溺其職。苟能始終如一。亦何嘗非報館之健者也。漢報以日本人之力。大聲疾呼於漢口。新聞報於政變之始。亦屬敢言。惜乎不能強立而不返。論者恠焉。日報之卓卓者。盡於此矣。香港各報章。能不媚權貴者。亦不乏其人。他若亞東時報。五洲時事彙報。中外大事報。皆出於政變之後。卓然名論。砥柱狂瀾。吾國旬報之不易得者。然綿力微薄。不能久遠。悲夫。後之興者。蘇報中外日報。同文滬報。皆日報矯矯者。屹立於驚濤駭浪。狂飆毒霧之中。難矣。誠可貴矣。歲在辛丑。新政再振。俊傑之士。多所建立。後之來者。蒸蒸日上。進步未知其所底止。今不具論。祝之禱之。若夫國民報開智錄等。皆叢報之後來居上者也。申報開設最早。前之主持者。雖未能如近日各報之良。然頗能以開風氣爲宗旨。近則以無恥小人。妄主筆政。顛倒是非。媚奸嗜利。吾恐自世界有報以來。所未有者。異矣。本報主持清議。議論撰述。千秋萬世。自有評定者。不敢自譽。今採吾國自有報以來。列爲一表。亦報

界之歷史所不可闕者。約分二類。一曰日報。星期報附之。二曰叢報。旬報月報附之。

日報

叢報

宮門鈔	北京	存	京報	北京	存
官書局報	同	佚	諭摺彙存	同	同
京話報	同	存	官書局彙報	同	佚
燕京時報	同	同			
新聞彙報	同	同			
津報	天津	未詳	國聞彙編	天津	佚
直報	同	存			
國聞報	同	佚			
天津時報	同	未詳			
天津日日新聞	同	存			
申報	上海	存	時務報	上海	佚

新聞報	同	同	集成報	同	同
時務日報	同	改爲中外日報	昌言報	同	佚
中外日報	同	存	農學報	同	同
字林滬報	同	改爲同文滬報	蒙學報	同	續出
同文滬報	同	存	算學報	同	佚
蘇報	同	同	實學報	同	同
指南報	同	佚	萃報	同	同
博聞報	同	同	衛生報	同	未詳
商務日報	同	存	謀新報	同	未詳
遊戲報	同	同	益智報	同	未詳
采風報	同	同	亞東時報	同	佚
消閒報	同	同文滬報附張	五洲時事彙報	同	同
笑林報	同	存	中外大事報	同	同
寓言報	同	同	格致新報	同	未詳



華洋報 上海 同

奇新報 同 存

世界繁華報 同 同

博聞報 同 佚

覺民報 同 存

匯報 同 同

廣東 廣東 佚

中西報 同 改爲越嶠紀聞

越嶠紀聞 同 存

博聞報 同 改爲安雅書局世說編

安雅書局世說編 同 存

嶺南報 同 佚

教育世界報 上海 存

畫報 同 同

益聞報 同 未詳

選報 同 存

外交報 同 同

中西教會報 同 同

格致彙編 同 佚

萬國公報 同 存

嶺海報

同

同

寰球報

同

同

商務報

同

存

紀南報

同

佚

廣智報

同

同

湘報

湖南

佚

電抄

同

同

京電錄

同

同

杭報

浙江

佚

白話報

同

同

湘學報

湖南

佚

經濟報

同

同

譯林

浙江

存

經世報

同

佚

羣學社編

同

存

醫學報

同

佚

勵學譯編

江蘇

存

漢報

湖北

存

無錫白話報

江蘇

存

漢報

湖北

存

博聞報

江西

未詳

廣仁報

廣西

佚

渝報

四川

未詳

閩報

福州

存

膠州報

山東

存

華字日報

香港

存

中國日報

同

同

中外新報

同

同

循環日報

同

同

維新日報

同

同

香港新報

同

佚

通報

同

同

椰報

同

同

澳報

澳門

佚

知新報

澳門

佚

中國旬報

香港

佚

天南新報	星架坡	存
日新報	同	同
叻報	同	同
檳城新報	檳榔嶼	存
東華新報	雪梨	存
廣益華報	同	同
岷報	馬尼刺	存
文興日報	舊金山	存
華洋報	同	同
翰香報	同	同
寶文報	同	同
中西報	同	同
華美報	同	同
萬球報	同	同

新中國報 檀香山 存

隆記報 同 同

華夏報 同 同

麗記報 同 同

東亞報 神戶 佚

國民報 東京 佚

譯書彙編 東京 存

大同學錄 橫濱 佚

開智錄 同 同

清議報 同 存

右表所列。僅得八九。闕漏謬誤。自知不免。深自慙焉。自報章興。吾國之文體。為之一變。汪洋恣肆。暢所欲言。所謂宗派家法。無復問者。夫宗派家法。固不足言。然藩籬既決。而蕪雜鄙俗之弊。亦因之而起。覺世之文。與傳世之文。固異。不能執此以繩。然後生來學。亦不可不知也。又或嬉笑怒罵。不無已甚。君子病焉。至如法言莊論。指斥是非。而纖佻謔浪之語。雜乎其間。而不覺。浮薄之習。賢哲所呵。吾自犯之。且為尤甚。矢志湔滌。來者可追。並願普告我同文者。

清議報全編卷四終

清議報全編卷四

第一集下之下本館論說四

